沿着无愁河到凤凰

芳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沿着无愁河到凤凰

作者:芳菲

ISBN:978750865403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世上本无“无愁河”，

有了黄永玉，才有“无愁河”。

那么，

世上本来有凤凰吗？

——题记

你是谁？你来自哪里？

——『无愁河』内外的玉公

《艽野尘梦》，是清末一下层军官记录自己带兵入藏，又艰难涉险出藏的笔记体奇书。2001年我读到过钟叔河先生的推荐文章，后来陆续看到过这书的几个版本，以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藏学家任乃强先生注解的版本出得最为用心。据说在出版之前，这书还曾以手抄本、复印件、内部资料等形式流传在各种人群中。我读后亦受任乃强先生影响，觉得“人奇，事奇，文奇”。但也仅此而已，将它作为绝域边塞的传奇，没有把作者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公建立起“常”一方面的联系。

这些年跟读黄永玉先生的“无愁河”(注)，则是难得精细的阅读。每两个月读一期“无愁河”，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如静静站在时间的堤岸上，看大川在面前缓缓流过。本以为对“无愁河”的世界已相当熟悉，没想到在一次兴致勃勃聊天时，韩少功的一问——“你读过《艽野尘梦》吗？”——却惊醒梦中人，如蓦然听见《艽野尘梦》戛然而止时作者那声泪尽声嘶的仰天长号！

“无愁河”中有一个见首不见尾、若隐若现的人物，玉公，亦称大王、老师长，原来便是《艽野尘梦》一书的作者陈渠珍。

经此提醒，找来《艽野尘梦》重读。2010年秋去凤凰，在吉首书店买到陈渠珍另一重要著作《军人良心论》（刘萧、鲁岚整理）。后又托友人购得两种书，一是由陈渠珍长女陈元吉编辑、列入“湖湘文库”丛书的《陈渠珍遗著》，内中除前述两种专著外，还收有陈渠珍任湘西镇守使时的讲话、演词、序记、公文若干，及抗战时僻居四川南

川期间的日记七万余字（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及晚年书信数封。另一种是由陈元吉之女田俐、田冰、田仃三人合著的《侠骨儒心》，一本传记小说。上编直接为《艽野尘梦》的白话文翻译，下编记叙了陈渠珍自西藏回湘西，治理湘西二十余年，政坛上数起数落的经历。

陈渠珍的遗著和有关资料，“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散失严重”（陈元吉语）。如《寥天一庐日记》原有三十多册，现仅保留五册。但仅存的几种书绵延读来，虽断简残篇，亦能想知其人了。

不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一境界；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而读“无愁河”，是另一境界。何况，这个陈渠珍和沈从文还有那样的一段交往。

——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这三个凤凰人构成了那样一个神奇的系列……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玉公。

一

1882年生于晚清凤凰的陈渠珍，家族中原名陈开琼，九岁丧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抚养成人。七岁读私塾，十四岁转读于聂简堂学馆（聂简堂为凤凰名儒，黄永玉姑公），十六岁就读于芷江明山书院，十七岁考取秀才。自甲午中日海战后，国内变法图强的呼声

很高，湖南是新思潮的核心地带，陈渠珍虽按旧例考取了秀才，但也在“废科举、兴时务”的舆论中，阅读了大量时务书籍，明白了列强环伺的危机，产生了投笔从戎、国家兴亡在我的念头。恰好长沙成立湖南武备学堂，他如愿考取。经过两年武备学堂的学习，打下了文武兼修的人生基础。其间，他为自己改名“渠珍”，号“玉鍪”。“渠珍”喻珍宝空遗沟渠，“玉鍪”来自古书中“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淮南子·氾论训》）之语。鍪，即武士头盔。

毕业后，陈渠珍加入了刚成立的湖南新军，任教官，后任队官（连长）。受当时思潮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在成都带兵时，曾一度因受清廷怀疑，离军返乡。后来赵尔巽调四川，陈渠珍是受他器重的学生，又随军再度到四川去了。1909年，英军从印度侵犯西藏，达赖逃到北京向清廷求援，清廷派一旅士兵入藏。陈渠珍“慕古人立功绝域之风”，便参加了由晚清边疆重臣赵尔丰带领的入藏军队。陈渠珍看到这时的赵尔丰，年已七旬，“须发皆白”，而“胆气绝伦”，“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瑟缩之状”。（《艽野尘梦》）

进藏两年半时间内，陈渠珍带兵先后收复现川藏线一带的工布、山南、翠南，进攻波密，完成了任务。于驻扎波密之际，遇辛亥革命发生，清帝逊位。消息通过英文报纸辗转传到西藏后，军中发生内讧，军队被哥老会成员把持，“川人大团结”。陈渠珍不得已率湘西兵卒一百一十五人，觅道青海、甘肃，期冀返乡。在高原绝域，人迹罕逢之地，步行万余里，因迷路而历时七余月！其间有五个月没有粮食，两个月没有火。冰天雪地，狼伺于侧，穷途险状，极人世之至艰危，生还之望屡绝。到达西安时，一百一十五人仅剩下七人。陪同陈渠珍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十九岁藏女西原，也在到达西安后长逝，令陈渠珍“肝肠碎断”。（《艽野尘梦》）

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大难，陈渠珍回到凤凰，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存养，修复身心，经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数度存招，才于1914年重入军中

任事，时年三十二岁。

时序这时已从清到了民国。

湘西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地理环境秀丽险峻，汉、苗、土家等多民族杂居，军队在当地生活中占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从清朝开始实行了近两百年的绿营制度，即清政府在八旗军制之外，以招募当地汉人平定当地变乱的兵役制度。湘西地处苗汉交界，交哄变乱，起灭无常，加以地理上万山深阻，道路险峻，客兵不利。清政府便于凤凰、永绥、乾城、保靖、古丈等县设置绿营，利用土著，以充屯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百余年来，相沿不改。”军事与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和交织，养成了别处所绝难见的生活图景、性格构成。

辛亥以后，湘西绿营更名为防军，易刀为枪械，也有外来的杂牌军进入，但基本建制未变。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曾说：

>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

陈渠珍入军任事后，从组织成立教官团入手，整顿军队。当时初入军中的沈从文见证，自从陈渠珍上任后，“力图自强，日有振作”。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军队，“一切可完全变了”，“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那指挥官虽自行伍出身，一派文雅的风度，却使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笔下既异常敏捷，做事又富有经验，好些日子听别人说到他时就使我十分倾心”。

经过六年实践，1920年，陈渠珍从田应诏手中接过湘西军政大权，任湘西镇守使，开始全面治理湘西。

从1914年到军中任事，到1934年被迫交出兵权到长沙任闲职，这二十年，陈渠珍戮力奋斗，在乱世中为湘西拼打来一段好时光。

清朝灭亡后二十多年，是中国政坛极度混乱、各地军阀混战的时期。湘西的地理位置，并非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小，本可让它在一个大局面中被忽略。但当神州赤县全面烽火四起，南（广州）北（北京）对立，东（中原）西（云南）对立，它却成了大军过境常要扫荡和践踏到的地方。湖南的腹部位置，让湖南政坛上的势力变换如走马（谭延闿、汤芗铭、谭浩明、程潜、唐生智、何键……）。而湘西，就成了草芥般的战场。一个又一个仗在附近开打，地方打穷了不说，每仗下来还有散兵游勇，占山为匪，造成湘西匪患层出。陈渠珍殚精竭虑所做的，就是力争不让湘西子弟为各方做无谓的牺牲，也力保湘西不成为各方的战场。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贵州响应，成立护国黔军，讨伐袁世凯，向湖南挺进；袁世凯派遣第六师中将师长马继增率部来湘西堵截；仗要在湘西打，湘西本地的力量也成为双方要争取的对象。陈渠珍深感力量渺小，乡民贫弱，向田应诏献计中立。结果没有损失一枪一卒，从战场上捡来了枪支几千，子弹几万发。

1917至1918年，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讨伐北方黎元洪政府，开始第二次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结果，政局上是使湖南落入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手里，底下，是大批军械散落民间，有的沦入流氓、散勇之手，湘西匪患成灾。

1920年，赵恒惕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湖南总司令，成为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当时湖南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程潜、赵恒惕三

派，赵的实力最强大。他为了能从北洋政府手中获得独立，采用熊希龄提出的设想，提倡联省自治来结束湖南军阀割据的局面。陈渠珍认同这个主张，于是一方面剿匪，一方面热心地筹划起了湘西自治。他的心里，是想尽可能让湘西变成世外桃源，变成《礼运·大同篇》中的世界。

据《侠骨儒心》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载，陈渠珍曾派人考察过阎锡山的山西自治、南京陶行知的燕子矶小学及晓庄师范学校等，邀请易培基、梁漱溟、李云杭等来湘西协助自治，其中多少强调了阎锡山的山西自治对陈渠珍的影响。但从陈渠珍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看，更大和直接的影响，应该是早年在川藏时期耳闻亲见赵尔丰的施为埋下的种子。

陈渠珍著有数万言的《赵尔丰轶事》，为赵尔丰在川藏的作为立传。“改西康为行省，杜外人窥伺”，“平康三策，拓地三千余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诸大政，皆纲举目张，种牛痘、办教育，优待学生，“一时风行草偃，番人子女争以求学为荣……”他赞美赵尔丰：“虽清祚已终，大功未蒇，而其创造精神之伟大，有足令人惊叹者。”对比那些抱“人生几何，幸勿自苦”观念的官吏，陈渠珍发出“判若云泥”的感叹。

湘西自治着力于四方面：教育、慈善、实业、团务，正可看出赵尔丰的影子。

《陈渠珍遗著》中收录陈渠珍湘西自治时期公文若干，原以为此举为充数，担心读来味如嚼蜡，没想却遭遇“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黄永玉形容沈从文《长河》语）般的诚恳风味。

民国十一年十月（1922年10月），陈渠珍颁《颁发乡自治真义的训令》，讲国家的局面、世界的趋势，和湘西的处境，提出“自治”乃救治之道：

> 共和肇始，岁逾十年，祸乱相寻，讫无休息，言治之流，各标一义，此尚集权，彼尊分治，纷纭纠结，无术调停。迹其谬误，二者为均，一重中央，一在各省。地点虽殊，官司则一。岂知共和关键首在庶民，庶民集合始乎乡党，今但欲以官为理，以上相陵，揆诸国体，已极乖戾，矧今时局又渐有异，人民觉悟所在皆然，若不因势利导，必耳昌言自决，迨其勃发，益难施功。

从这个训令中看，陈渠珍是了解世界局势的，且对于“共和”国体有自己深切的认识——“共和关键首在庶民，庶民集合始乎乡党”，他抛开“中央”、“地方”这些利益集团，直接授权于民，强调一切从民出发，才能“基础既固”，“国是自定”，也才能从政争的乱象中求得自救之道。他说：

> 本统领身列戎行，巡防此境，既不愿卷入政争，又不忍漠视民命，远察大势，近体俗情，回环审度，冀明机要，结果所知，实未有如乡自治之为最急……

以湘西之穷，之乱，之未“开化”，陈渠珍却敢于信任百姓，做自治的鼓励，让人感慨。

民国十二年五月（1923年5月），又颁布《颁发乡自治白话通告的训令并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陈渠珍先说：“吾国数千年来，人民屈服于官治淫威之下，久已失自动能力。今欲促成人民自动，必先使人民了解自治真义……”训令县令及开明士绅，希望他们务必让人民了解自治真义，无论偏陬僻壤，乡愚妇孺，都须去逐日逐处认真宣讲。

同时，他以白话写成《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以胡适之倡导的“明明白白说话”的白话写来，讲对自治的理解、倡导，情意真挚，苦口婆心。不妨抄录得长一些：

我们防区十县地方，连年以来兵灾、匪患、水旱、虫荒，人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本统领驻防以来，虽尽力维持，认真剿匪，但大股土匪已平，小股土匪仍然不免。过细推究起来，都是由于人民太无职业，以致谋生无路，饥寒相迫。又加以智识太浅陋了，只顾一时之利，不顾地方之害，也就糊糊涂涂同着一般坏人去打伙行劫……我们要想一个塞源培本的方法，使地方人民安土乐生，无盗匪滋扰，就只有办乡自治一个法子……世间断没有历任都得好官的道理……所以官府是万不可靠，乡自治是一定要办的……你们看现在带兵的人，多是拿着军队来争自己的权利，毫无顾念地方的心思。本统领因为是十县的公民，所以任劳任怨，贴钱替地方筹办乡自治，为十县谋永久的福利。人人都有个良心的，你们这几年所受的兵灾、匪灾、同官府的苛虐，都是知道的……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人民既是自己有了权，又何事不可办！只要不侵官府的权，凡是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各项，都可以万众一心，努力去办。有办不去的地方，本统领便尽力来帮助你们。总而言之，你们要想地方无土匪，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就要办自治。若是……存着一种依赖的性质，如今太平日子是遥遥无期的。只怕自今以后，你们的生活一天艰难一天，地方的土匪也就一天利害一天。到了那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悔就迟了。我这几年，为地方的事心血也用尽了，嘴唇也说破了。我十县的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如果再不猛省，再不努力，错过这种机会，我也就无法救护你们了！

《陈渠珍遗著》中现收录公文六十三件，事不分巨细皆有，重要的有以上列举关于“自治真义”的解说，关于筹办教育、慈善、实业、团务四大要案说明；细的如《修理街道、沟渠的训令》《禁止乡长私设法庭受理民事诉讼的训令》《有关学习经费、小学之推广等问题的训令》《成绩优异、家境贫寒之学生准免交学费的指令》《议长、议员非先行辞职不得被选任其他公职的训令》《困难农民欠债可以延息的告示》……多有人情。

这一时期，陈渠珍一面在地方上进行自治的各项建设，湘西出现了升平景象；另一方面他总结多年来带兵和人生经历，进行军队建设，著《军人良心论》。若说《艽野尘梦》是一奇书，《军人良心论》亦是一奇书，虽然全书以“军人”冠名，是一本军人的教科书，却大部分不涉军事，只于良心一节，于身心修养之道，用白话反复详说。全书主体部分以问答构成，共一百八十一问。从“天地为什么生人生”开始，自天地，到人生，到人心，到军人修养，环环相扣：人是含有什么目的而生的呢？衣食住用的生活，何以还不算稳固？何谓因果？何谓损益？何谓恒久、至诚、自然？“我执”的害是怎样？良心是什么？军人的良心，要如何才能发挥出来？……如果说《艽野尘梦》是情感之书，《军人良心论》则是信仰之书。陈渠珍在其中梳理表达了自己的宇宙观、知识论、伦理观和军队建设理论。他的军队理论在“人民军队”理论提出之前，有相近之处，更有肝胆肺腑历历在前的真率：“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军人存心是处处求人民利益，不顾自己牺牲的。土匪存心，是处处求自己利益，不顾别人痛苦的”，“军人的武器不是枪”，而是“良心”，军人靠什么来保护人民？也是“良心”，“如果人民有什么痛不了的事，就要舍命去救他，才能成仁，才算是军人”。

在陈渠珍专心建设与著述之际，外面的世界并未安宁，“革命快二十年了，国家还是一团乱麻”。

1925年，北伐战事又起。川军借道北伐，因孙中山逝世中止，于是发生了川军滞留湘西与四川交界地的局面，给地方造成沉重给养负担，民怨载道。后来省府发来堵剿令。结果，一些地方川军取胜，洗劫空城，一些地方陈渠珍部队苦战获胜，但多年苦心经营的建设成果遭到破坏，商店、工厂这些他精心维护的核心群体损失惨重。

1926年，北伐军再度从广州出发，分左中右三路推进。与黔川接壤的湘西，又有被借道或被重兵驻扎的可能，如果再打一仗，所有的

经济基础会被完全打烂，拿什么来搞自治?

1927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北伐遭到挫折，同时，也使湘系三派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之中。陈渠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九师师长。

一个月之后，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接替唐生智任湖南省主席，将湖南置于白色恐怖之中。此后，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成立红军，进入湘西永、桑边区，陈渠珍又多了一方需要对付的力量。这期间，陈渠珍和贺龙打了交道。因陈渠珍的核心价值是湘西的和平与建设，所以对剿共一事，既不愿牺牲惨重去赢取胜利，对对方也没有必要痛下杀手。因此，与贺龙似乎建立了一种惺惺相惜的英雄默契。当时有陈渠珍“剿共不剿贺”的传言。几次冲突，让红军退入洪湖。后来红军主力撤退入贵州时，取道湘西，何键再次令陈渠珍阻击，也是冀图消耗陈的兵力。

由于“剿共不力”，更因何键对这个不乖驯的湘西统领常思剪除，终于在1934年，陈渠珍为湘西和平大局计，与何键达成协议，一面保部下顾家齐继任，一面辞职移居长沙，任省府委员的闲职。时年五十二岁。

在长沙的一年多时间，陈渠珍回顾生平，写下了记录西藏之行的《艽野尘梦》（附篇《亡姬西原、琼林合葬墓志》《赵尔丰轶事》《西藏见闻杂记》）。这期间，他也曾接到贺龙从延安的来信。

陈渠珍的个性、不愿牺牲湘西的立场和治军有方的实力，让他与中央政府历任湘事主管关系紧张，似乎是官场中的情理之事。他多年来厕身军政界，却未参加任何党派，始终孑然一身。但1936年张治中接替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却与陈渠珍“不知怎的竟一见如故”，那种管鲍之交，对比之前的“情理中事”，才真正让人感叹，恬淡无私的品格是为上者一种多么宝贵的品德。

张治中信任陈渠珍对湘西的了解、爱惜和治理能力，充分肯定他在湘西做出的成绩，任命他重掌湘西行署，收拾自他离开后苗民起义和匪患频仍的湘西局面。

陈渠珍又回到湘西。

不过这一次只停留了一年多时间。

回去后陈渠珍一边安定叛乱，随中日战事起，又协助张治中收留安顿内迁人员，并特别提出收留教育文化界力量，冀图为湘西造福。至今在吉首还有国立八中内迁时的旧址及纪念碑。朱镕基总理及夫人劳安都曾在这里读书学习。

长沙大火后，张治中调重庆，薛岳继任湖南省主席。薛岳个性轻浮暴躁，且听信何键，对陈渠珍有成见，致陈渠珍对前途绝望，在张治中安排下赴重庆见蒋介石。但他个性清高耿介，有乡野气，认为一官半职非自己所求，不肯和诸大人物周旋，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回归一介布衣。为避薛岳加害，又迁居四川南川，于乡间从事耕种纺织，离乡背井一住就是六年。

1945年7月日本投降，薛岳离开湖南，陈渠珍第三次回到家乡凤凰。这时他已六十三岁。

陈渠珍当时一家共十七口人，加上亲戚故旧多年住在他家的还有七口人，吃饭也是大问题。回凤凰三年多，陈渠珍带领一家人勉力从事农业生产。大局仍然动荡不宁，1949年湘西麻阳张玉琳闹匪患，一时各县匪患都起来趁机作乱，湖南主席程潜又派人来凤凰，请陈渠珍一定要出来担任沅陵行署。在此后短暂的时期，他一面控制了匪患，同时接受了共产党方面派来人员的劝说，一面接洽苗区领袖，办妥了为大军入黔让道之事，并于11月宣布和平起义。

时序由民国进入了共和。

1950年4月，陈渠珍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6月，他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却又差点被杀头（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杀过两批“不安定”力量，沈从文之弟沈荃即在这第二批中被枪毙），被毛泽东批示保下来，中共中央1951年1月5日关于陈渠珍的指示中说：

> “……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1952年2月陈渠珍于长沙病故。终年七十岁。

二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

今天重看陈渠珍生平，可能仍是一“奇”字。只是，我今天感受到的这个“奇”，内涵可能已大大超出当年任乃强先生所指。

揣度任先生的“奇”，大抵是两层意思：以行伍之人，写出如此深邃秀丽文字，此为一奇；绝域之地，少人涉猎，陈渠珍不仅涉猎，且遭难得之事、难遇之情，此为二奇。而如今我心里的惊奇和不平静，还关联着如下一些疑问：他究竟是一个脑子里充满“抱残守缺”不合时宜念头的旧式军人，还是一个在时代中脚跟立定、不随波转的修道苦行僧？他毕生的努力，是可以扫进历史废纸篓的无用功，还是仍保有未散发尽的积极能量？他究竟是不东不西、不古不今的半吊子，还是

试图兼容东西古今、造福于民的志士？在一个艰难时世，凭借信仰、感情之力来护卫建设家园的种种努力，值得今天的人们怎么看待呢？

很难回答。

仅以文白之变而言，如果“当代”的力量尚不足以让文言与白话的世界互相打开，那部“非此文不能写此事，非此事不能写此文”的《芃野尘梦》，就只能是掉落进历史深山中的一部“奇书”，以“现代化”为潜在线索的白话文学史上很难有它的位置。

插叙一段陈渠珍和沈从文的关系。

了解了陈渠珍的生平，很容易顺藤摸瓜到陈渠珍和沈从文的关系。这个人，其实早就在沈从文笔下出现过。只是他没有名字，只叫“军官”、“统领官”、“指挥官”、“上司”。《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回顾了自己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和当兵生涯。沈从文十三岁进入军队，那几年，正是陈渠珍初掌湘西兵权，整顿军队的时候，后来，沈从文当了陈渠珍的书记员，而正是这个书记员的位置，给沈从文一生带来了转机：

> 从川东回湘西后，我的缮写能力得到了一方面的认识，我在那个治军有方，名誉极佳的统领官身边做书记了。薪饷仍然每月九元，却住在一个山上高处单独新房子里。那地方是本军的会议室，有什么会议需要纪录时，机要秘书不在场，间或便应归我担任。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原来这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

做书记员，清闲的时候不少，沈从文便常去翻那些书和藏品，把旧画取出来挂到墙壁上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人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若说这是个人的幸运，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

不光是以藏书藏品拓宽了沈从文的眼界，陈渠珍的人格和精神也在沈从文一生中留下烙印。自传中写道：

> （除了望文生义地认识了不少新字，）使我很感动的，影响到一生工作的，却是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

当小兵沈从文深受耳闻目睹的各种生死刺激，决定无论怎样，要向更远处走，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中押上姓名去“赌”一把时，这位“上司”又鼓励了他。“尽我拿了三个月的薪水之外，还给了我一种鼓励，临走时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于是，沈从文，拿了陈渠珍的一份手谕，向军需处领了一份钱，“连带他给我的一份勇气”，离开故乡那个学校，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去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可是，沈从文在文中为什么完全不提陈渠珍的名字呢？1932年，沈从文在写作《从文自传》时，有一句话写到当下的陈渠珍，“直到现在，（他）还依然在湘西抱残守缺，与一万余年轻军人同过那种甘苦与共的日子”。

不提名字，既是因为自己珍之宝之而对旁人无意义，一方面恐也有复杂难言的态度在其中。

不过，即使不做评价，也无妨罢。古人说：象形会意，有感动就有收获。我说说我的感动。

1、出生秉受

陈渠珍的一生，历经艰难卓尔不群的品德与意志最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品德与意志，是怎么来的？它是真实的吗？

陈渠珍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治军之余，撰《先考杏圃府君事略》及《仲兄小圃事略》，追叙父兄生平，让人看到了他的所受。

陈家原祖居麻阳，因祖父陈宏文迷恋医术，拜凤凰名医胡学文为师，才迁居凤凰。祖父个性"慈祥喜施"，只着意于救人医病，若遇贫者来看病，常不收药费诊费，致家庭财产日益空虚。

祖父去世时，陈渠珍父亲仅十二岁。由祖母许太夫人抚养。许太夫人忧贫中累倒，陈渠珍父亲"躬侍汤药，不弛衣带者半载"。后来从军，在征讨苗民石仲华叛乱中立了功，许太夫人闻讯，喜曰"吾可以见尔翁地下矣"而卒。后太平军起，陈渠珍父亲入曾国藩的湘军，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省，征战英勇，获授三品武功将军，后以伤病返乡，领抚恤金生活。后来与四儿子一起管理凤凰县的屯谷，"周贫振乏，一切不计"。只管多多地借出，平平地还进，其间的盈亏，都由自己补贴。子女夫人或有烦言，认为应以子孙为念，留下些财物，他总认为不能以自己将来可能的忧患，来做不救济别人眼前痛苦的理由。陈渠珍耳闻目睹，看到周围乡人不论是造船修房、开山填谷，还是贫穷不能生存，只要向父亲求助，"必人人如其意以反"。乡邻以神庙中"有求必应"之言来称颂父亲。在他管理屯仓八年期间，自己补贴

进去的钱达“四千金”。后来因为事情得罪上司，上面借故稽查，父亲倾家还债。以致县里的贫民都哭着登门，怪自己害了他。而父亲“顾怡然”。父亲有句话是：“人遗子孙以财，吾遗子孙以义。”

这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古风了。

陈渠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兄嫂抚养，教养聘娶，都为他做主。资助他读书深造，为他买书花费几个月的俸禄也不惜。陈开藩性格仁孝忠诚，在护国战争中，北军和黔军鏖战麻阳，凤凰大震。他任城防司令，昼夜巡逻，数月内睫不交合，终于积劳成疾去世，仅五十五岁。

我有一个感受，在不知道陈渠珍有这样的祖父、父亲、兄长之前，他在西藏逃亡路上始终不图私利、生死关头以民胞物与为念，自治时颁布诸多扶贫济困的法令，从良心着眼来训练部队和军人……的这些行为，让我尊敬；知道了他的家传，尊敬慢慢转化为信任。“信任”说起来朴素平淡，但内心却知道这个转化意义重大，难以言表。

2、选择入藏

在《艽野尘梦》“总叙”中，陈渠珍曾说到入藏的因果和心理：

> 余自长沙军校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内地，湖南民气尤激昂。革命先进，迭遭失败，知非联络军队不足以颠覆满清，乃设同盟会支部于长沙。予鉴于清政不纲，外侮侵陵，方醉心于政治革命。

晚清末年，有志青年不满现状，“醉心于政治革命”已不罕见，同盟会在军队中已有广泛势力。如果陈渠珍被这样的思潮裹挟，以湘籍人士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特出表现来看，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陈渠珍接着写到，青年军人加入同盟会后“思想为之一变”：

> 士气日张，泛驾踬弛之行，不可复制。

泛驾，不服从驾驭之意；踬弛，放荡不循规矩之意。寥寥数语，勾画出当时拥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以为世界在我、不可一世的形象。陈渠珍对此议论道：

> 予既怀古人勿撄人心之戒，以为从此鼓励激撮，清政可复。然偾骄之祸，收拾綦难，则始于救国者，必终于误国。因是，决计解职归里。

既不满现实，却也对张扬革命者所易积累的“偾骄之祸”，生出惕然之心。怀疑这样去救国，最终将误国。这样的思虑中，可见出陈渠珍的个性。

1931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在给《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军官教育团第三期毕业同学录》所做序言中，陈渠珍纵论古今，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人，批评东晋崇尚空谈的风气，寄语年轻军官要深自修养，不要落入偾事之讥：

> 昔者，子使漆雕开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古人之审己，自重如此，其不苟也。闲尝读叶水心《习学纪言》云，东晋人才如殷浩者多，当时诸人一前一却，乍进乍退，随潮流所趋，立身不自求定，殆与浪战无异。若春秋战国时人，自己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使自不同，嗟乎！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今之轻浮少年，未更事变，所业短浅，辄敢翘然自异，卑视万有，迨其任事，非鲁莽灭裂，泛驾偾辕，即呆若木鸡，茫无措手，可胜叹乎！……愿益奋其深长之修养，以出校之岁月，补在校之不

> 逮，则其成就之远大，纵未能企及古人，而毋敢自足，毋敢自信，则庶几其免于偾事之讥也欤，诸生勉之哉。

在晚年日记中，记载为两儿讲解《史鉴》，讲到汉灵帝之变，有一段议论也可与之呼应：

> 太学生之嚣张促成党祸固矣，予因之有感于现代学生之政治运动，真一丘之貉也，可为嗟叹。

将这些不同生命阶段的议论和思想贯穿起来，来观照陈渠珍入藏时的心理——“深慕古人建功绝域”——就不会以轻率来看待了。这不是年轻人好大喜功，轻赴死地。而是他在时代潮流中谋“定”与“信”的选择。不求自定，何以任天下事？“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

>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
>
> 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艽野尘梦》）

当整个中国迎接着从东部沿海而来的力量自我更新时，陈渠珍返身走入雪域西藏，虽谈不上建立奇伟功勋，藏地雪域却以另一时空的能量注入他的人生。见识迥异的山川风物，看到沧海桑田之变（至彝贡……番人云：“二十年前，此地森林甚多，自山崩成海，森林遂大半汩没水中矣”……历历言之，如闻长爪仙人，谈东海三扬尘也——《艽野尘梦》），得到藏传佛教的传习，佛家的宇宙观在藏地开阔、富于宗教联想的天地间深植入心——“佛言深心直心广大心，即至善也，即宇宙本体也。故善不与恶对，其相对者，皆人事界之幻象也”（《军人良心论》）——更加上生死路上整整七个月幻灭与希望的重重考验，

西原勇敢纯真的生命，以至情参与到陈渠珍生命构成之中；知天下之辽阔，历艰险之极境，回到家乡，此人已非原来那人了。

每每观陈渠珍之后的人生经历，其坚守湘西，将湘西苦心孤诣经营二十年的耐心、勇毅、不随时转的气象，常让人生出高山盘踞、深固不拔之感。

“他人生的底子是在西藏打下的”，黄永玉先生曾说。陈渠珍在藏两年，经历九死一生，以艽野雪岭一介微尘炼狱般的经历，感应了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变动，并在重重极限考验之下坚持为人。其间壮烈广阔的得失，我等安居小户人恐怕难以凭想象来穷其尽。

《艽野尘梦》如今最通行与优质的版本，是以任乃强先生的序和导读作先导。任先生历史地理学的背景，吻合现代人的知识路径，一方面有其长处，而另一方面，则可能会导致对《艽野尘梦》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忽略。若以儒家“知人论事”的文论原则来看，当时《艽野尘梦》的读者中，能让陈渠珍有知音之感的，另有其人。

在《陈渠珍遗著》所收的《艽野尘梦》中，收录了三种陈渠珍同时代人所作的序，他们分别是曹典球、陈继训、滕文昭。陈继训是清赐进士出身、度支部主事、军饷司司长、出使俄国参赞，他赞陈渠珍“儒而侠者也”，“生平备尝险阻，往往艰贞壁立，千折不挠”，“惊叹其坚毅之操，诚不可及已”。滕文昭是陈渠珍的凤凰同邑，也是同龄朋友，陈渠珍入川时，他便以“人生贵适志耳，远涉风涛胡为”相劝，陈渠珍不为所动。数年后当他读到《艽野尘梦》，再联想二十年来陈渠珍治理湘西的经历，不禁浩叹：“人歌蜀道难，公直坦然处之。盖其毅力坚定，勇气富于侪辈，故能慷慨长往，而不疑不惧也”，说他“驰驱二十年，终不能舍一苦字。别有所持守，曾湘乡谓扎硬寨、打死仗者，庶几近之”。

曹典球，湖南省教育家，曾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湖南大学校长，时兼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其文排在《艽野尘梦》三种序之第一。摘录一段，看看他的评价：

> 大地山河，自开辟至今，所通之道路，所垦之田亩，所建之宫室，皆人类与自然相竞争以成之也。惟其险者，已为前人所辟易，而后之人，仅就其夷者以宴乐而苟安。于是中原沃土，遂成为群饕争食之场。而四裔边陲，则视为无足重轻，相率规避，而不之顾。彼外人者，则往往挟其新锐之气，垂涎域外，日事探险，得寸进尺，未尝告劳。故国势之削弱阽危，其所由来者渐矣！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亡也。环顾天下，如君之赴险趋危，眷恋国土，虽九死而不悔者，能有几人哉？昔张骞使西域，从行者百余人，归途仅存其二，然经时逾十三载；君行仅七阅月，而同人之难，不减张骞。余又知君之中心惨怛，过于乘槎万里者多矣。君智深勇沉，而性情悬挚，卓然有古人之风。

联想清亡未远，曹典球发出“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亡也”的沉痛之语。他点出人类文明应艰险而创立、而人性多苟安贪图宴乐这一对矛盾，将陈渠珍与张骞并举，寓文明拓路人的联想于其中。这是一般讲人情世故、讲个性解放者所不愿也不能涉及的了。

3、应对时代

文言写成的《艽野尘梦》，以及军人身份，往往会让人对陈渠珍有守旧和落后时代的印象，但细读“遗著”中种种，却发现，他不仅有早期加入同盟会的思想经历，更在湘西自治中厉行“共和”的国体原则。他了解湘西多民族的特殊民情，将家族制和议会制结合起来，成立了以家族为选举单位的自治政府，是相当有魄力和胸襟的。

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关于陈渠珍有这样一段记载：

> 我和陈渠珍在长沙初次会谈时，他纵论湘西一般情况，从他的谈吐中，我发现了耿直忠诚的气质。他讲到他在湘西二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其中不少的曲折艰难和委屈，归结到“怨尤丛集”，但他一再讲起良心，这里面自然是含蓄了一种精神上的苦楚。我当时想：要是现在能把这一位有着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老统领”请回去，对于糜烂的湘西，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我后来征询他的意见，他保持了很远的距离。他的意思是：离开了湘西以后，雅不愿再回到湘西去。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然而我们以真诚相见，在三个月后，在我的敦促之下，在湘西人民的盼望之下，他接受了省府的决定。

“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张治中的这一见证，对理解陈渠珍的人格很关键。至今人们在谈到陈渠珍时，不少人还是习惯用“湘西王”来指称，这个名号，对陈渠珍的精神世界可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遮蔽和歪曲。陈渠珍接受过现代思想洗礼和传统精英文化浸润的重要特征被遮蔽了。

以当时湘西民众反应最为强烈的《教育案》和《慈善案》为例。对教育的理解，陈渠珍便标举了国内新学制的七项标准，认为应使教育：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重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湘西实施的具体方法上，又包括：

限年取消私塾，创办各县幼稚园（“幼稚园是初等教育的基础，关系重大。东西文明各国，无不注意及此……为普及教育起见，又应先设保姆养成所，以储师资”）。

设立各县儿童游乐园（“仿照英国各都市集中运动场的成例……藉以发展体育”）。

创办各小学附设平民补习学校（“一般平民没有知识，是民治国家最危险的地方……以后每一个小学校，应当附设一个平民夜学校，使一般年长失学的男女，得吸收少许知识。当教师的，对于劳动界，应当有真挚的扶助。关于种种培植的方法，关于制造建筑的改良，以及消遣娱乐的事项，时时为他讲究。了解他们的辛苦，敬爱他们的人格，使他们相信学校可以作他们的乐场；知道学校是传播文化的利器，于是社会与学校乃无隔膜，方能尽教育的最大职务”）。

实行巡回教授，分期实行强迫教育（即现所谓“强制义务教育”）等等。

将教化作为一切自治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同时，辅之以赈灾、救济、育婴、施药、贫民习艺所等慈善项目，陈渠珍以敬爱的情感把湘西当成自己的家庭来经营。《慈善案》中，除了上述一些传统项目外，还专列一条“劳动者地位之维持”，关注当时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地位低下的现象，不满劳动者“除得足以维持生活之赁银以外，再没有一点自由幸福的希望”。直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的批判精神。

在这些措施中，既能看到陈渠珍激发人天良的热切冀望，对“大同世界”的理想，也能见出他对国内国外局势的了解，及对西方文化的借鉴。

《军人良心论》的基本思想虽来自宋明理学，初读会觉有夫子气，但认真读下去，作者融会贯通、无一字无体会的切身之感便扑面而来，这是凝聚了陈渠珍当下努力的一部书。尤其是其中对时代思潮的几处直言回应，对我们至今习而不察的一些观念也有针对，读来竟不无悚然。

如，他反对尊崇个人，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张扬个性，而是天下得其“平”：

> 古人说了许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的话。其结果也只是平天下一件事。平字的意义，是要天下人各得其平，各安其分，能平则不相争，能安分则不妄动。同西洋人所说的发展，是绝对相反的。因为，此不安分，彼亦不能安分。此求发展，彼亦不能不求发展。人人不安本分，人人争求发展，把良心的公准，完全推倒……他的意思以为天地间，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的，极端反对公准。所以就偏重个体的发展，同我们中国杨朱的“为我”主义一般……这种流毒一直传到今日，便造成世界革命的大流血。

如，他批评占据时代主流的物竞天择说，反对把竞争作为求知的目的，鲜明果敢地指出，“人的知识，为的是要了解人生真义需要的，不是为争奇斗胜所需要的”，“人人能够了解人生的真义，趋向才能一致，而无相争相夺的事发生。”“这种知识，才是良知，才是道德”，“如果蔑视良心公准，而偏重个体的主观，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

“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这是陈渠珍对天下动荡不宁所做的哲学思考。

张扬个性的学说，强调离苦得乐，认为追求快乐是人正当的权利，陈渠珍亦对此做了回应：

> 从情意方面求来的乐，不是真乐，不能持久，结果，乐极还要生悲。只有“人境不夺”，“苦节危行”，所得的乐，才算真乐……所以人的真乐，要从苦中去求，要从忍字入手。

可能是感叹随新文学而起的种种恋爱至上主义，他语含沉重：“西洋人未闻大道，原不足责。却是我们中国近来有般自命为学者的人，也吠影吠声的说，恋爱自杀是正当的人生观。不晓得把知识两个字，到底看作什么一件东西？真可为人心世道一哭。”

陈渠珍以“天人合一”说来对治“竞争”说。承认“物竞天择”是一种客观现象，但仅是“现象界”一原则，不能当作人类进化的标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了解更真实的宇宙原则而遵循之。他认为人类须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深刻的认识；良心是“天地之心”，是“寂然不动的道心”；有良心、致良知，是人生的目的，也是求知的要义；“不争”才是宇宙自然原则，而“当仁不让”是“让与争”的唯一界限。“人类进化在互助，不在竞争。”

在生死存亡的乱世，能有这样的眼光已不易，更难得的是陈渠珍作为一方统领，做到了言行相随。

4、固穷守困

陈渠珍是军人，也是个读书人，自述“经书是读遍了，也涉猎了不少子书”。在诸子中，对老庄别有感情。据陈元吉讲，陈渠珍给家里盖房子，都是土木结构。他对亲友说：“我建房子，只管二十年，子弟有能力就维修，否则就让它倒塌。”门额题为“寥天一庐”，取自庄子“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庄子·大宗师》）。

1939年，陈渠珍带领家人迁居四川南川，因为薛岳的作梗，他的抚恤金断绝，一切靠手足之力，以平民的身份开始以耕种和纺织谋生。生活是艰苦的。如果说一个人从低处走向高处，考验人，看一个人如何从高处走下低处，更试探人。

南川期间，陈渠珍靠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发明了弹花机、灌田机等数种机械，以出售收专利费为生，办起了纺织厂。静坐与记日记，是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沈从文语）的日常修身事务。翻看现存的两年日记，有生病、搬家、涨价、钱粮断绝，回家旅费难以筹措等困境，也有发明、读书、教子、静坐等内容。日记中虽也有“六十老龄尚漂泊于异乡，受此困厄”，“暮景逼人，言之愕

然”，“念双亲坟茔久缺祭扫，深以为痛”，“天之困我，一何酷耶”等伤感语，但更多的，是坦然应对，是日日不空过的言行。

1943年元旦，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陈渠珍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对入川几年的生活做了回顾和小结：

> 昨晚八时睡，十一时起溲一次，三时半醒，即起生火，气候尚不甚寒。
>
> 予二十八年二月来川，今已五载。携眷远窜数千里外之南川，此梦想所不及也。以生平不善于治生之人，而处此生活高压之下，穷愁交加，亦既三载，更非梦想所及也。予何以处此？亦曰‘知天乐命而已’。人惟知命，则穷亦乐，富亦乐，于何云乐？乐天而已。凡予五载来，所处之困厄，在旁观多有为予慨叹者。岂知此五载中得以纵观经史，涵咏有得，著述之书，皆有多种腹稿，一俟到达印江，家中书籍运到，即可克期编出。予历年治兵乡土，则军事倥偬，竟无一日之暇。自开府沅陵，则政务鞅掌，则恒夜以继日，长此不改，则诸子无法自课，结果将不堪言。近自土桥起，即专意课督大小两儿，文字日进不已。援经讲史，亦自得益不少。此二幸事也。吾人苟无一定之趋向，但求身前之富贵，则以予之才能，焉往而不利？顾以没世而名不彰，此与草木何殊也？予入川时即下最大决心，必求身死之后，有不死之精神，不与此身而俱埋黄壤，故除殚心著述垂诸久远而外，更究心纺织，精研机械，所幸有志竟成。纺织既有不少之新发明，而机械更有新兴之创作。此又一幸事也。凡此不幸中之幸事，而局外人乌从而知之？而予心不但不觉其苦，反觉兴味勃然。此乐岂世俗、富贵、利禄所能易耶！予亦念及此，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也。

流离四川，是他从官位上下来的日子，却也是他发愿求不死的日子；是他“穷愁交加”、身外之物尽失的日子，却也是他“涵咏有得”、身内之乐日增的日子；他历数不幸中的幸事：可读书、可著述、可教

儿、可发明……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看此情此景，再读“良心论”，似乎十多年前他早为这样的遭遇做好了准备：“做官是替众人负责任，不是为我求荣华。所以，做官时，只知有人，不知有我。官来听其自来，不必推卸。官去听其自去，不必留恋。”“富贵福泽，不过是厚吾所生。与人有什么关系呢？贫贱忧戚，都是玉汝于成，又与人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实实在在践行了他的话——“要知人生自有‘天爵’之可贵，决不可蝇营狗苟的去求人爵”。

困，德之辨也。低处的陈渠珍，再次显示了不平凡的意志品德。

5、善终

1935年，陈渠珍于长沙赋闲期间，曾拜访过当时有名的精于命相的吴竟成，吴竟成的判语：“怪哉！此命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无一不中陈渠珍心头之痛。

“九不死”固然说来一一都是痛，但毕竟命悬一线而终不死，就像卦辞所说的“贞疾，恒不死”。张文江老师解释为“只要有一点是对头的，那口气就不会断”。

陈渠珍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三个激烈变化的朝代，三朝为官，且是刀尖上行走的军人生涯，不依附任何一方势力，审时度势，带领乡梓自强，能够终获平安，殊大不易。带领凤凰和平举义，是陈渠珍人生棋局上落下的最后一颗子，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湘西的平安。想他的思虑中，必是以后者为大，这是他一生贞吉不死的关键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那一点对头处”？我尚不得知。

凤凰有一个传说，说陈渠珍在北京被任命为政协委员后，苗区发生叛乱，被解放军大战攻破后，苗民首领龙云飞自杀。陈渠珍梦到血淋淋的龙云飞来到自己面前，说：“大哥，还是你狠！”陈渠珍道：“我

不过比你多混了一副棺材板，你在前面等我，我随后就来。”说完惊醒。

这一副棺材板，是梦中凄然安抚兄弟的话，却也正是陈渠珍的上出之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中，看轻个人遭际，以民生天下为重的人，终得善终。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这个话，用在陈渠珍身上不为过吧！

钱基博先生抗战期间避居湖南，曾著《近百年湖南学风》，标举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十几位为代表的湘籍人士好学深思、辅世长民的突出品德。他赞美湖南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宏识孤怀，涵今茹古。其中这个表达——“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不禁也让人联想陈渠珍。我还联想起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王国维先生身上的最初表达。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一而再地，出现在一批有浓重传统文化色彩的人士身上。

三

该回到“无愁河”中来了。

“无愁河”是小说，不是史；但它又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与“史”有很大关联。黄永玉先生曾说：“百分之九十都是真的！”（另外百分之十是笔墨，那是作家气性所在，不用历史的真实性来衡量。）

了解了陈渠珍，对“无愁河”“史”的这一面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如仅把它当小说读，玉公这个人物似乎无足轻重；有了陈渠珍再去看，看到他的影子原来在在处处：

狗狗被王伯带入木里避难，背景就是1927年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陈渠珍跟着在湘西也捕杀共产党，致狗狗父母双双逃亡；事后陈渠珍有些后悔，一年多后“王顾左右”，慢慢解禁，狗狗才回到朱雀。

狗狗上的那些精彩的学堂是陈渠珍搞湘西自治、湘西呈现教育曙光后的成果。

父亲提了一个火腿去为狗狗拜来的武术师傅，是陈渠珍从南京请来为军官团上课的形意拳名师朱国福（此人曾在中央国术馆任教官）。

狗狗曾和同学去郊外李子园偷李子，那是陈渠珍为纪念西原建的。

狗狗后来进的实验小学，也是陈渠珍为那个抓起来不知如何处理的共产党员而想出的一个“开明”点子……

“无愁河”中还隐隐有另一个节奏，那是从外面世界传来的。知道了玉公就是陈渠珍，这些细节就更明白了。

比如北伐。北伐战事起来时，玉公在朱雀街上搞游行，弄得热热闹闹，表明自己从来不是“北洋”。“无愁河”作者笑说——“又何尝是南洋西洋东洋？”

“九一八”后，玉公，“像只慢慢在苍苔上游徙的带壳蜗牛。脑门顶四根触角一下这边、一下那边地探索，一下又收缩回去……有如下棋。不是蒋介石、何键将他的军，是日本的隔山炮让他不便动弹……”注

田应诏将湘西军政大权交给陈渠珍的事发生在狗狗出生之前，黄先生后面借写田应诏照应了那段史，写得很美，禅让。

黄永玉1924——1936年在凤凰度过的童年，基本对应了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玉公在“无愁河”中头回出现，不显眼，两岁多的狗狗跟着父母年初五上他家去拜年。“老头子高颧骨，留着日本士官头，丹凤眼，黑呢子中山服，嗓子清亮。”狗狗不说话，盯着他那撮八字胡看。谈的不过几句礼数话。但展开来交代的背景好笑，也有点让人敬畏：

> 老师长有九个老婆，听说有个是从西藏带回来的，不久死了，埋在李子园。啊？不是九个，是十一个？是吗？九个和十一个差不多。莫管它。
>
> 老师长管十四个县，有三万多枝枪，好多人马；省里的何键总想打他的主意，怕的就是埋伏在山窝窝里这一股力量。名义上说是“师长“，其实他底下又有好多师长由他管，甚至管到四川、贵州那边去了。
>
> 他的公馆不算讲究……这房院的特点是高，占了地势的便宜。周围各山环拱，说风水、战略和权威角度看，都选得不错。
>
> 表面上他不大理会山底下的事，其实他像个“大白天”，哪里都照得着，连阴影都管。

这几句话，可看成凤凰当时对玉公的一般性舆论，其中的笑谑与善喻，是对一个权威人物的爱昵冲撞。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凤凰，这个时间至关重要，这是玉公治理了近十年的湘西凤凰，早十年，晚十年，话可能都不是这么说。

“无愁河”中的玉公，不一定会引起读者多大的注意，因为狗狗和他没有直接浓重的交往，这符合一个幼童与一个当权者的关系（陈渠珍长黄永玉四十二岁），他不过跟着父母去陈家拜访（陈渠珍的一位太太，是黄永玉母亲师范学院的同学）。

但在对玉公的几段散淡描写中，却有一段特别的情节。

逃亡回来的父母，带着狗狗去见玉公，试探凶吉。大人说话，狗狗静静在旁守坐。后来他插话，引起玉公的兴趣。有了这样一段交谈和心理活动：

> 玉公边走边想，这孩子脾气像谁呢？朱雀城有这类型号的人吗？长大能当兵打仗？秘书长？军法官？财政局长？教育局长？进黄埔？进北大？都不像……
>
> “听我问你，狗狗！长大想做什么？”
>
> “我不晓得长大做什么。”
>
> “你可以想想吵！”
>
> “不好想，我长大才想！”
>
> 这孩子怪！他究竟代表朱雀哪种人？朱雀人热烈的“仗火”？不像；冷漠的反叛？朱雀从未有过。既不偏处一隅认命，也不坦怀赴难就义，这脾气是内外交汇之物？还是我从未发觉过的朱雀古老根苗？
>
> ……

说这段描写有点特别，是因为，“无愁河”不大写心理活动，它的写作状态是世界出现什么便承认什么。但此处，却出现了一个“他者的目光”，这是来自玉公心里的对狗狗的琢磨和发问。五岁的狗狗，能感觉到玉公心里所想吗？不太可能。那什么时候黄永玉接受到玉公的这一问？不能考证。可以确定的只是，黄永玉八十多岁的时候，他将这个“问”在“无愁河”中写出来，玉公成为他一生最初的发问者。穿过时空，陈渠珍默默投来思虑的目光——

你是谁？你来自哪里？

这是黄永玉所感受的来自陈渠珍的发问，也可以说是自问。不管是哪一种，这样的提问显示一种深切交流的开始。而一个人选择自己一生的发问者，往往也是在选择自己人生答卷的收卷人吧?

将“无愁河”放在黄永玉与陈渠珍的精神对话中去读，去理解，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具体看“无愁河”在观念上和陈渠珍的几处要紧的呼应。

陈渠珍将人生的内容分为“衣、食、住、用、乐”五方面（《军人良心论》）；“乐”不是享乐，而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之“乐”，陈渠珍解释为“自然相安”。这种观念，反复在“无愁河”中出现，黄先生说：“文化，就是让人过日子！”“无愁河”虽然包含一股奇气，但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才写日常生活，而《红楼梦》的日常生活是残缺的，没有生产劳动），几乎样样贴着“衣食住用”展开，作家笔底含着情趣，写手艺人、农人、猎人、保姆、更夫、厨子、渔夫、当兵的、染布的、老人、醉人、教师、采药的，写伙伴，写父子，写师生，写同事，写来往行人，写杜鹃、桃花、鹭鸶、狗，写河、写山、写雨、写路、写井、写春风……在“自然相安”的“乐”中，还有“乐感万物”的呼吸往来。这呼吸往来，是“无愁河”中最值得静静体会的妙处。多数作家写小说，把命运、情节、悬念当动力，“无愁河”的动力是人天之间的呼吸。

陈渠珍将人群分为治国、护国、生产三种阶级。这虽然是借用西人的划分，但应用到凤凰来，有特别的意义。在实行绿营军制度的凤凰，在“因为小，所以文化凝聚得格外坚实”的凤凰，这与其说是阶级的划分，不如说是对人三种原始天责的直观。生产、护国、治国的人，都在耳目接触的范围内；生产、护国、治国，是人以社会形式生存须承担的天责。因这样的领悟，凤凰人的人生是从“职责”，而不是从“权利”开始的。在以“职责”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是爱

的源泉和主体；而以权利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实际上只是爱的客体。

由于特殊的际遇，陈渠珍一生经历了三种身份，体验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情感，也承担了完整的人之责。虽然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都缺“治国”一项，不如他（一般文人之流，离他们更远），但“护国”与“生产”的责任、情感，却深沉地体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他们笔下最优美的形象，都是劳动者和士兵的形象。“无愁河”中母豹子一般的王伯，老树根般沉默而灵巧能干的苗人隆庆，严厉得不近人情、又极尽人情的爷爷……令人难以忘怀。黄永玉先生的故园之爱中，有一种雄强的气质表达，有时候我想，这是否也是“护国者”身份寄予人的要求？你即使流离失所，你即使漂流万里，你还是必须回来守卫你的家乡！（凤凰的尚武精神，须从“护国者”这个天责中去认识，才更准确，以这样的认识去看黄永玉为沈从文先生写的墓志“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也更落实。）

陈渠珍讲“勤”。“一个人要晓得，从早到晚，从生到死，总要劳动，总要做事”，“古人说：‘民生在勤’。就是说人生天地间，定要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才能尽人的天职，全自己的人格。因为一人之需用，百工为之备。”“生活必须勤苦，勤苦不必富贵，这是存养法。”沈从文1918——1920年间在陈渠珍身边任文书，曾见识过他勤勉好学的生机，这也是沈从文一生的人格特征，是沈从文自陈在陈渠珍处所受到的影响一生之处。“死者长已，生者实宜百年长勤。”“无愁河”

中有各种人，对疯子、弱智都有怜爱的描写，独没有懒人的位置。看“一天到晚在她的坛坛罐罐中打转”的婆，忙得多有趣。还有耍布袋戏的那对老夫妻。“民生在勤”的精神，濡透了“无愁河”的世界。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也称得上百年长勤，颠沛流离不改其志了。

《芁野尘梦》自序中，陈渠珍开篇即说：

　大地河山，一虚妄境界耳，非宇宙真实之本体也。

愈了解陈渠珍，愈了解这不是一句伤春悲秋的虚妄话，陈渠珍一生情感与良知所立足的，是对“真实宇宙”的体悟。

有了对非现象界、不建立在六根之上的“真实宇宙”的体悟，才有相应的天地之心。

“无愁河”，把“天地良心”这几个字变得一点也不玄虚，太婆身上有，王伯身上有，幺舅身上有，幺舅娘身上有……一边做事一边体会，就在百姓日用中。黄先生有时把它表达为“分寸”，朱雀人晓得分寸。外来卖艺人要钱要得过分了，被不知名的人教训。什么都不要过分，不要耍聪明，有学问的人都有修养，不露。因为战争，“这二三百年来牺牲在外的子弟太多，所以穷；穷则傲。耳朵和眼睛容不下轻浮”。得意不忘形，悲痛也不失态。抗战初期，嘉善一役，一二八师全是朱雀子弟，整个师剩下不到百八十人，全城的孤儿寡母。黄先生只写了这一句：“朱雀城那时的空寂荒凉，连哭声都深感稀罕。”狗狗十岁了，在两个表妹面前心跳，他自顾自为自己解释：“我清清楚楚，我之所以喜欢她们是因为我是公的，她们是母的。动物是按这种规矩办事的，冇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呵，这也是分寸，是教养。“无愁河”的欢喜面貌下，有坚固不移的道德担当。为什么？就因为一个个、一代代朱雀人的生活、牺牲、奋斗，都是在那样一个“宇宙”中。

真是不能小看凤凰啊。近百年中国大浪淘沙，恐怕只留下这一个小、精彩、顽强的奇迹。它是真实的，又已成为一个充满联想、富于启示的文学形象。它先因沈从文先生闻名，半个多世纪后，又通过《往日，故乡的情话》《一路唱回故乡》等出现，以“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而广为人知。“无愁河”中，更是前所未有地以长卷的力量，

被工笔兼写意地描绘。尚无其他地方，能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历种种毁灭人、改变人的因素，一直以正面的力量、美好的形象和鲜活的生命存在，捕虏几代写作者的心。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满怀爱与深情的反复咏唱，恐只有屈子的歌哭可比拟。

张治中曾于1938年6月赴湘西考察，为陈渠珍的苦心经营、内外兼修，留下同代人惊鸿一瞥般宝贵的旁证：

> 市廛中饶有中原风味。房舍整齐宏伟，为所经各县冠。玉鳌先生居此数十年，其仁爱侠义之风，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

“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一句，最堪玩味。凤凰的历史不仅是“史”，更是“信仰”。

近现代凤凰出的人物不少，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因“爱凤凰”爱得特别，与凤凰的关系显得更为紧密。这种持续的、强烈的爱背后只有一个答案：和屈子一样，因为对这个文明积累的成就、达到的高度有认识体会，所以爱得不离不弃。某种角度可以说，陈、沈、黄是三位一体的，他们互相构成我们更好理解他们的道路，也共同构成理解凤凰独特文明和文明成就的道路。

四

“无愁河”中有这么一段玉公的描述：

> 夜晚西门坡公馆里，玉公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睡在会客厅左手边卧室，床边上有张沙发靠椅，沙发后一排书柜，有普通的《六法全书》《辞源》《辞海》《康熙字典》《六书通》《四库备要》《步兵操典》，“四书五经”、曾国藩、王船山、唐诗宋词杂七杂八的集

子；几部佛学经典之外，还有几册属于罕有的刻本，周围幕僚不知哪里弄来讨好他的，翻一翻，记下名字就搁进柜子里了。若果有外来文士客人谈起刻本掌故时没有涉及他的所藏，心中油然抖搂出一点欢喜，浮现出庄重的笑容令客人不知就里。

不收藏古董字画，不搞轻薄的文人游戏，料理军务之外，就是读书。世人知道他是个勇猛的武士，不知他是个饱览群书的文人，有哲理修养而蹩处山乡的雅士，历经沧桑的苦行者。

……

我为何说知道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一境界，不知道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另一境界?

一来，是看到那条宛转长河的来历，看到“无愁河”“史”的成分。“无愁河”虽然才写到十岁，柔和得很，还小苗儿露珠儿一样，但可以放到一个文明的命运中去看。

二来，是看到两种境界的转换，黄先生对“史”入其内又出其外的超越。

陈渠珍左支右绌维护湘西平安，辛苦平衡各方力量，“无愁河”中我们听到的却是无邪的童音——“我们小学时就学拳术、搏击、打枪放炮、单双杠、‘打野外’，自学骑马，是一种严格的学业规定，不许不及格。为的是长大了，谁来湘西就打谁。”

父亲逃命回来，幺舅来望他，发了些陈渠珍的怨气，说：“他这位老人家不像蒋介石有三民主义，共产党有共产主义；凭自己一个时候的好恶，阴晴圆缺，只有主意没有主义，什么时候变卦，哪个都不晓得。”父亲却说：“他有他儒雅的一面，不能忘记他是个大文人。军阀混战，湘西偏安了二三十年也不容易……”想一想，说这个话的人刚从

外面逃亡了两年回来，差点丢了性命，却一点也不记恨造成这个局面的人。而因此在木里住了两年的狗狗，更是一辈子感恩。

陈渠珍经历的血腥和武力，在“无愁河”中变为春风和雨露。

这就是那百分之十的工夫了。

作家的个性、人格，“无愁河”的艺术魅力，在百分之九十“史”的衬托下，能看得格外清楚。“无愁河”是无邪的。“狗狗两岁多，颇能自持，可以！”爷爷眼睛厉害，给了狗狗最初的判语。无邪，便来自于这“自持”。能自重，有“自”可“持”，才好恶皆得其实，遇物演化出清新健朗、又厚重得体的风格。一方面，对人，对事，对自然，都那么心心相印地爱着（“序子很开心这世界自古留到今天的东西。树呀！庙呀！面呀！包子呀！天呀！云呀！星星呀！雨呀！雪呀！桃子呀！李子呀！葧梨呀！爷爷呀！婆呀！”）同时，也剔除，也猛厉，也摧毁，无可非议，看他咬左唯一的那一口！

凤凰的生命，从陈渠珍，沈从文，到了黄永玉。

陈渠珍和沈从文，分别有自己显和隐的两段生命。陈渠珍“显”的生命，大致完成于《艽野尘梦》，结尾“天胡不吊，厄我至此。予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的悲恸，呼应着他写作此书时永别凤凰的悲恸；沈从文“显”的生命，大致完成于《边城》，在“这个人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朦胧委屈希望中。以后，陈渠珍的日记，沈从文的文物研究，都以“隐”的方式延续着他们各自的生命，含护着一股生气不灭。

到黄永玉，到黄永玉晚年，通过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转换。那些悲怆之象，不清晰的希望之象，转换成“一路唱回故乡”、“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光明象。像一点点蔓延到天涯的青草，郁积在《艽野尘梦》中的那股生气，被一代代人，带出来，活了。

“无愁河”是一部许诺人可以永葆童年之美、童年之力的书。

我读它，常生欢喜心，仿佛借黄先生的眼睛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苦，是喜悦的。入于“史”内，知道苦还是苦，甚至很苦，急管繁弦，岸高河急。但因还保有那一点童年的力，保有那一点童年的爱，尚能出于“史”外，让苦变成甜，让艰辛孕育出希望。出入于“史”的内外，晓得“无愁河”的喜悦来得如何不易，如何庄严了。

“故人星散尽，我亦等轻尘”。伤痛藏得很深，表达得很轻。

黄永玉独力承担。

五

陈渠珍日记有一个特点，多是从夜里的事开始记起。如：

> 早二时醒，久不成眠，即起床。月色犹明，照耀山溪，清辉可爱。

如：

> 昨晚初睡约半时，即被隔壁房东敲门惊醒，又约闻其夫妇交谈声，又闻其夫人入厨房治食而入室，闻细碎声，似嚼食又似吸烟，皆不甚可辨。予遂不能成寐。至十一时半，始朦胧睡去。一时半，又起溲，再睡至三时四十分钟醒即起，升火，静坐。

又如：

昨三时半起，漱便毕，天已大明。移时，旭日东升，天清气煦，树头好鸟娇唱不已，农人荷锄归来，此正农家早餐之时，想见其披星戴月而出，勤劳可知矣。

这样的起笔，让他的日记有一股稀罕的气象。如带人进入广大静谧的夜，看到大地沉睡，而生机已静静开始忙碌的情景。

其中，我格外喜欢这样一则：（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初六）

昨日午间微雨，不久即住。然遍观此地四周则无处不大雨，故至晚暑气渐退，睡甚安，至十二时半而醒。两儿苦臭虫，同起搜捕，予亦醒，而为之煎药。梅玉因六女痱疮，辗转不能成寐，亦起至楼上取茶。于是，剔灯加油，家人皆起，笑语盈室，宛如白昼，推开窗棂觉凉风习习可爱。既而取《俞曲园集》读之，时诸人已睡静。予坐至两时半，东方既白，凭窗远眺，见天际层云起处，朝霞上升，晨风清兴，别饶兴趣。此等风味，余一生领略独多，由是自幸矣！

读这则日记，我好像置身无边的安静之中。

生活清贫而和谐，动人；对黎明的欣赏、迎接，尤其动人。陈渠珍一生以勤修身，晨兴宿寐，衣不解带，常能看到天亮日出光景。东方既白，推窗见晨风清兴，他说“此等风味，余一生领略独多，由是自幸矣”。真是动人上再加一点动人，似比“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更上一层。

安静中隐隐有什么气息袭来。那就是黎明的气息吧。就是贯穿在陈、沈、黄身上，那一脉相承的气息吧！

曾是我来微雨后，

定知人在晚廊西

唐大郎

黄永玉先生在和客人聊天时，有时候想到一些欣赏的句子，会随手写下来给人看。比如这幅唐大郎的对子——『曾是我来微雨后，定知人在晚廊西』。

1. 本书出现的“无愁河”均指黄永玉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本书所收画作皆为黄永玉先生作品，所收题字均为黄永玉先生随笔所写。
2. 本书中“无愁河”引文均出自当初的自印本和《收获》连载。它们现结集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个别字句的不同，本书依连载版。

那个音乐老师做校长的年代

凤凰的百年老校文昌阁，是沈从文、黄永玉的母校，中科院院士肖纪美、解放军高级将领朱观早等人早年也在此就读。位于南华山麓的校园，据黄永玉先生说，小时候下课铃一打，他都能跑到山上去玩一圈再下来。如今学校有了围墙，跑起来恐怕没这么方便，但学校的树，和南华山的树，还是一家。南华山是国家森林公园，学校，就是这森林的一部分。

出南城门，过永丰桥沿岩脑坡往上，经过石板路两旁紧挨的人家，忽有了十几米的松快地，尽头几级阶梯上便立着文质彬彬的校门。透过校门看到树林里的学校，眼睛不由得就亮了——“那么多大树，操场像罩着一个个绿灯笼”！

进门不远的大树下，是黄永玉献给母校的雕塑——“童年不再”。两个正忘情玩跳马的孩子，一个飞在另一个背上！学校很大，依山势而“长”，建造分布有一种老藤遒劲攀爬的味道。我们一边往里也是一边往上。进门一个平坝子，上到“二级阶梯”，还有一个平坝子，也即操场。操场正面的山壁上，是百米碑刻、沈从文先生漂亮章草手书的《自我评述》：“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苦苦怀念我家乡的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

再往上，西侧看得出是新开辟的，有藏书馆、图书馆、教学楼，多为校友捐建。别具匠心的是连缀这些楼群的红漆木长廊，上上下下，左右盘曲，既美，又显见是贴心的安排，让小学生下雨时也有奔跑调皮的地方。往东走，除了那个被挤得贴在山肚皮、高举得颇有点童心的礼堂是新建筑，就都是老东西了，该是百年文昌阁的发祥地，池塘蓊郁、拱桥老沉、芭蕉繁盛至酴醾，平房老教室，和教室门口的

百年楠树。1986年沈从文先生回故乡，戴着红领巾坐在教室里一群小朋友中笑眯眯的那张照片，就在这里拍的。当然现在里面都是嫩芽芽的新面孔了。

继续往东，还有一口泉！旁边有块长着青苔的古碑，刻着“兰泉”二字。想起“无愁河”中的句子了，这是凤凰的名泉，泉水深澈见底，据说从来没哪年哪月干过、浑过。不仅城里讲究的人会择日到这里来品茶，更可爱的景象是：

> 几百个读书的孩子口干了，都虔诚地到这里用预备好的小竹勺舀水喝。再淘气的孩子从不敢亵渎这口井。长辈们传说一口井有一位洞神守着，沿袭下来就变成一种规矩和习惯。有时候能亲眼见到一两只挺大的暗色螃蟹在井底慢慢地爬行，明白是洞神在布置什么任务。这是很让人心颤的快乐。

想想这些景象，让人嘴角含笑。

同行的李辉说：“我们来评选中国最美的小学，怎样？它准能进前十。”

没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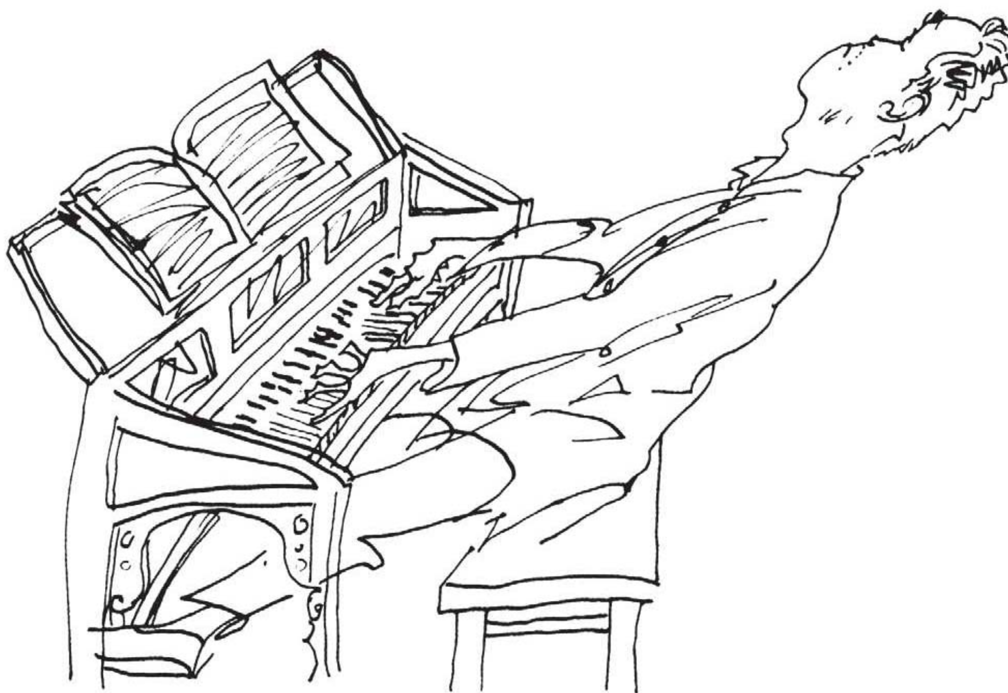
雕塑、碑刻，美丽的长廊、泉水、老树……这一切都能为它加分，触动我的，还有一样，那就是“二级阶梯”上，那个不断被踩踏、被风雨浇淋——黑乎乎、不很规整，却在老树葱郁的遮蔽下近千平方米的塑胶操场！

大城市儿童乐园里这个东西不罕见，可没在学堂见过，且这么大面积！真是老户人家偶尔一露的见识和豪奢了。我去用步子量，长宽不甚规则，但总是超出一千平方米。下课铃响，一群群学生飞出来。童稚喧声，如密林间小鸟啾啾。湘西人个子小，这些娃娃崽崽格外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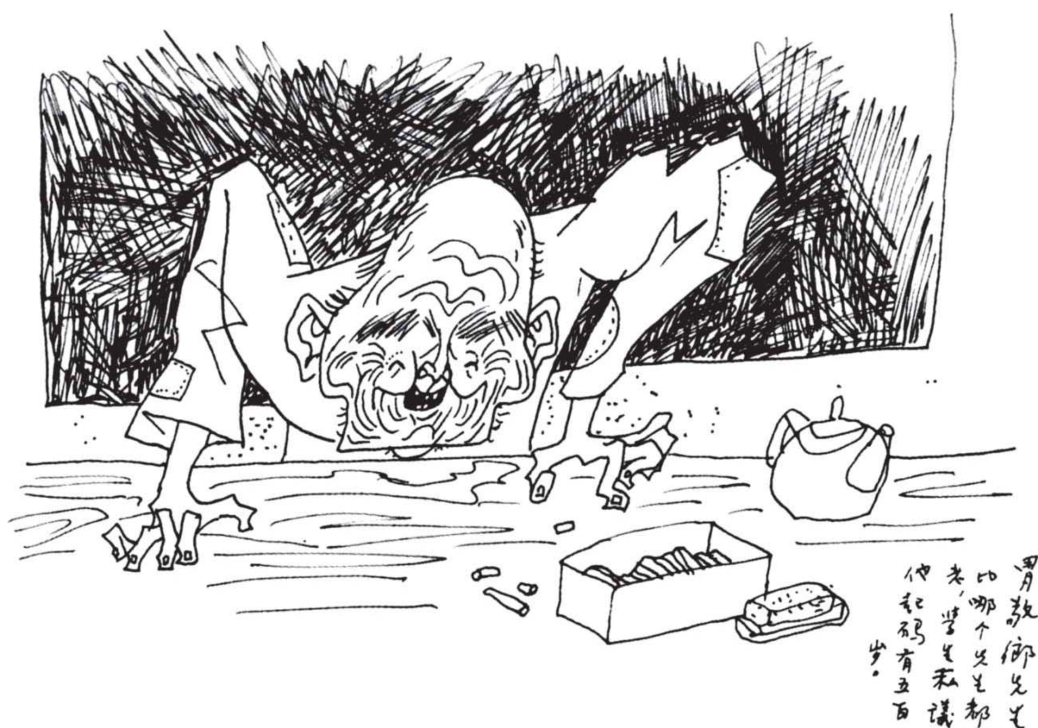
得匀称可爱。我看着他们在这个为低年级孩子设计的软操场上，自在地奔跑、打闹，心无顾虑地摔倒，又爬起，那种从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温柔、自由、健劲，一下有点呆住。湘西人所以自负的那种洒脱、宽阔、纵横捭阖的性情与能力，就是这样被呵护长成的吧？

一下想起黄永玉先生的父亲。

黄先生的父亲黄毓麟，字玉书，想必是个有趣味有经历的人，不然沈从文先生不会念念不忘他这个表兄，年轻时帮他写情书、追女朋友，老了还念着为他们一家写长篇，也鼓励黄永玉自己写。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幼麟弹风琴。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五百岁』的胃敬乡先生。

如今黄永玉先生八十多岁高龄，每期三五万字，把人带到上世纪初凤凰古城人文自然美而奇的岁月。太丰富，这次单说其中和这软操场有关的一个细节。

父亲在黄永玉心中，是个愉快、积极、喜欢新鲜东西的人。小时候的黄永玉看戏时曾独自琢磨，胆小怕事的许仙，哪里配得上白娘子？换成父亲怕倒合适些。学过肖邦、贝多芬，喜欢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在家乡的风琴上找钢琴的感觉，有时会有些孤单。他做过凤凰考棚小学校长、文昌阁小学校长，是音乐老师，将古诗谱了简谱，教给学生唱，也擅绘画、诗文。

那会儿，音乐、体育、美术在小学都是新鲜课目。“无愁河”里有一段写道：体育老师给一年级学生上课，让他们在地上翻筋斗，虽然小孩个个高兴，却弄得一身泥巴粉粉，衣服搞脏了，家长有意见，学

校就开会商量对策。校长肯定体育老师是费了心的，小孩不经强烈冲撞而又能得到全身活动，不单不错，还对得很；不过孩子的体面衣服就那么几件，也算问题。他问“各位看看怎么办”，这些“各位”，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人建议一年级的体育课要么就免了。

校长是这样定夺的：“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看还是照翻吧！一点都不要改！我去搞一块厚帆布来，让他们在上头打滚吧！”

那块厚帆布，该就是这个千米软操场、那个百米长廊的前身?

这样的派头，就是音乐老师的派头?

我们这代人，对音乐老师的记忆大多模糊，音乐课是学校不受重视的副课，老师往往也有点东拼西凑的味道，不要说当一校之长了。怎么在这蕞尔小城，还有这么精彩的音乐老师？以至当了校长？想一想，是那个时代的事了。1912年到浙一师任教的李叔同，不也通过音乐课，把对一个学校、一代学生的影响铭刻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夏丏尊说，“自他任教以后，图画音乐课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做学生的丰子恺形容那种来到心尖上的力量，“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

也许并不曾有过一个音乐老师做校长的年代，但李叔同先生的精神曾经统领过浙师大，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有的。

文昌阁小学，由凤凰早期归国留日学生田兴奎于1905年创办。至黄毓麟做校长，是三十年代初的事。“无愁河”中，黄永玉写过父亲的一群同事朋友，写到给自己上课的一位位学问性情俱佳的老师。教数学的高素儒是日本早稻田的留学生，父亲的好朋友；教“读经”的胃敬乡先生是“五百岁”的老先生，上课第一次讲的话是：“没有用！四书五经对小孩子一点用也没有！我教你们学古文，学文言文。几千年来好

多学问，好多有趣味的东西都在文言文里头，这学问很难，要认真学。学了，就有本事把那点味道挖出来。要不要试一试？”学生大声回答：“要！”教体育的藤北风是年轻人，像“韦陀菩萨”一样神气，家境好，毕业后南北东西走过，书也读得不少，只是怪，放言“一不考黄埔，二不看鲁迅，飘飘然回归乡里了”，倜傥风神影响几代学生……用黄永玉先生的话说，是赶上了辛亥革命后一段好日子，新与旧，在这里都焕发着一种生机。

因为家中老屋被烧，父亲要辞职料理家事，欢送会上代理校长高素儒讲了这么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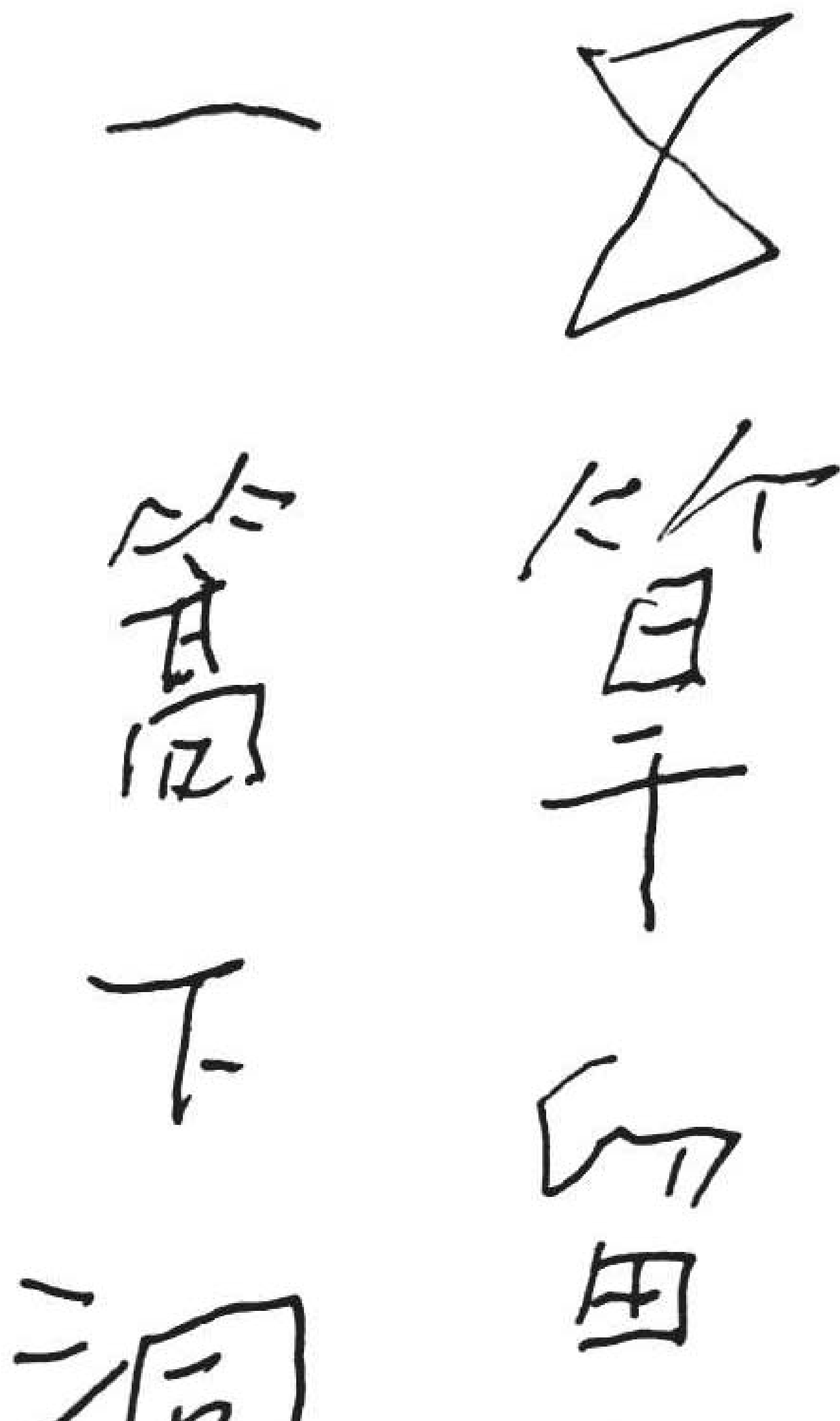
> 幼麟之所以能把学堂办得有声有色，盖因为遵循大学者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美育’的主张。用爱、用美术音乐来带动学科教育，使学生在成长之前有个全面人生的准备。人赞美文昌阁小学读书，弦歌之声荡漾城郭，这都是幼麟校长的学养形成的成绩和风气。

那么，中国教育史上确实出现过一个短暂的、以美育为核心理念的时代了，而文昌阁小学的实验，实在是与杭州的浙一师、白马湖畔春晖中学同步开展，却被关注不够的中国近现代边城教育实验。

置身文昌阁，除了对那个时代忽然有了直觉，对这种教育深入人之性灵更是印象深刻。当年的一块厚帆布，变成了今天的塑胶操场和逶迤长廊——不论文昌阁和这个世界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必有这里的毕业生又回来当了先生。

丰子恺对弘一师曾发愿“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这让他在“文革”困顿、病魔侵患中，生死以之地完成《护生画集》第六集，那种“照过心”的承诺似已进入另一时空。黄永玉八十高龄还续写“无愁河”，何尝不能看作另一种《护生画集》？同样的寸草心，要报三春晖。

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替宗教说，理解为以美陶冶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不难。而对蔡先生所说——“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这次湘西归来，仿佛才略窥堂奥。



『五箪留宿墨，一篙下洞庭』。黄永玉先生创作的对子。据说是先有了下联，向朋友征求上联不得，隔几天自己想出来了，有得句的快乐。『五箪』曾是凤凰古名。

准提庵里有画

这座准提庵不在别处，在湘西凤凰。

从虹桥进城往左手下桥，进古官道，岩板路来了，古、硬、新鲜，带着人往前走。一边是沿江的吊脚楼，一边是依山老屋，大都已改建成时尚的酒吧咖啡店。不管它，趁一早清静，空气好，径直走！过“素”咖啡吧，过沱江人家，过回龙阁、夺翠楼，拐弯就是准提庵。

有个中年尼姑坐在庵前的石头上，面目健康活泼，只不知道在做什么。进山门后是另一番光景，已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准提庵光线暗得古老，佛像、天王像都在重幔里若隐若现，金色在黑色里闪烁。山里的佛寺，不像平原地带平行方正地一进一进纵深，而是依小道顺山势斜斜地往上插。没有人。露天香炉的青烟，和着晨露与江雾，在空气中洇着好闻的味道。因怀有礼佛之外的其他目的，我的上香、作礼，都是尽礼数的意味了，也不敢张扬，只第三只眼睛在悄悄寻找。没有壁画的痕迹。退回前院遇一老师父，轻声问：“黄永玉的画……”她朝上指了指。才发现在大殿左后方有一扇小门，继续有山径往上。

山径走到一半，一侧有间往江边开窗的安静白粉墙屋子，门开着，我探头姑且一望，震了一下，就在这里！

这是准提庵僧人的膳堂，平凡得很，就是一间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空屋子，但四面都是画，黄永玉为准提庵画的壁画，共一、二、三、四……十幅！全在这里！

进屋回头一望，门旁的是第一幅吧？树林里猩红的落花一地，一白衣大髯和尚开怀深笑盘坐于上，画意是苏曼殊的诗句：“落花深一

尺，不用带蒲团。”

迎面过来第二幅，一俊美的青年僧人手持竹篙，身长玉立，立于靛蓝波涛中的扁舟之上，题作“迷时师渡，悟时自渡”。僧人衣袖鼓荡，令人有海风天雨扑面之感。

墙面转折过去，第三幅出现了，画的是六祖惠能避难岭南深山中与猎人渔樵为伍的行迹，“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这个慧能伸筷夹菜，看衣着完全是劳动者打扮；接下去一面大墙，有宽窄不等两幅，其一为一老僧张大嘴，嘴里唯余一齿；其二是树巅上端坐一老禅师说法，下面一红衣人作恭敬状。前者是赵州禅师的一桩公案，“赵王问师尊有几个齿在，师曰只有一个，王曰怎吃得物？师曰：虽然一个，下下咬着！”后者是白居易叩问鸟巢禅师“什么是佛法”的故事，两幅图题款部分都已出现屋漏模糊的霉烂痕迹。

转折到第三面主墙，即正对门户的，有三幅，最宽展一幅为一参天古梅，一尼于枝下端立嗅花，画意取自北宋无名女尼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余二幅为人物画，一幅图上老僧愁眉对镜，旁题神秀、慧能关于菩提与明镜的两偈；高立于墙角的另一幅，却是一好像刚从山间跑来的草履粗衫清瘦老翁，笑得烂漫，大捧野花几乎遮了半身，题款曰：“山中难有芰荷卖，闲采野花供观音。”

一扇明亮的窗户闯进第四面墙，窗外看得见层叠上来的人家乌黢黢的瓦屋顶，灵动的飞檐及冲破屋顶的苍翠香樟，远处江景和对岸的沙湾。过去是最后两幅画，一幅僧人撞钟，“人撞铁钟钟撞人，万劫灰阑证前身。钟傍影幻空自我，几曾春秋有亏盈。”最后一幅为一僧一俗相对而坐——“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在这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膳堂，被四面壁画环绕，心情一时有些激荡。

如果不是凑巧在吉首被黄毅带去看了一下黄永玉艺术博物馆，凑巧看到一张黄先生坐在一尊观音像下的照片，凑巧在文字说明里看到“为家乡的准提庵作画，大干一场，累得生了一场病”，我不会抽时间去找这个寂寂无闻的准提庵，可能也就错过了一次稀有的艺术际遇。

这可称得上黄永玉的禅思斗室了。再次细细巡视。照这样的顺序看十幅画，应该没错，就是画家的意思。

第一、二幅，有破题之意，似黄永玉于佛教最得力处。以“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来做首页，一来就去除名相，简直就是以禅意掩护画家对自然与美骨子里的亲近和爱。这画真是精品，意思，构图，色彩，笔墨，样样好，温暖的生命气息与强大自在的智慧力，弥漫其中。“迷时师渡，悟时自渡”，也是一肯定的觉悟状态，画中人昂然健美，精气神十分，令人振作。

在两幅画形成的高潮之后，六幅以禅宗事迹为表现对象的画相对平静，其中没有膜拜，甚至不是完全肯定的描述，而是在对话，在诘问，有发扬，还有玩笑。题款自来是黄永玉绘画的一个亮点，不仅点睛，而且常生画外之思。如那幅嗅梅图，“这里比喻寻找真理的意思。到处去寻找真理，其实真理就在眼前”。如在两首著名的菩提偈之后，他帮了神秀一记，续写：“菩提树镜台尘埃都是实在的东西，连你慧能都是物本身，硬说它无是说不过去的”……“惟余一齿，下下咬着”的赵州禅师图之后，玩笑地补记“我也只剩一个牙，所幸有假牙招呼，粗心汉看不透也”。

画是辛巳2001年所画，“本地老百姓”、“凤凰原北门内文星街文庙巷老民”黄永玉，时年“七十晋八”也。

十幅之中有两幅，不取材于任何佛本生故事或佛教史。突然跑来一个鲜花盈怀的乡村野老，是黄永玉这组画的闲笔，也是神来之笔，这个妩媚恣意的老人，似乎是从湘西浓厚的乡情中跑出来的，让人会心，让人爱。他采的花，观音能不接受？最后一幅，该是黄永玉对这一系列画作的总结了，似乎他在回答这声喝问：黄永玉！为什么跑来准提庵画这一组画？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忘怀于重回故乡的感怀与诗意，以此结束这一组画，是多么黄永玉啊。

画中一僧一俗相对，中间条案上一盏如豆的灯火。两人目光并不对视，而是有一种心意相通后的相安、颓然。那俗人是黄永玉自画吗？是不是都说得过去。"是"的理由很充足，黄先生自我勾画，虽然画了一组佛教题材绘画，但毕竟不是以教徒身份来画的，位置上只能算与僧人相对而坐；"不是"，那俗家翁可解释为故乡、人情世界的浓厚与佛世界的空无相对相处并存，画家是那一盏如豆的烛光，温暖地看着这一切……

以画而论，窃以为第一幅"落花"，第二幅"自渡"，以及"野花供观音"三幅，最为完整夺目，画面色彩浓郁，意境耐人寻味，让我久久都不忍离去。而哪里又仅止于画而论呢？

一般寺庙壁画中，禅宗事迹出现得少。这情形往往如台湾圣严所说，在大乘教的流行地区，正信的佛教一向是被山林高僧及少数士君子们专有；一般民众始终都在儒释道三教混杂的观念中生活。不仅于三教，更多还混杂着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在凤凰小城的准提庵内，却出现了以往只现于文人画中的禅宗事迹，以及关于这些禅理的自由思想。想想看，在膜拜祈请的氛围中，突然碰到一幅精神抖擞的"悟时

自渡”，恐怕会有棒喝的感觉吧？不能说黄永玉对佛教的理解便是正信，但没有颠倒恐怖，却是真实的。

沈从文先生曾有理想，想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此庶几可算乎?

在意大利旅居多年的黄永玉先生，一定不陌生西方诸多绘画大师在教堂里作画的经历，那些绘神迹的画家，开启的却是启蒙时代人文精神的光芒。不敢冒昧判断是这样的因缘，让他在准提庵大干一场，但无论如何，一当代知名画家在寺庙作画，罕见。

“还记得当时伯父画完壁画后躺在夺翠楼用毛毯垫着的竹靠椅上的虚脱样子。”黄毅说，他是黄永玉先生的侄子。他说当年伯父每天在高桌子上爬上爬下，全身心近一个月的超负荷投入，完成之后大病了一场（屙血）。

可惜啊，这组于2001年春天，黄永玉七十八岁绘就的壁画，如明珠闲抛野藤，风吹它，潮气和屋漏浸湿它。每天到凤凰旅游的人不少了，但到准提庵看看这些画的人少。再过几年，这一屋珍贵的画会不会就黯淡了、不见了？霉烂得不成样子？在它消失之前，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它、去观摩它啊！

“饮水当思掘井难，我欠父老画三千”，黄永玉曾有诗云。这个游子，为故乡做事，命恐怕都可以不要。可是画出来了，这一屋画，到底又该佛管、僧管，还是该人来管一管呢?




落花深一尺
不用帶蒲團
蘇曼殊和尚诗
黄永玉画
辛巳春

准提庵画
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



准提庵画
迷时师渡，悟时自渡。

准提庵画
虽然一个，下下咬着。

准提庵画
但吃肉边菜



准提庵画
什么是佛法?



准提庵画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神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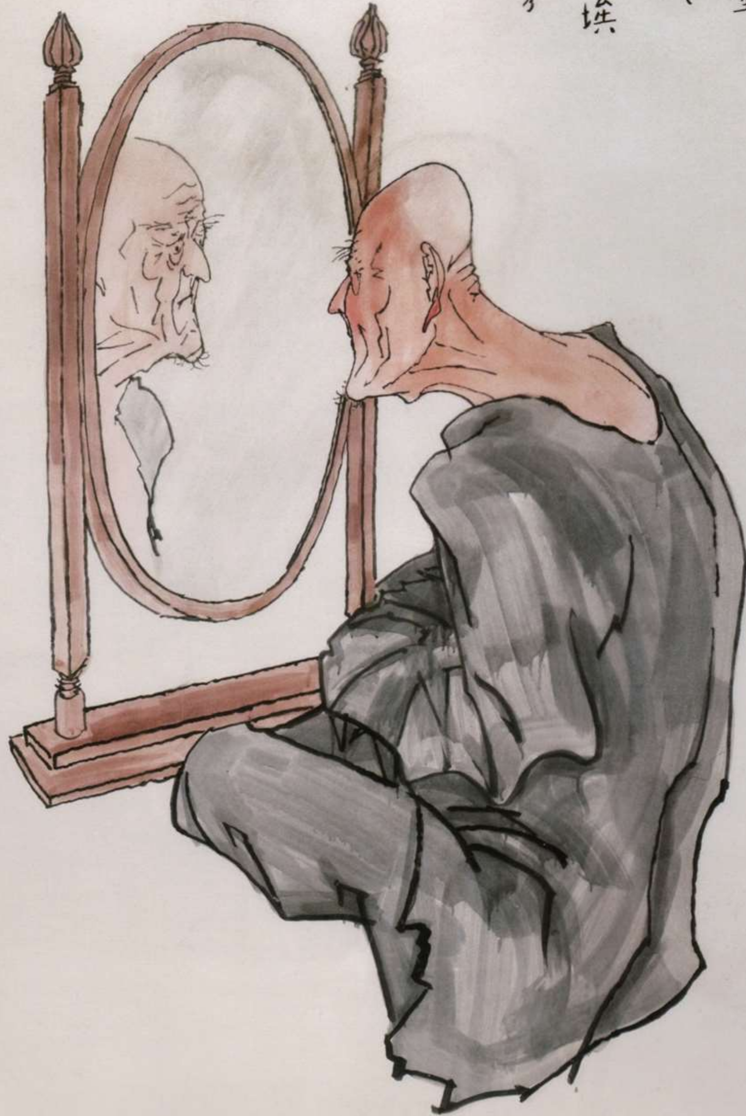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惠能

菩提樹鏡臺塵埃
原都是實在的東西
連你惠能都是物本
身硬說它無是說不
過去的

黃永玉





准提庵画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准提庵画
山中难有芰荷卖，闲采野花供观音。



准提庵画
钟傍影幻空自我，几曾春秋有亏盈。



准提庵画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身在万物中

精神就是动作，动作就是精神。

——李仲轩

一

清明时节，外出踏青，走在徽州的青青田野和如镜山水间，不时见一株株百年树龄的高大香樟，在田野中冒起，护着一个个村落和人家，发着翠绿的新芽。油菜花灿烂一片，间或遇采茶的农妇，晒得黑黑的，和气地看看路人。

久居都市樊笼，置身此地，如脱桎梏。

脑子里浮现出“无愁河”中一幕。也是清明，一家人走半天路去城外的祖坟挂纸烧香，也是一次踏青。

春景让九九（沈从文先生小妹）出神：“你们看这些花，就够人看好半天，想好半天……这种太阳，这么嫩的草，这么细嫣的雾……我都想，做人有什么意思？做山水，做雾，做雨水，做花，做草药好得多……”

到中午，草花的气味在太阳下蒸腾起来。附近山窝里有阳雀叫。一声声，一声声，这边叫完引着那边。野蜜蜂在人耳朵边打旋旋，人自自然然静息下来。

幼麟（黄永玉的父亲）想：

这么多人坐着，也仿佛只像是一个人。

这个感觉，人自自然然静息下来的感觉，把春天的“静”和“透”写出来了。

冬天似乎是更“静”的，但那样的万籁俱寂有种逼人的东西，静中有“隔”；而春天的静，是“通透”的。万物葱茏蓊郁，又息息相通。许多人，就如一个人；一个人里，也有许多人。

对“无愁河”这罕见的写作，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我没有去想过有人不喜欢的理由，但就在那一天明白，为什么我能久读不厌。便是因为，它写出了一个息息相通、“身在万物中”的境界。

二

百科全书，博物馆，都是用来赞美长篇小说的话；说“无愁河”（第一部）是民国初年湘西凤凰地区的百科全书，没有错。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多种生产活动、艺术活动，包括军事状态，还有苗汉杂处的生活，书中都有描写，简练生动之笔，塑造了一个个呼之欲出的形象。但这么说，不尽意。“无愁河”还有上出于此者。百科全书之类，是人从智识出发，去梳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而“无愁河”，还写出广大于智识之外的存在，是“人身”与“万物”同在的一个世界。其佳处直达“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合书内视，若见“天之苍苍，其正色邪”之景象。

三

两岁的狗狗坐在窗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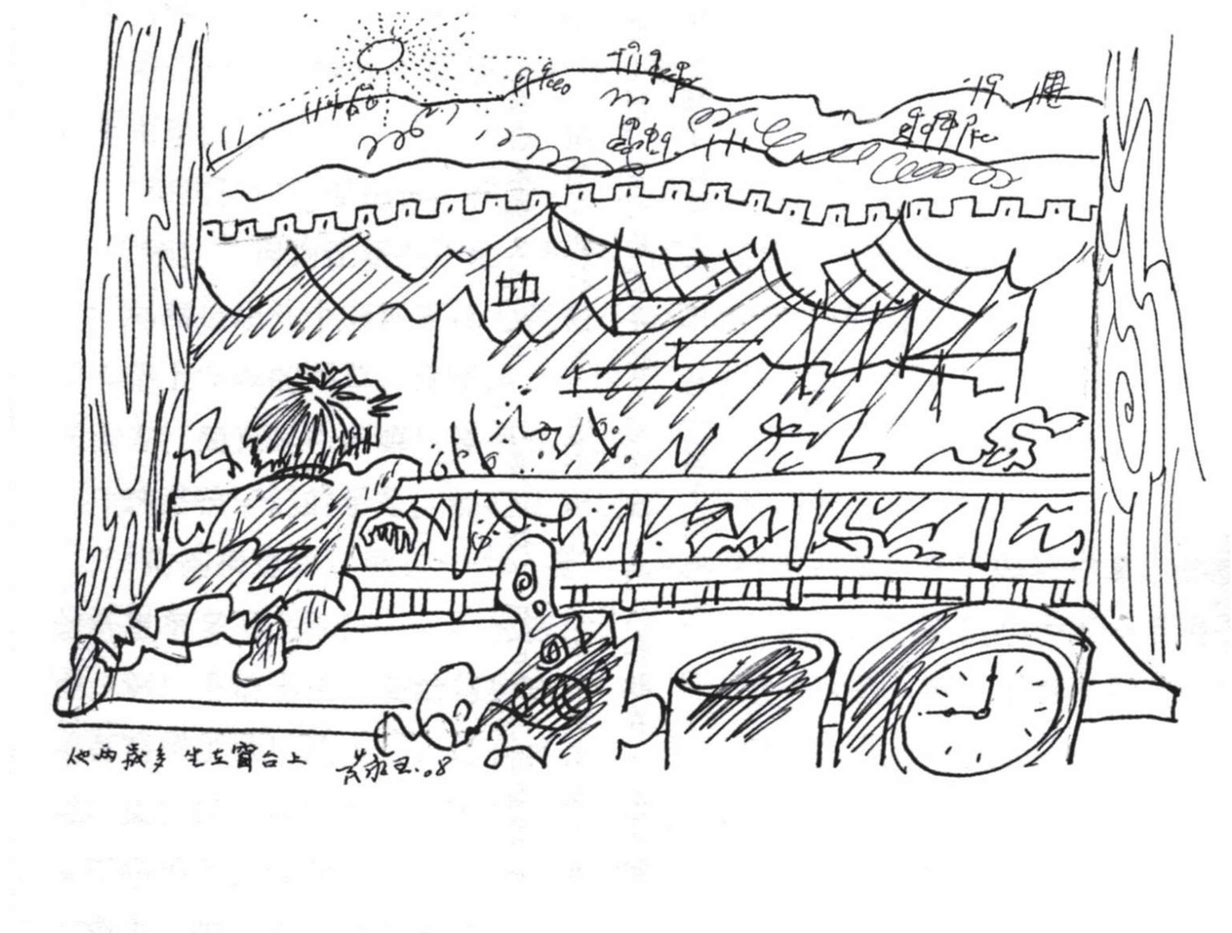
一部“无愁河”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太婆的屋，朝东，大清早就有太阳。窗外，“长到鼻子跟前的树丛直漫到城墙那头。过了城墙，绿草坡一层又一层，由绿渐渐变成的灰蓝，跟云和云混在一起”。

多少多少代的孩子都爱上这里来坐，像候鸟一样。

窗台木头又厚又老，好多代孩子把它磨得滑溜了。一道雕花栏杆围着，像个阳台。三四个孩子在上头也不挤。写字台上有口放桃源石的玻璃缸子，一个小自鸣钟，一个插鸡毛掸子的瓷筒，婆的铜水烟袋。“孩子玩得尽兴，却是从不碰倒摆设。”

这是书中第一幅人身和万物的图画，密密的，却不拥挤，并出现了灵性的因子：“孩子玩得尽兴，却是从不碰倒摆设”。这个陈述，“从心所欲不逾矩”和它比，也显得老气、机架（小气）了。只管玩，却不碰倒摆设，有趣、元气淋漓，也真实。写出了人身上本来就带有的智慧，本来就带有的人天关系。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两岁的狗狗坐在窗台上。

四

身在万物中。

这样的身物关系，在整部“无愁河”中，在在都是。

表现为知识。

一朵花就是一颗桃子、杏子、李子和梨子。春天花事繁盛的时节请客，孩子们比谁都紧张，花树底下蹲着一溜的孩子。见了亲戚长辈

老娘子，轻言细语关照：“走好走好，小心脑壳眼睛碰着树杈杈啊！”要是些不认识的大人，也不管来头：“弯起腰杆走，不要碰老子的花！听见没有？叫蜂子叮你个狗日的！”

——这样包含在情味中的知识。

表现为随时敏感的观看和体会。

春天了，却罕见地下了一场雪。大雪过后，却又像变把戏，不到两三个钟头，文星街上“连雪屁都闻不到了！”城墙根却长满了厚厚一层绿苔藓。

朱雀的“知识分子”全出动了。幼麟、韩山、欣安、方若、籍春……“怎么搞的？诸葛亮搬兵也冇这么快！一夜半天工夫，又下雪，又出太阳，又长那么多名堂……”培养了七八年不成功的假山石长出绿苔，转身一看，满墙都绿了，再一路奔石莲阁，岩头上的青苔脚都插不进！是风的关系？还是地气潜行？

一群人在格物致知。河对岸喜鹊坡上一大片绿好像都浮在雾上，“在动，看到吗？在动……”

还表现为参与。

许多风俗就是身于万物中的感应，起舞。

春天，家家都出来放风筝了。讲究人家买刘凤舞、侯哑子做的来放，这是“品牌”；也有各家自己做的，五颜六色，勉强上去又忽然翻下来，或是不停打筋斗，马虎的就拖条长长的纸尾巴。

没关系。“要这么的大小庄谐，江湖、庙堂一起热闹，才算是迎接春天的高兴。”

五

关于“观看与体会”。《荀子·宥坐》篇有载：

>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观水，想是出神了，才引得子贡发问。我在江边长大，知道见大水必观的不止于君子。夏天涨水河高时，家家户户倾巢出动看水的情景，或者傍晚江边乘凉，默默可坐许久的光景，颇可相应荀子的这段记载。孔子的细致入微，似比老子单讲“上善若水”更察水性之多样；而“沉默的大多数”，即使不能如孔子这般表达，却一样受益，如“无愁河”中所写：“人们来来去去，穿进穿出，靠这些养人的山川形胜长大、长精神、长脾气、长辨别力量。”

书中多处写到城门外那条江上供人行走的跳岩，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 这跳岩上下有个讲究。北门城墙这头，专门搭了两节宽两尺多的厚木头跳板。就这么两段，是上游人家撑船载粪桶、甘蔗、橘子进城用的。在河边有事无事的人，都喜欢看撑船人在急滩上跳板底下弯腰那么一闪而过，然后挺直腰杆横握撑篙的那股气概。

这就是庶人之看了。就这么随机的一看，机敏、气概，一样上身。

六

再说“参与”。人身对自然的参与。

朱雀是保留着神迹的地方。沈从文先生写过蛊婆、女巫、落洞，他将这些解释为极度压抑下三种女性的歇斯底里。这些在“无愁河”中也有淡淡涉及，但没有往弗洛伊德的路上走；写过灵异的、与广东不一样的蛇文化，也没有多展开。对苗人隆庆，写得直接些。

隆庆会打豹子，但不随便打，要“板珓”，板了胜珓才出门（似一种占卜）。他跟一个叫“梅山十兄弟”的神赌过咒，对自己的死法许了愿，“梅山十兄弟”答应了，才能回回出门打野物都有收成。王伯曾经想着法儿问他，许的到底是什么愿，到底赌咒选了个什么样的死法，隆庆只摇头，说“不是小事情，不准讲的吵”。王伯猜了十几种死法，隆庆只是一声不吭。后来有一天，岩弄来报信，隆庆被豹子咬死了，脑壳只剩半个。王伯像发了癫一样离开了狗狗的家。

仍然不明白那赌咒的内容，但见识了人身对自然最结实的一种参与方式：盟誓。

七

“无愁河”中的人物，一个有一个的身物关系，有不同的知识内容，不同的观看、体会和参与形式。

比如婆。没读过书，小脚，话也不多。爷爷常年在外，谁是她的伴呢？鸡公、鸡娘、鸡崽、泡菜坛、酸菜坛、霉豆腐坛；蒿菜、社菜、地地菜、荠菜、蕨菜……一年到头做腌菜，做霉豆腐，是她的身

物关系。孙子一个个长大了，“只有婆不显老，忙着做她的霉豆腐、萝卜干、水豆豉……她在拿坛坛罐罐振作自己，排解寂寞”。

有一段“神品”的记叙，是黄先生给婆发的有趣的勋章：

逢到客来，逢到自己高兴，婆就会舀两铁勺带毛的豆渣放进锅子里，加麻油大蒜葱姜，加干辣子炒一大碗待客。

这宝物吃进嘴巴，很难用味觉范围的字眼来形容它。它太狎昵，太暧昧，好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美事。身上留下的那种微温、那种微香，实在说不出口。《东京梦华录》里头记载到一些事物和汤茶，也让人产生如此异想。

黄先生说过，一个老人要不停地对自己发生兴趣，自我开发，天地就宽阔了。读者在这段惊人的味觉描述中，探测到了婆身物关系的深度。

如瞎眼太婆。

从年龄、身体状态，已不可能有什么身物关系了，“一个人坐在房里东想想，西想想，年复一年地三更半夜的日子”。但中秋家宴中一句话，写出了读书知礼的太婆的优美境界：“姜白石还是林逋有个听月的说法，对我倒是合适了。瞎子婆只能听了，是不是，狗狗？”

再比如王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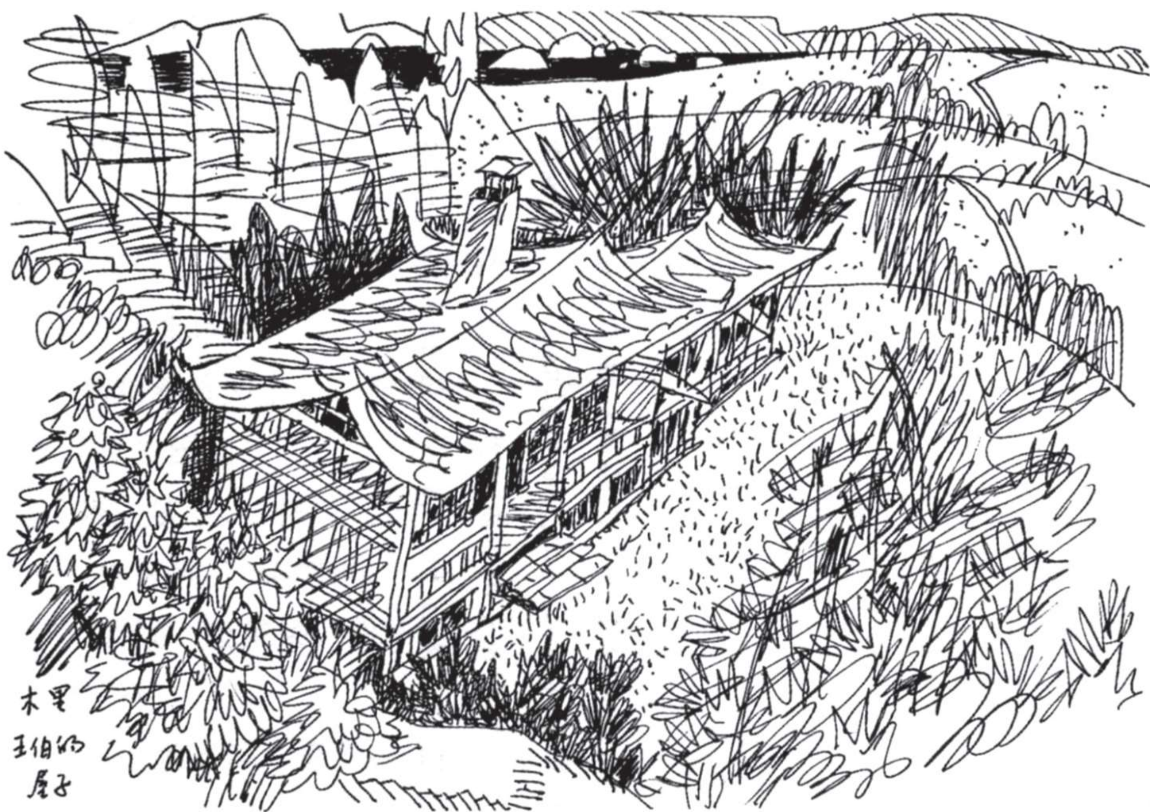
王伯个性强悍，是个义人。她救狗狗这个义举，光芒耀眼，很容易把她身上一些优美灵敏的细节遮蔽。细细剔搜“品味”这些细节，这个人物会出来更浓的味道。

带狗狗回到木里了，好多年没有回来过的老窝窝。穷人的家，没啥讲头，半年不住人，草都会长进来。可是，“穷”，不等于“贫乏”，这里的“物”很多，“物”予身的感受也很多。

“狗狗呀狗狗，都阳历快六月了，要是早一点来，王伯屋前屋后四周围都是花，杏子花、李子花、莺梨花、桃花、橘子花、柚子花……屋都像住在一大把花里。那边白刺梨花，还有那边那些臭牡丹，都是自己长的。王伯由它们自己乱长，这地，它们也有份。”

她招呼狗狗听雀叫：“狗狗！你听那雀儿在叫你狗狗，好听吗？最好听了！比画眉、八哥好听，也好看，一身黄嫣嫣子，叫做‘王八丽罗’。躲在竹林里头叫一声就飞走了，不喜欢人看它！”

王伯跟狗狗讲花、讲潭、讲溪水、讲瀑布、讲草、讲路，讲各种果子，讲一棵棵树，乌桕、枫树、白果、千年矮……王伯说自己是“司令官点名”，“还有哪个没点到的？喔！你！你这棵桂花好坏！王伯和狗狗站在你底下你一声都不出”。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木里王伯的屋子。

她有傲骨，凡事都不粘连。阳光清溪里脱光了洗的一场澡，却可以深刻地安慰她。

因为有这些，王伯简直像个“大财主”。相比起来，恐怕是缺乏身物感受的现代人，才是真正的“穷”。

王伯的身物世界，呼应着沈从文先生在都市里写下的苦闷的话：

> 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之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潜渊》）

八

有时对一件重要的物事，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这种叠加的关系结构，颇耐人寻味。

比如电影这样朱雀的新式东西。

四舅要来放电影，回家一讲，“大人们一阵恐慌”。虽然四舅放映之前先打招呼：等下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不要怕，不要动。倪家姑姑先起了恐慌：“哦！还不准动？万一跑出来怎么办？老人家这么多……”后来放到火车，冒着黑烟，喘着白气，向看电影的院坝冲过来，全院的男女老少同时“哇”的一声，像是挨了炮弹。大人们叫“熄了罢！我魂都掉了！”，小孩子却大叫“看！看！”，心头还想：“放雷公炮竹都不怕，还怕看电影？这妈个皮的大人！”

还有，在中秋节庆活动中，有一个摸狮子的习俗。人山人海的信众里，却总有一批男孩子在捣蛋，他们爬上公狮子去摸它的脑袋，又摸摸自己的脑壳，摸摸自己的“鸡公”，又去摸狮子的“鸡公”；竟然还敢串到右边母狮子女性膜拜的场所，如法炮制，还加上摸摸自己的“奶奶”，又摸摸母狮子的“奶奶”的动作，引起众人哄笑。苗族妇女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虔诚让这胡闹搅浑了，“不过她们默认某种灵验力量是包括城里佻皮孩子的淘气行为在内的”。

在这样多层次的关系中，能体会其中潜藏着一种近乎量子力学所描绘的“跃迁”的力量。一种严格的身物关系也可能跃进变化为另一种身物关系，其中存在着身物之间关系解放、豁达变化的空间，而变化后还能保持彼此关照。“历来生活中严峻礼数总是跟笑谑混合一起，在不断营养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的。”男童往往是这种变化灵力的藏身处。

我有时候想，黄永玉承认这跃迁变化的能力，并拥有这能力，这是他在沈从文先生之后，能继续以文字给湘西带来活力的原因。

九

最丰富的身物关系，当然出现在序子（狗狗）身上。

序子和世间万物的关系，是通过眼、耳、鼻、舌、身触、呼吸，一点点、密密孖孖，没有漏洞地建立起来的。

他看。

这讲起来就多了，几乎通篇都是。朱雀的山川形胜，加上“见一棵爱一棵”的性情，“无愁河”给人的视觉享受异常丰富。有些形象复杂深沉，比如鼎堂的厨房，说暗不暗，像“法兰德斯画派”人物背后的那种宁静的幽光。这些且不说；挑简单的几样说一说：

青菜萝卜——“直挺挺的，新鲜脆嫩”。

做桌席菜的蓝师傅，不是苗族人，脑壳上偏爱绑条绉纱黑头巾，穿黑大襟直贡短袄，腰上捆条腰带。小儿子走到哪里抱到哪里。这孩子浓黑头发、大眼睛，一对长眉毛，秀气的幽褐色皮肤——“蓝师傅个子大，小儿子特别之小，亲之痛之之余，给人一种提来捏去像口肩膀上挂着的褡裢的感觉”。

幺舅的马——“灰麻麻的，从头顶、脊梁到尾巴一道乌黑。好大的胸脯，细腰，一对蛇眼，动不动咧开嘴巴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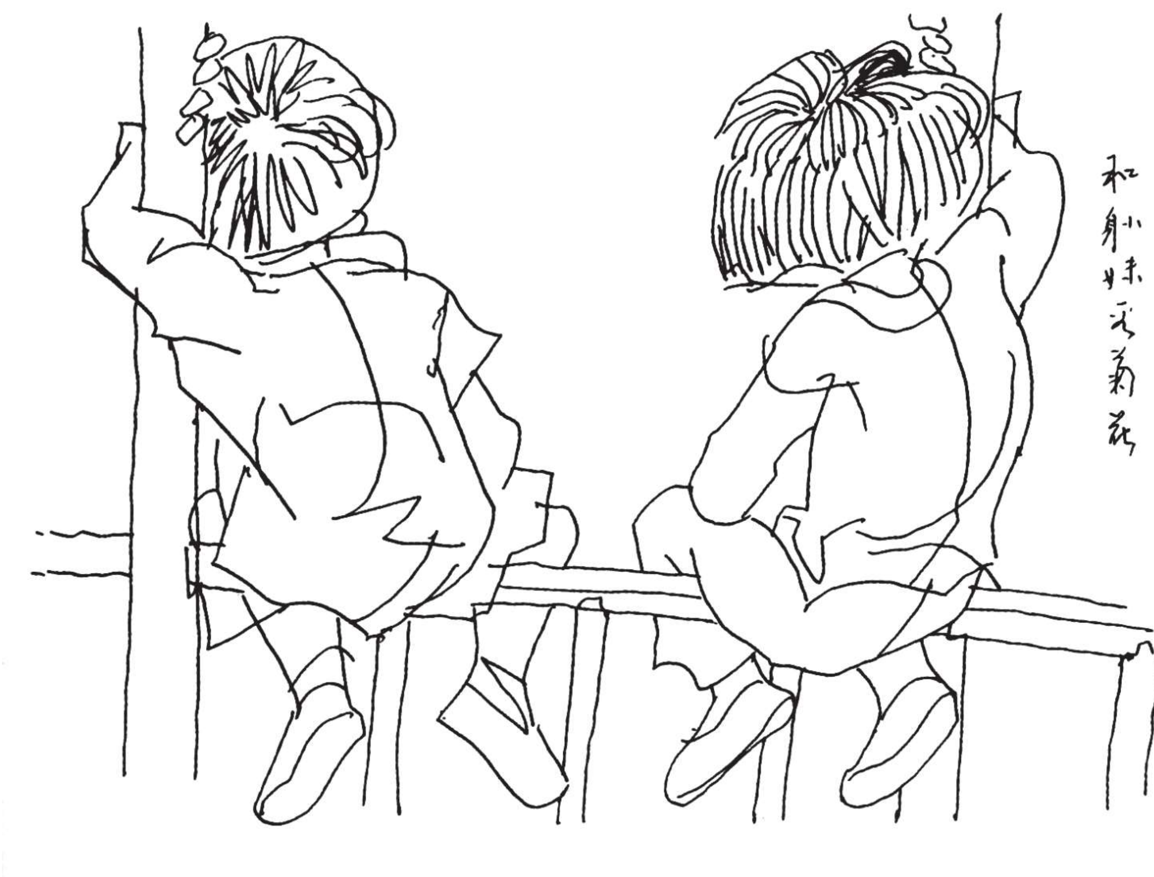
> 担子上坡下坡，尽是竹林子和穷树（马尾松），一年到头绿阴阴子；走时冒出燃火似的大枫林、乌桕林，映眼的红光朝天上直冲，走进这种场合，脚底下一片亮。

月亮从八角楼尖尖上出来了。

哪，哪，看月亮，那么圆，那么圆……看我们周围，看！像罩在玻璃瓶里头了。

他闻。

“一担担新鲜马草挑进城，城门洞不停卷起绿风，新鲜好闻。”以前汪曾祺夸沈从文，闻人所未闻，能闻到甲虫的味道；“无愁河”中的序子，能闻到留在教室中“盐老鼠”（蝙蝠）的味道。书里留下了食物、花草、雾、布店的味道……还有人的味道。那个恶老师左唯一，身上就有一股“不像人的腥气”扑鼻子（儿童会闻味，会看面相，而怎么大人却都信了“实验”、“主义”这些字眼，一个个欢欢喜喜、急急忙忙把孩子送到他爪子下去？）。苗人隆庆身上的味道，让两三岁的狗狗第一次见面就安安稳稳地坐在他身边，觉得安身。“这味道真好闻，他从来没有闻过，这味道配方十分复杂，也花功夫。要喂过马，喂过猪，喂过羊，喂过牛，喂过狗，喂过鸡和鸭子……”还要“割过新鲜马草”，“吃很多苕和饭，青菜酸汤”，还“从好多刺丛、野花、长草、大树小树中间穿过”，“抽草烟，屋里长年燃着火炉膛的柴烟，灶里的灶烟熏过”……其中能闻出“自由自在单身汉的味道，老辣经验的味道”……（莫以为这真的是鼻子闻到的。）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和妹妹看菊花。

最简洁入神的味道是溪水。泡在水里，脸颊贴着水面，能闻到“春茶那样的水香”。真是神品了。

他尝。

“刚摘下的花椒，油锅里汆过，齿缝里一扣，‘波’的一声纷纷流出小滴小滴喷香的花椒油来”，“腊肉薄得像片片明瓦，金黄脆嫩，厚薄得宜，跟油绿的蒜苗拌在一起卷进口里，稍加嚼动，简直是一嘴的融洽”。“无愁河”里写了近十位厨师，家宴、桌席、野餐、即兴的美食创作……各种不同性格、不同气氛的餐饮场合和味道，在“无愁河”中经常出现。对美食的心得，对厨师的尊重体会，不论是形容厨房里的声音为“一堂丝竹管弦”，还是形容厨师做菜前的构思和灵感，“有诗

人‘得句’的内心颤动”，恐昔者只有袁枚对王小余的体贴可比，“苦思殚力以食人，一肴上，则吾之心腹肾肠亦与俱上”。

还有呼吸。

到木里第二天，晨雾散了，屋子周围的一层层树慢慢清楚起来，早晨树的味道好，刺鼻子。狗狗张大嘴巴一口一口咬这种早晨的味道。

“狗狗，你咬哪样？”

“我咬空东西！”

“哪样空东西？”

“我咬空东西，你不懂！我喜欢这里的空东西。”

感官互用的美妙体验。黄永玉曾感叹：用鼻子进餐，拿耳朵看球，这是一种“境界”。今天互换官能快感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实际上，“无愁河”中的许多身体体验都是在这样的感官互用中完成的。把通感仅仅解释为修辞手法，是现代人对古人生活经验的遗忘。

十

值得专门写写“无愁河”中的声音。

我有时想象晚年的黄先生，在万荷堂书桌前，望着窗外的北方草木，陷入故乡童年回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怕不是“回忆”二字可穷尽。也许老子所形容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抟之不

得”的状态更接近。在种种不见、不闻、不得中，再慢慢出现感官不得已的接应。

其中最灵敏又古老的感官，是哪一个？

怕是耳朵。

序子的父亲幼麟是师范学院学音乐的，读过西洋音乐的谱，听过留声机上残破的唱片跳格的音乐。因为祖父的原因，有机会走南闯北，又浸润到另一种音乐文化。二人转、二人台，甘陕蒙古民歌，各路梆子、大鼓、三弦，苏州评弹、广东粤剧、南曲……他都迷，都记，在脑子里形成一个高格调的胃口。回到朱雀，他是有些寂寞的，结果锻炼出“用眼睛听音乐的本事”。对世界，他也在脑子里形成了声音形象：“他有时候想：个人悲欢是独奏，朝代变迁是合奏，精彩的钢琴表演，像顾炎武、黄宗羲、谭嗣同、章太炎，协奏曲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像他自己。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声音。”

书中说，序子没有继承父亲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幼麟放弃了对他这方面的培养，决定让他学拳。但相对应幼麟“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声音”，狗狗对声音的接受能力，书里也有一句形容，那个境界，也许不低于父亲：

> 草真香，沅沅叫狗狗听城外山上阳雀叫。狗狗不懂。狗狗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有。

与父亲对时代人物的音乐造型比起来，“狗狗不懂。狗狗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有”，似乎更有不止于人籁，而开放于广大天籁的听觉状态。

来听听穿过一个多甲子的岁月，传到晚年黄永玉耳朵里来的声音：山风、林雨、溪滩流水，还有偶尔半夜过路的老虎吼……

天没亮，五六个号兵在城墙上“校音”。你“嘟”一声，他“嘟”一声，直到把全城人吵醒为止。

小校场清晨的练兵声：

大清早天麻麻亮的时候，老百姓黑压压一片已等在校场边上，雾气直往鼻子里钻，只听见叫口令的拉长着嗓子：

“向左——转——走！……”最后的这个“走”字变成花旦的嗓子那么尖，刺耳地直刺云霄。这个“走”字一出，地底下发出一阵阵有节拍的“轰轰”之声。

春天布谷叫，在沅沅姐听来是“鬼贵阳，鬼贵阳！有钱莫讨后来娘”；在王伯听来是“多种苞谷！多种苞谷”；黄昏放定更炮的时候，观音山那边有几只“春菠萝”叫，“春菠萝”是一种很小型的猫头鹰，叫起来像敲击高音小木鱼，“声音传得远，点子密而长，让人感觉温馨平安”。秋天，水蓝了。山上金黄叶梢上飞着南去的雁鹅，白天飞，月亮天也飞，在天上“哦哦”招呼着儿女。

屋子里很静，父母出去工作，家里就只剩老的和小的。太婆和婆都是小脚，但屋里地方熟，走起来不困难，“定！定！定！”两个小表哥冲进来，“登！登！”“阁！阁！阁！”皮鞋在门口响起来，这是外地客人。这静中，能听见——戴在手指上的抵针不见了，忽然煮饭炒菜时，听见油罐“康”的一声，抵针在油罐里。

家婆的屋在得胜营。大屋讲究，石头、砖瓦、木料很实在，髹漆一层又一层，还髹麻打底；等孩子长大星散开去，三几个人住这么高大的屋，轻轻讲话都有“杠、杠”的回声。年份令油漆郁沉……

一路上，蓝布轿子“惹杠！惹杠”地走着。

木里的两年经历，是感官的奇遇和苏醒。就像狗狗忙不迭地用嘴巴咬帮助鼻子闻一样，他的耳朵也很饱足。

王伯家的门"勾勾呷呷"响着打开了，门外一片大雾，一层又一层树影子。

王伯招呼隆庆的方法是放一个炮仗。

> 这一声炮仗把周围的百劳、老鸦、喜鹊、鹭鸶、蝙蝠和杂雀儿们都惊得哇哇叫着满天打团团；前后左右山上这边应一声，那边应一声，轰！轰！轰！跟老远天上响雷一样。

"壳！壳！"这不是砍树，是砍竹子。

五匹马在坡底下溪滩上走。马蹄把青光岩踩得很响，"像人在倒核桃"。

羊吮岩弄给它的米汤好高兴，"就！就！就！"吮完了还含着手指头不放。

松树浓烟往堂屋冒，达格乌（狗）让烟子呛出来往院坝跑，"嗯叱！嗯叱！"打着喷嚏。

> 风老远把画眉叫、潭边瀑布响都传到王伯耳根前。

——这句话好漂亮。传神，又爽朗。王伯好久不回老屋来，风伺候她一下，多情。

写狗狗在木里的开悟神变，是声音："于是两个家伙掀起一阵狂风暴雨，打成一团。狗狗一辈子也没这么疯癫过，仓板嘢里嘭隆响得像打鼓，烟雾腾天，喊杀中带着笑声……"

狗狗说他喜欢木里，在木里他可以和雀儿、树、达格乌说话，它们都懂他的话，他也懂它们的话。“我们就讲、讲、讲、讲，他们都笑，摇来摇去笑。‘达格乌’讲，哪天和我到草坡林去走玩……”

“与天地对话”，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方为不打诳语。

等到被接回朱雀，伤心透了的他听到马蹄踩在河床上的声音：

> 马蹄踩在河底鹅卵石上响得乱七八糟，一点拍子都没有。马可能开心，可能冷……

马进城门洞，像敲乌木梆子，好响好脆！

大雪过后，整条文星街，一下子白成那副样子，原来街上“叮叮”的响动都让雪吸了，静得只剩下“簌！簌！”的脚步声。

上学的路上，一路上听到雀儿叫，沿街还会一路听到木匠拉锯的声音，丝烟铺刨烟丝的声音，补碗匠锔碗的声音……

一群返乡的年轻军人，突发奇想去河滩上“打波斯”（野餐），天朗气清，秋声斑斓，听得见坐骑快活的马嘶，驴鸣似哭，马鸣如笑，“我听到我那匹马在笑”。

还有朱雀的各种音乐活动。

有辰河高腔。起调开始，就是一句唱跟着一句唢呐，那种悠扬婉转，高亢缠绵，伤感柔情，简直是让人一层又一层地往深渊里坠……

有小孩看的布袋戏，一个赤身露体的老头躲在布袋里，用联系全身的线索控制布偶，用嘴模仿出各种声音，加之顿脚声、锣鼓声……“武松打虎”那一场，拳风的声音像打更的竹梆子，壳！壳！壳！木头对木头，大家觉得比打真老虎的脑袋发出的响声还醒神！

还有道场音乐。不要小看这音乐。王伯最服的就是这个。

万寿宫平时深不见底，等做道场满堂蜡烛点起来的时候，里头却变得跟仙宫一样，光线照在菩萨雕像、画像上，都活了。年轻道士们像唱歌一样做法事。“高嗓子，低嗓子，粗嗓子，细嗓子，合在一起，唱成一种让人弄不明白又齐又不齐的好听的声音”；还有鼓、锣、钹、木鱼、磬、钟、烫烫锣、笛子配在一起，加上烧檀香、沉香、云香、茄兰香、紫绛香，大盘香、小盘香，大炷香、小炷香——“好闻的，好听的，好看的都融在脑壳里”，弄得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规规矩矩跪在菩萨跟前，弯起腰，低起脑壳，闭起眼睛，凡尘的事哪样都不想了，让菩萨把魂领走算了”。

硬心肠的王伯为这个放过狠话：“前几年，只要听到朱雀哪家做道场，不管十里百里我都会赶转来。我敢讲，除了万寿宫的道场，哪样都值不得我赶！”

道乐的渊源很古，北魏明帝时候留下来的《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制定出《乐章诵戒新法》，衍生出《华夏诵》《步虚辞》这类道家的韵律。宋朝徽宗时代又编整了不少道教的乐谱，传到元明朝得以认真地整编。

还有外来的音乐：福音堂的人唱歌用人嗓子，天主堂人用戏嗓子。

序子逃学了，周末一群同学牵挂他，来看他，会他。河滩上大家围成一个圈圈，静静地坐着。蓝天、白云，四围群山的绿意——

万年没停、齐眼一片跳着响着的滩声。

十一

古人说象形取意，黄永玉提醒我们注意到还有“象声取意”。看他选字象声，在模拟声音之外，还能看到形象，领会到神趣。

比如婆小脚走路“定！定！”，就比选“顶”更舒心。能显出婆见闻不多但忙个不停、心中有数的形象，甚至还能感觉出老屋地面夯实的土层。

比如深夜开城门——“昂昂昂”，这声音、这字，有城门的样子，长宽高，年份，派头。

竹林里冒土的笋——“颇！颇！”，多让人动心感动的声音啊；这一个字，怕可以入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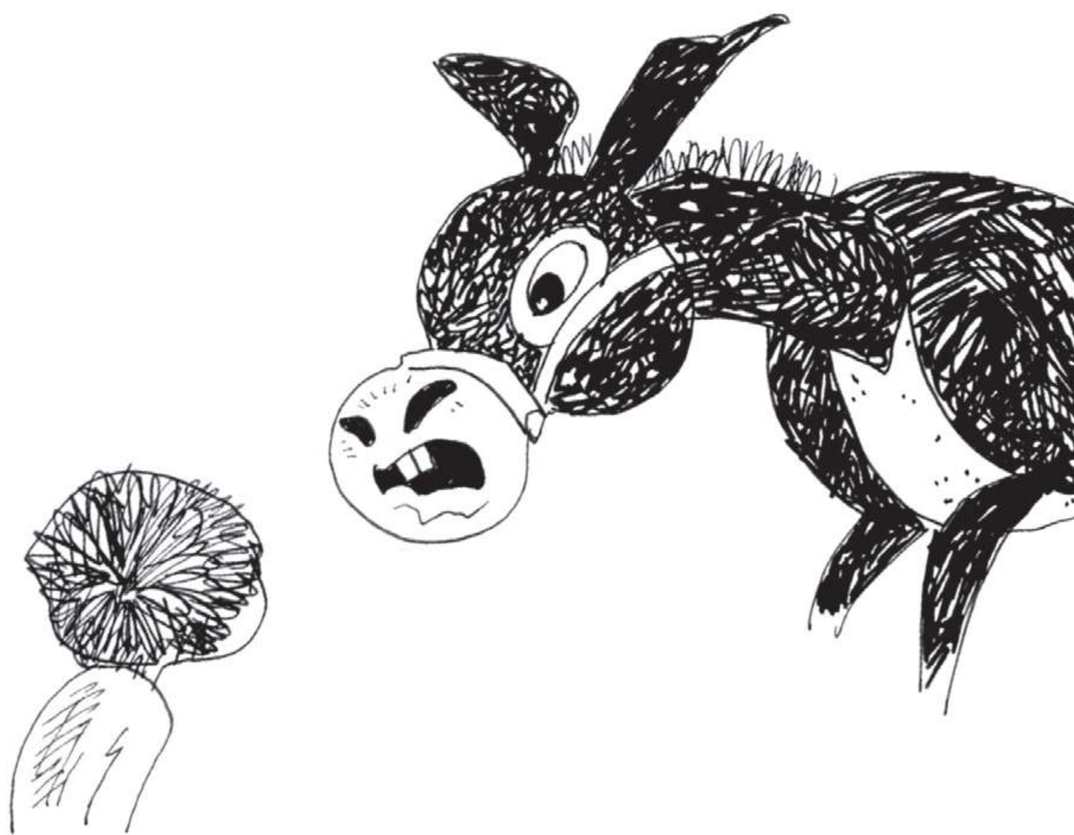
擦枪。最清脆好听的是装回来之后上空膛那“卡那”一声。

街上人戏弄一家父子三人上街，一个模子扣出来的长相和长袍马褂迈方步的走相，用嘴巴为他们配出场锣鼓：“呆、呆、呆、呆——启呆呆；呆、呆、呆——启呆呆！”序子和同学一起弄熟的一点京剧套路，开场白是：“嗒嗒嗒嗒，狂且，荡且，狂且，荡且狂，嗒嗒嗒嗒狂，一嗒一切狂，嗒不且，狂！”



大家排成一字单行走起来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大家排成一字单行走起来。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你逃学啊。

这些选字，仅仅模拟了声音吗？

声音里面有意思，或者说，声音本身就是意思。

池塘让一圈浓浓的菖蒲围着。几只洗得干干净净的绿蛤蟆原来停在猪耳莲叶子上，老远看到序子来，故意“通！通！通！”跳进水里，报送序子说：“这口塘通通是我们的！”

十二

中国古代文学中留下的声音不多，但有一个声音的境界，“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声音是很出境界的，或者“两个黄鹂鸣翠柳”，或

者“欸乃一声山水绿”；或者“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识得声”，或“一声破碎，顿断疑根”。简简单单几个声音，传之久远。

“无愁河”中声音多，且都得到了这个境界的真髓。

写了这么多声音的“无愁河”，却一点也不吵。

朱雀来了一只过路老虎，半夜蓦地响起炸雷一样的吼声，街上狗跟着乱叫。素儒对序子说：“我们岩脑坡人听惯了，一年总有一两回罢。”回城时守门老人再说一遍：“刚才你听到‘啊呜’了罢？……那老虎听嗓子起码一千八百斤，怕是麻阳那边来的那只……”

随着关门声，那一声吼叫沉到群山万壑的寂静中去了。

序子带表妹去城外山顶上玩耍，走时表妹趴在城垛子口对城外喊：“草呀！草呀！我这番走了啊！几时再来看你！”

尖尖嗓子草把它吃了，没有回声；这不是在庙里，在山洼洼里。

朱雀的声音，就是这样以“静”为邻的。

常有一些活动，比如半夜带着鸬鹚放个小船去捕鱼，这点趣味深致，有解人。

半夜三更约两个朋友出来，要的就是这点安静；这点有活动，有颜色，有距离的相聚。

你掉进去干什么？

那时朱雀城还有打更人，那个独自住在山上、生活在人家梦里的打更人唐二相，有点让人心疼的“神经”。有时白天下山来，遇到喜欢的人，会捏着人手杆（胳膊）问：“喂！昨夜间，我那个三更转四更的点子密不密？妙透了是不是？”

黄永玉感叹：

> 有一天，唐二相不在人世了，夜间哪个再来打更给人听呢？
>
> 只剩下玉皇阁、三王庙、文庙殿角尖的铁马铃铛在夜风里叮叮作响了。甚至——
>
> 有一天，那些铁马铃铛也没有了呢？
>
> 夜里，哪样声音都没有了，静悄悄的，夜不像个夜，要好几代人才能习惯的！

这就是那时候的朱雀，声与静，互为可安稳托付的家。

“无愁河”中还写过令人丧胆的凄厉的声音，杀人号：

> 哪天朱雀城衙门要斫人脑壳，一定要放三炮，这规矩让人丧胆。然后犯人一阵尘土从衙门里退出来。
>
> 行刑队伍行动快速，也让人深思，为何犯人在节奏上配合如此之好？
>
> 一路的号音沁人心脾，直插魂魄。高亢、阴险、单调，让一切人听了顿失杂念，坠入空茫。
>
> 一般部队都用军号，军号音调只有5、1、3、5四个。杀人用的是马号，马号利用气量高低可吹出全音，也即是1、2、3、4、5、6、7、1·……马号声亮炸，如刀片铲人。行刑路上显得阴风惨惨。一路只吹两个音符，33333！11111！

这个声音也静，静到极处，“让一切人听了顿失杂念，坠入空茫”。

不像现在，声音像放出家门、没有归宿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吵，人吵，大喇叭吵，车子吵，吵，吵，吵到哪一天忽然停下来，一点声响都没有，到那时候，不晓得人会不会死？”（“无愁河”第二部）

十三

因为有这静，声音会生成智慧。

当然，朱雀人不说“智慧”。

有一天，天麻麻亮，小校场洋鼓洋号猛然响了起来，没料到是老王在搞大检阅。

全城男女老少早饭都不弄了。还有人从床上下来一边扣扣子，提着裤头赶到小校场来的。

黑压压一大片。步、炮、骑来来回回的动作很大。西边高高的司令台上坐着老王和好多脸生的来宾。看样子是老王要显两手给外头来的蒋干们长些见识。

露水浓，两三千人马的序列活动一点都不扬尘。旌旗罗布森严，清亮的口令调度，像凌风铲过的响箭直透人心。沉重的步伐，齐整的马蹄，野战炮轮子滚动，没有任何音乐能够代替，如此鼓舞朱雀人五脏六腑，营养神髓丹田。

大约两句钟光景，所有的兵种都回归东、南、北三面，静穆无声，中间让出空场子。

少焉，日出于东山之上。

这一段，我曾长长久久地看，好像等着那些“没有任何音乐能替代的声音”，能“凌风响箭直投人心”降临。“丹田神髓”，因这一段描写，不是形容词，是可感应到的真实。接下去：

> 四百藤甲兵和长枪队从司令台左右迎着太阳列队而出，摆阵于司令台两边，各距二十步。石师父站在当中，挺胸亮脖，转身向司令台讲了几句苗话，声音柔顺，像是在报告底下将有一场亲密的打啵表演。
>
> 讲完话，猛然闪到台前，转身大声一嚷：“哦毫姆！”

这一段写得真是好透。亦强亦柔，包含极丰富强烈的信息和能量。无怪黄永玉敢说：“朱雀人透过雾气看那阵朦胧的行动，听那有节拍的抽象声音，两三代老百姓肃立观看这种阵势之后，再听到外方人骂朱雀城的人牛皮无边的时候，也就不以为意了。”

十四

我说“无愁河”写出了一个“身在万物中”的世界，不是仅仅指感官对万物有丰富感受，它更确切的价值和意思应该是：“无愁河”中的感官有一条向内、向上的通道，通向心肺肝胆、丹田神髓，通向智慧生成。

黄永玉对朱雀文化有一个特别的表述：小，而结实！

“结实”，是一个明显用于“身体”的形容词，文化“结实”，怎么解？这点出了朱雀文化的身体性，必是千万朱雀人世世代代以完整的“身体感受”砌成的生活，才不沦为空泛，当得起“结实”二字。

十五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诗经》《离骚》，那里面是有一个丰富的万物同在的世界的；“无愁河”以其梅花怒放般鲜艳有力的姿态在这个时候出现，提醒我，身物关系这个衡量文学品质与生命品质的指标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万物同在的世界，正坍缩为人的世界，而“人身”，这个难得的“至宝”，也在坍缩。

当代文学据说是特别注重感官描写和身体感受的，但，和“无愁河”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不同。

去找一本当代小说，看其中的身体感受，和“无愁河”往往有这样的不同：

前者繁复，后者简洁清明。

前者中的声音、形象，往往不完整，作者需要运用想象力、比喻，运用物与物的牵扯，常呈现散乱的状态；而后者一声、一形，都是完整的，一个有一个的声音，一个有一个的形象，有一种高智慧才能达到的清晰性，多有“团神聚气”之感。

前者需要不断强化自己，才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而后者随时保持着和“宁静”的关系。

前者通向欲望，后者则可以通向智慧；前者通向大脑，变成想象力，却也止于大脑，后者联系着内脏肺腑、神髓丹田。前者不自在，后者自在。

十六

有朋友看过我的文字后曾有一信给我：“黄老的文字，我一直也在思考，为什么我的感觉和你不一样，按理来讲，我很长一段时间与山野打交道，我可以更多理解那种童趣，但是不……我感到最不一样的是，人与景，完全是两样的事情——曾写在一文里，远到天边的麦田（诗人眼里的美）我看是‘黄祸’，因为人是要一镰一镰去割的——很多人将割到哭泣，跪倒在地。”他说，“植物完全是它们自己”，“不能一直这样天人合体叙事的”。

是，一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有人不接受“无愁河”。有许多不必追究的理由，但朋友所说，却是关键处——“不能一直这样天人合体叙事的”。是“能”“不能”的问题吗？不是。是“天人合一”的问题。

世界已经变了。但可能一直就在变，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说“五色令人目盲”了。这话中漂亮的悖反，两百年前马克思话中也有，“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

是世界变了的问题，还是需要好好去面对这“悖反”的问题？

十七

“身在万物中”，取自弘一法师留在杭州虎跑的一副对联：“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如许多到过此地、感受过弘一强大波罗密能量的人一样，我也深深地记住了这副对子。只是，若没有对“无愁河”的细读，我也许始终不能对“身在万物中”有深切和肯定的体会；也明白，若没有打通“心在万物上”这条路，“身在万物中”是无意义的。

只是，对“心在万物上”之说我有保留。

这样的分别上下，倒不如王国维讲的“以物观物”。

十八

“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此为有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为无我之境。（《人间词话》）

若有上下之说，那么为何人“降”为物时，却可以“以物观物”？（体会这个“观”字，未必是眼睛之“看”，反而可能是黜眼目之明、罢耳根之聪后，反求人身深处的一种智慧。）

若直觉能明白，世上确有“以物观物”的境界，那其实是大家对万物有灵的原始生命阶段，虽已不在其中，尚未彻底远离。

“无愁河”第一部六十万字，不以故事做情节，不以情感做线索，为什么还立得起来？还这么活活泼泼有魅力？就在于它的身体性。“无愁河”对当代文学的贡献，黄永玉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就是保留了一个“以物观物”、与万物相通的人身，古老的身体智慧。

十九

序子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体经历，学拳。

学到第三位师傅，序子有了对功夫的理解：“棍法特别的细致严格和讲究，讲究就是雅致，把人品都提起来了。”

学拳的成果，固然表现在小小年纪即可自卫摆平来犯者、五六十岁还能“扯旗风”，更表现在多年后还能记住爷爷的话：

要没有打拳就活不到今天了。打拳强身，还练“精神”，做个正派人。越练越和平讲礼。

观不染，听不染……相对来说，在“无愁河”中的各种眼耳鼻舌体验中，味觉有染。其中能嗅到一丝耽溺的气息。黄永玉不是神仙。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说：“……下辈子让它们吃我！”

優城香[illegible]

。。雞叫

也是一副黄永玉先生关于凤凰的自撰对联，聊天时一时记不全了，画两个圈代替。后来想起来，应是：『两岸香开橘和柚，满城鸡叫月与星』。

人情中间，不留痕迹最好

——黄永玉的“家教”

一

黄永玉小时候，睡过马槽。

三岁多那年去家婆家。家婆让他跟自己睡一床，睡脚那头。半夜醒来，发现下头空了，吓得坐起来。小孩哪里去了？一家人都惊动，点灯过来找，发现睡到墙角的狗群里去了。原来，小孩子怕紧挨着的家婆小脚，心惊胆战蹑手蹑脚爬走了。第二天，幺舅抬来一具刚做好的马槽，又搬两捆冒着香味的新鲜稻草铺好，再加棕垫、棉垫、枕头——“狗狗，你喜欢吗？”狗狗猛点头！二舅娘有点担心狗狗妈见怪，睡马槽，合不合礼数？家婆说：“她是读书人，懂得这种趣味！”

睡过谷仓。

那是三四岁被保姆王伯带着逃命到木里，王伯给他找来苗崽岩弄做伴，安排岩弄睡谷仓。狗狗一清早去找岩弄，惊呆了，没想到一个睡觉的地方可以这么好玩：岩弄一张胖胖红脸在当中，周围塞满带毛的乌黑、雪白、亮黄各种像被窝的东西（各种野物皮：熊娘、野山羊、狐狸、狼皮……），温暖好闻的味道往外冒。这让狗狗爆发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兴，一边往仓里爬，往毛皮堆里的岩弄身上扑，一边说：“我来了！”……

逃学时，还在河滩岩头下松皮壳搭成的篷子里住了七八天，没门没窗，苗老汉潇洒的栖身所。

黄永玉是传奇的，人们也都是爱说爱看传奇。

这些都是“无愁河”中有趣奇妙的细节。只是，忽然看到作者写到那张天天睡的床了：

> 序子和弟弟子厚睡爸妈脚这头。那一头爸妈中间还夹着个两岁多的子光。这床，睡了二大三小居然不嫌挤，像口暖和的鸟巢……吹了美孚灯，放下帐子，大家钻进被窝，想讲话就讲两句，不想讲话闷头便睡。一宵就这么过去了。

接着，黄永玉以几十年以后的心情写道：

> 人的这种窝，你长大以后就会明白，它牵住你一辈子的脑壳，牵住你的心。你受苦受难的时候，孤独伤心的时候，流落他乡的时候，被负义的人出卖的时候，你明明晓得那个窝和曾同在一窝里的人都星散了，流离了，他们一下子都会跑回你的心里，还是原来的容颜来安慰你，带回往日被窝里的温暖，跟你那么近的眼睛看着眼睛，微笑……

“无愁河”第一部“朱雀城”三卷，记叙故乡生活十二年。对这部长卷，有很多种读法；这鸟巢一样的床，触动了我对黄永玉家和家教的留意。它好像让我看到一些东西，在黄永玉变幻不居的奇遇和各种清奇古怪的因缘下，有个不显眼、但稳定要紧的“常”。他的家教，他一生德性的底子。

二

黄永玉这个“浪荡汉子”，是个几百年读书人家种子（倒是给人文雅印象的沈从文先生，是军人家庭出身）。黄家祖屋叫“古椿书屋”，凤凰有名的私塾馆。文庙在这条街上建起来后，衙门要找人看守管理，做些祭辰仪式的准备工作，便就近选了这个文雅规矩的人家担任这个职务。所以，黄家在凤凰还兼着看守文庙。从四百年前的老祖宗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笔墨砚台。“无愁河”中太婆说：

> 我们家不买田，买田造孽！一块砚田足够了。

这算得黄家第一个家训?

黄永玉小时候，和太婆、婆、爸、妈住在一起，周围还有很多热闹的表姑亲，包括沈从文家；得胜营那边有家婆、几个舅舅和舅妈。他是爸妈的长子，慢慢来了几个弟弟。

爷爷黄镜铭（书中叫张镜民）常年在外做事，参与过谭嗣同的葬仪，又帮从民国总理位子退下来的熊希龄经营香山慈幼院。用严峻的脾气和人格，在千百里之外维持着一个家的格局。书里描写爷爷的威望，很有趣。偶尔回来一趟，吃饭时儿子站立旁边伺候，所谓“伺候”，就是挨骂，“自己挨骂或听骂别人都要随时应答唯诺”，“像个讨饭的”。家里有这样一位老人，容不得子孙辈轻浮，每每要掂掂自己的分量，是否自重。黄永玉说，爷爷的严峻像明矾，让一屋人、一缸子水的头脑都清澈起来。有次人说他像爷，把狗狗吓得在心里打个冷战：像他？一辈子不会笑?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爷爷大笑。

爷爷不在的时候，家里气氛是宽舒有容的。太婆虽然眼睛瞎了，仍然是享有最高尊敬和权威的长辈。一个心怀宽广、头脑清晰、文雅安详的太婆，读过书，年轻时还善吹箫；懂人情，宽容人。懂自己那个厉辣王儿子（爷爷），也懂那些在厉辣王面前战战兢兢的孙辈。无疾终老。

爸黄玉书（书中叫张幼麟）少年时跟着爷爷在外漂泊，东西南北都走过，世面见得多，又得风气之先受过西式教育。后来回到家乡做音乐老师，任文昌阁小学校长。

妈杨光慧（书里叫柳惠）是女校校长（是不是更厉害？）。小时候曾跟做宁波知府的外公在宁波住过，后来外公在任上去世，和外婆千辛万苦把灵柩从宁波盘回来。桃源省二师范毕业，先在常德一所女子学校做教务主任，后来回凤凰担任了新创办的女子小学校长。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幼麟大厨。

爸妈在常德自由恋爱结婚。以前爸在老家定过亲，“自由”以后，那门亲就黄了。不过，“无愁河”没有“五四”小说里的激烈、幽怨。那个姑娘后来嫁了别人，“别人”在军中阵亡后，她独自带着女儿过，仍然在不远的街上做着邻居。“容止端正”，“有一点宋庆龄的颜色”。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只要说一声，爸爸会“全心全意去做”。

这个地方的人心秩序，有比“爱情”更高的统治者。

黄永玉的父亲性子温和开通，有经历，也有修养，样样事有一种艺术家的兴趣在里头。无师自通地画画，通草画得过巴拿马展览的奖牌，在学校鼓励开展体育教育。拿音乐家的耳朵去听厨房的锅盆碗盏交响，有兴致时会下厨弄几个让大家惊叹的菜，或晚上静悄悄发明一个烤箱出来给家人一人做一块蛋糕……他对新鲜东西有兴趣！没听他打骂过孩子，甚至，不大“教育”。他更信的教育是“浸润”。序子逃学三个多月，最后是失踪了才发现有这回事，一家人、几家人都懵了。八天后自己一步步走回来，心里防备着一有动静就转身跑。父亲得消息一阵风地出来，却只站在门口，微笑着向他轻轻招手……这个场景，做儿子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吧！

母亲的个性更鲜明些，当女校校长，带领学生上街游行，自己抹一个花脸装扮成“帝国主义”。事后脸上的花花绿绿洋碱都洗不干净。她自己大大方方，“这有哪样好笑的？戴个面纱，跟学生讲清楚，也算对她们的教育！”“我前几年转朱雀，不梳髻子，剪短头发、穿裙，城里不也笑？让他们笑好了，笑笑，也就不笑了。”她整天忙，还不怕管闲事。

爸妈都是早期共产党员，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时差点被杀头，逃亡两年。后来被湘西统领陈渠珍宽赦。晓得他们不过是读书人，依旧回家乡来当老师，当校长。

三

“无愁河”是一部可以“兴”，可以“观”的书。兴，来自黄永玉的兴趣，八九十岁的人了，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日子，还有那么好、没有被污染损坏的兴趣；观，可以看的东西就多了。黄永玉曾说，在故乡的十几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后一段好日子。那时凤凰古老的传统还浓郁着，又有一股新风气进来，陈渠珍保守着这方土地，施行湘西自治，期冀实现他大同世界的理想。而就黄永玉个人性情来说，则可以观其“奇”，也能观其“正”。读“无愁河”，时不时在一些地方会被触动一下：哦，他的家教是这样的！

关于读书，后来成了忘年交的爷爷给过他和学校不一样的教育：“学堂那些书读下去是有用的，像盖房子砌墙脚。”但砌墙脚不等于盖房子。“盖房子要靠以后不停读课外的书。”“有的读书人蠢，一辈子砌墙脚，一间房子都冇盖成。”爷爷强调长大做事情，交朋友，读课外书，才是盖房子的学问：

> 学堂读书，用不着天天想考第一。很费力，没哪样用，过得去就行。——这点道理爷爷讲的跟学堂不一样，爷爷是对的。你记得住吗？

爸也给过“不能只读一本书”的教育：

> 你听我讲，不管你以后长大成人是穷是富，当不当名人专家，多懂点稀奇古怪的知识还是占便宜的，起码是个快活人；不会一哄而起只读一本书，个个变成蠢人。
>
> 从今天起，你可以随便翻我书柜的书。

除了读书，还有打拳，是父母送他一生的随身礼。让黄永玉拜师学拳，有朱雀自古尚武的风气影响，也是爸的主意，希望这个木讷的儿子，能打拳开点心胸。爷爷对他讲了自己打拳的心得："要没有打拳就活不到今天了。打拳强身，还练'精神'，做个正派人。越练越和平讲礼。"黄家还富裕的时候，爸提着金华火腿给他请师傅，后来没有经济条件了，一个人当家的妈，碰到别人向她借家里院子学拳，她提出的条件是，不要钱，要让序子一起学。拳里头的内容就多了，呼吸吐纳，走一步、看三步的眼光，讲究的棍法——"讲究就是雅致，把人品都提起来"……

这些大处的家教，在黄永玉一生中都能看到痕迹。

还有更大的。孝、善，大德性，不过"无愁河"不在这上头发言，靠读者自己体会。像那么"凶"的爷爷，在太婆面前的恭敬体恤；像妈，街上来了河南逃荒来的母女，先把她们带回家，管吃饱饭，然后，去找县长，"这是中国的苦黎民啊！"县长不管，让她自己管，她就管起来。十五岁的大妹崽放在自己家头，做杂事；娘放到学堂，给个工人名分，带着小妹崽……结束了蒙难母女的流离苦。真行善。

四

有一次听黄先生聊天，说到有个朋友曾经的误会，黄先生轻轻说了一句："他不了解我从小受的教育。"让我心头跳一下。他这个年龄，还固守着一些东西呢。

"无愁河"中有些小地方：

"你喝汤、吃饭没有声音。"

"嗯！"

“我问你！”爷爷说，“你就回答。”

“猪吃饭才有声音。”序子说，“还有，寝不言，食不语……”一边低头吃得很认真。

爷爷看着序子，夹了一块牛肉巴子放在序子饭上。序子说：“多谢！”

“有人教你的罢？”

“嗯！爸和妈讲过，小地方也要注意。”

还有不少小地方。

像，不要说空话。

像，莫拿人的闪失笑谈。

像，家婆家的女佣打破了玻璃金鱼缸，家婆一句话都不责备，只说以后走路要慢一点，搬东西稍微欠点腰。其实那鱼缸是她做新嫁娘时人家送的，几十年了。不谴责做事人无心的过错，用以后的方案来代替。

……

不要小看这种小地方。

这种日常小事的要求，有它的厉害。有点让人想起“戒行”。佛经里说，持戒的人会像穿铠甲，有庄严相，能自我保护。黄永玉一生经历的苦难日子那么多，是什么在保护他呢？难说不是这种小地方的“持戒修行”！

湘西是有“死亡当作诞生，人头代替筹码；一句话就是百世承诺，几梭子了结一世英名”这样壮烈英奇的名声的，只是，若着意渲染这

种“风情”，也容易形成一种抽象；“无愁河”让人看到每天的日子，亲人间的颜色，黄永玉的“奇”有了“正”的骨子，“奇”才不会成为一种表演性的生命姿态，能看到里面的踏实、正派、真性情……中国人上千年的家教。

爸的蕴藉（在欢喜难过的事上都不过分，忍得住）、妈的“直”、幺舅的潇洒严厉、幺舅娘的健康漂亮、二舅的痴、二舅娘的贤惠、婆的沉默劳作……是序子天天沉浸其中的身教。在这样的家庭中，小小年龄的序子心头开始有了同情，从保姆王伯、二舅娘、妈，到秋瑾、杜十娘、宋庆龄，他有了广大又孩子气的同情：天下做女的都苦。“那些贤惠，都该叫苦！”恒河沙数般，各种不同的苦。

五

真正斗硬的家教，在遇到困难时来了。

黄家的家道无形地跟着湘西的命运一起走下坡路（陈渠珍被蒋介石调走，外来人接管湘西）。先是莫名地烧了一场火，祖屋没了。要重新盖房置业，一切要钱不说，还需要人亲力亲为。幼麟于是辞了职。房子修好没多久，爷爷在芷江过世。家里两个经济来源都没了。家里七八口人，只靠一个妈。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久。朋友劝幼麟出去找事做。他犹豫，妈忽然想明白了：“太平年月无所谓，这场合粘在一起不行！大家都珍惜你，你要自重，端出个男子汉派头来！”

爸说走就走了。

妈的校长不久也被辞了，怪她家累太重，照顾不好学校。

于是，一家人都要等黄玉书每月托人带钱回来。竟然没多久就到了吃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黄永玉小小年龄也被打发出去要钱（不是乞

讨，是爸托人带来的钱被人吞了，于是他一天天坐到人家门口去等那个躲着不见人的人）。

黄永玉带小弟弟过街，被人讲穿旧衣服，他心头怄。妈跟他说，人一辈子过的就是人怄人的日子。要不是你怄人，就是人怄你。多为人想，就不会去怄人。多为自家想，就不怕人怄。自己做自己的事，读书发奋，做个有头脑的人。“你长大就会明白，人要经得起怄。要看得开。要一辈想到自己是读书人，再穷再苦就不在乎了。”

这个妈，笃悠悠跟儿子说：

> 妈妈一辈子没有苦过，眼看苦就要上门了，妈要和爸爸带着你们一步一步顶着，算是件有意思的事。

人走上坡路固然好，下坡路走得漂亮，才是真东西出来了。爸知道妈“心里不好过就是肚子里忍得住”，佩服她。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送哥哥走了。

这些，是黄永玉的家教。也算给他准备好了漂泊、随行一生的资粮吧！

六

我也在读“无愁河”的时候受教。有两句在别处没听到过的话，印象格外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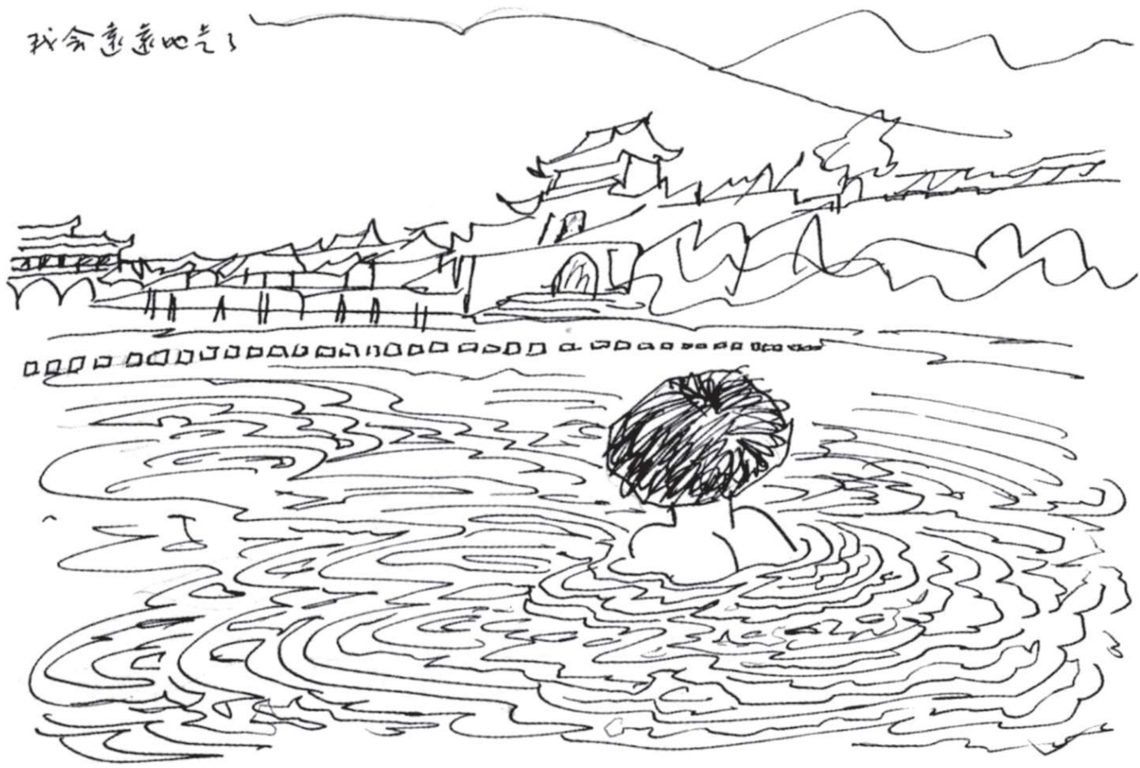
一句，是祖屋烧了，爸的朋友来问钱够不够，要不要跟另一个好朋友说一下，爸说：

> 算了！办事勉强一点好。

一句，是爷爷难得回来一趟，请人吃饭，却不请老熟人。认为“俗的俗了，猛的猛了，阔的阔了，相见无颜色，会把简单的意思弄复杂”。只想和些不相干的有意思的人喝喝酒、看看花。爷爷说：

> 人情中间，不留痕迹最好。

也许是和我哪里因缘投合了，这两句话，印象特别深。像光一样照进我心头一个懵懂的地方，也像金刚石划玻璃，没有锋刃，靠硬度，就划开了一个世界。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我会远远地走了。

高高朱雀城

朱雀城海拔一千零二十市尺高。春天树上长芽开花；夏天来蚊子、苍蝇，下河洗澡；秋天穿夹衣，树上飘黄叶，坡上赶鹌鹑，人心里清爽又凄凉；冬天买炭烤火，落雪，常绿树叶上结冰，屋檐底下挂“鼻泥”。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完全规规矩矩按黄历行事。

读到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前后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渐渐地，这高高朱雀城长进心里，那是一群山，是一条河；也是一幅人凭着性情、忠诚、才气、命运与之打了上千年交道，彼此接纳、彼此眷顾、顺势迁徙、相互衬托的精神抖擞的长卷，是一首“清爽又凄凉”的圣歌。

是见识过“山川之美，神明之容”的人，为我们留下的杰作。

老师长的这块领地真有点像是由于历史的疏忽遗忘被打落在今天的世界里的，那么一小粒，那么厉辣、那么雄强、那么狠毒、那么讲究文化、那么五脏俱全，又那么妙趣横生……

还有：

清水河从上头峡谷出来。周围绿的小山、蓝的大山，早晨的太阳、夜间的月亮，远处挂满房屋的三拱“虹桥”，巍峨的四座城楼子；人们来来去去，穿进穿出，靠这些养人的山川形胜长大、长精神、长脾气、长辨别力量……

读黄永玉，并不难；行文都是白话，比白话还贴近人心的口语、方言；所说之事，都在人情之内，且透彻、清明，没有什么弯弯绕，或晦暗难明处。

可是，要懂这种种明明白白的好处，还是有好多无形之“隔”，须破了才行。

1.行当之隔。

木刻家、画家黄永玉，一直以来就是文章好手，像白描小令一般的《往日，故乡的情话》，像浓墨重彩画般的“比我老的老头”系列，但终究有些像写作圈里的票友，你很难做出将文学、人生里头的重大问题交给他来承担的潜在选择，因为以为他会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形式表达他最核心的诉求。可是，一部“无愁河”，改变颜色，黄永玉将这些重大问题全部接管了。

2.时代之隔。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写于“当代”的“现代文学”，是生活于二十世纪末的人讲述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生活”，这已经需要有不凡的笔力，才能打通这个时代之隔；况且，它又简直泯灭现代、当代，是焕然跃出的“古典文学”！读黄永玉，需要把这些现代、当代、古代的意象、隔膜，都通通破了才行。

3.地域之隔。

地域之隔，一方面表现为现代都市与湘西朱雀城的距离，但更表现为抽象的“故乡与他乡”观念之隔。若将“无愁河”仅仅看作是作家对凤凰老家的地方性回忆录，那就大大缩小了它的意义。黄永玉一生浪迹天涯，长期居住过的城市就有香港、北京、意大利的翡冷翠（今译佛罗伦萨），可是，却是爱家乡爱得罕见的极少数人之一。要懂他，

需要明白这个世界性背景，能走得出去，才能看出其中打破隔断地转回来——这个游子带着征服了世界的全部信息，带着对百年来文化故乡危机的承担，带动着你、我、他这百年来莫辨家乡异乡的起起落落动荡情感，强大地归来。

一、从“长河”到“无愁河”

我揣想，黄永玉是在1988年底萌发写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念头的。那一年，沈从文先生，他怀着近乎虔诚的情感终身尊敬、爱戴的表叔去世了，那一年，他在香港写下了近三万字的怀念文章《这些忧郁的碎屑》。这不是简单的回忆，是一种带着哀痛、绝望、近乎慌乱的打捞，他写他眼里的沈从文，写沈从文从来“一声不吭”的“滚烫”的家世，写沈从文和他共同的家乡，那些造就了沈从文的山水、人情、气味。在黄永玉的哀痛里，有一种巨大的遗憾，“我是特别喜欢从文表叔写的《长河》的”，“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伴随哀痛和慌乱一起，我猜想，一种对故乡文化情感上的使命，也如茫茫夜色降临、无可推卸地落到了黄永玉的身上。没有人可以推让了，表叔去世了，“真的死了”。只有靠自己一个人，去度过暗夜，迎接黎明了。

在这篇文章里，黄永玉说出了他对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给外省有教养的人看呢，还是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

那一年，沈从文八十六岁，黄永玉六十四岁。

沈从文写作《长河》的时候，四十岁。一般来说，四十岁，是出好作品的时候，可是，将《长河》与“无愁河”比，如何呢？我认为萌芽于黄永玉六十岁的“无愁河”，可以看出明显的递进。若我的猜测不

错，那么两部作品之间，从主观年龄来说，黄永玉大了二十多岁，从外部世界来说，时代又前进了四十多年；这些时间因素，对他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

> 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

这个视角，这个支配了《长河》的视角，是很“现代”的。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读沈先生的作品常令人想起鲁迅的作品，想起《故乡》《社戏》（沈先生最初拿笔，就是受了鲁迅以农村回忆为题材的小说的影响，思想上也必然受其影响）。”这里所说的鲁迅的思想，是在一种“哀其不幸”的大前提下的思想，是被民族家国的内忧外患控制住了的一种时代思潮。一个从山里出来的孩子，到大城市受了种种“文明”的洗礼，特别是了解到在世界上家国和民族令人悲愁的地位，他被震慑住了，他既摆脱不了对家乡的爱，又克服不了用外来人的眼光去打量它，默默衡量它在将来的出路，他看到出路了吗？“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长河》题记）

沈先生的笔，对故乡的一切是“爱抚”，是抒情的讲述，是深邃的，却也带着一种软弱的气质，“三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

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是不是爱必然伴随着软弱呢？当没有读过黄永玉这拿木刻刀作画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时，没有读过这本来是打猎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时，我以为那是必然的。但是不。

当黄永玉四五十年后再来面对这个题材时，那个时代的思想之象已不再将他笼罩（也许从来就没有罩住过？），他爱这条河，只是爱着，就像一个雄强的儿子爱着母亲，既得到太多，亦毫无保留地爱，和崇拜。这种爱不曾让他软弱，反而让他美满、强大。是因为什么缘故呢，黄永玉好像比沈从文先生从故乡继承了更多，更解得故乡的一些妙处，如厉辣、浓野、深刻的威望……对沈先生笔下种种“无望的美”，黄永玉的笔下出现了一个肯定：“是的，也许无望吧，可是，还是美的！”看看这部作品，每一个字都在赞美！凤凰城改名为“朱雀城”，想来一方面是黄先生希望能自由不受拘束地抒写刻画，同时也寄寓了他对现实有所超越的理想吧。

比较起来，沈先生的“长河”，有点像挽歌，它的庄严与悲哀，是有一点自然主义的；这是一条“奔流到海不复回”、似乎单向的河。而黄永玉先生的“无愁河”，却重在一个“无”字。因有了这个“无”，忧愁的长河婉转、反复起来，有了两个互为张力的方向。无，在这里不是一个形容词，它并非在形容一个没有忧愁的世外桃源，无，是一个动词，寄放着作家黄永玉逆流而上的身影。故乡与时代，把他顺流送到外面的世界来，而现在，他要凭自己的力气逆流而上，不仅是回家，更是肩负为故乡、为自己，把忧愁打扫干净的使命。

现在来看看，他是怎么逆流而上的。

二、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

爷爷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从北京回来，见到这个长孙，当着全家人说，这孩子“近乎丑”！

不是随便人敢说这句话的。妈妈是本县最高学府，女子小学校长，爸爸是男子小学校长。

晚上，妈妈把爷爷的话告诉爸爸。“嗳！无所谓。”爸爸说。

孩子肿眼泡、扁鼻子、嘴大、凸脑门、扇风耳，幸好长得胖，一胖遮百丑。

这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开头。

他坐在窗台上。

前房九十五岁的瞎眼太婆（爸爸的祖母）坐在火炉膛边的矮靠椅上：

“狗狗！”

没有回答。

“狗狗！狗狗你在吗？”

“在。”

“在，为哪样不答应我？”

“我怕跌，我下不来。”

“下不来，也好答应我。”

“喔！”

“那你在做哪样？”

“我没做哪样，我坐着。”

“嗳！你乖，等响午炮爸妈就放学了——你想屙尿吗？想就叫婆，婆在灶房。”

“我没想屙尿。”

“那好！想讲话吗？想，就和我讲……”

“讲过了。”

太婆笑了。

一个太婆，一个婆，和狗狗。屋里就剩下他们三人。

小说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开始。一老一小。好像看见小的仍然沉浸在混沌未开的观察、体会、沉思中，老的，把他从那里拉出来一下，承认失败了，她懂那个境界，她笑了，放手让他仍待在那里。非常和煦，非常动人。

黄先生的自传体小说——“哦，听说过听说过，二十万字，听说只写到四岁多！”有人说着就忍不住笑了。他的意思是，那老先生要准备写到多长啊？写到多长，我也不清楚。但神就神在，这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岁到四岁的经历、体验，绵绵若存，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若定海神针一般，定得住汪洋大海。这个两岁多的孩子，好像还呼吸着来自母腹和子宫的气息，安全地、稳稳地，坐在窗台上。神魂，一半缭绕在屋子里，一半，觑着窗子外的世界。

孩子的视角。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角度。黄先生文中也做过幽默的洗刷：“他不像六七岁以上的孩子那么‘天真’，他还‘老成’得很！”

若“天真”这个近于滥用的词表示一种已经开始迎合成人世界的“乖相”，那这个孩子的“老成”，便形容其与一种原始古老的生命力量尚未

断绝联系的特点，古意弥漫，还暗示其中有一种能护守、会将外物反弹出去的强悍本能。你以为我小可以欺负吗？来试试！

欺负，未必是身体的挑衅，还有智力、情绪上，对本真状态的一种沾染、误导。

孩子的视角，在魔幻现实主义中也曾被广泛使用，可是，两者仍有不同。在魔幻现实主义那里，有很多渲染、夸张。而夸张，按艾略特的形容，是力量不够的标志。黄先生这里没有夸张。这个孩子，够老成，简直就是“理性”！用爷爷的话说：能自持——“这孩子才两岁多颇能自持，可以！”自持，不完全是儿童教育得来的，还是朱雀城多少代人气质的积累、遗传、渗透。这个“老成”，包含着一种“深厚”，一种“正”。

> 窗台木头又厚又老，好多代孩子把它磨得滑溜、滑溜了……孩子玩腻了，便一层一层沿着下到地上……大清早就有太阳。长到鼻子跟前的树丛直漫到城墙那头。过了城墙，绿草坡一层又一层，由绿渐渐变成灰蓝，跟云和天混在一起。多少多少代的孩子都爱上这里来坐，像候鸟一样。

这段时间中，一方面是狗狗缓慢的、无自觉的成长，一方面各种天下大事小事同时在进行，在自然地展开。

凤凰是近现代史上的名城，大大小小的历史人物出过不少，在曾国藩统帅的湘军中，由凤凰人组成的“竿军”就战功卓著，涌现过一批优秀的青年，最著名的田兴恕（见《从文自传》），应是在“无愁河”中得到更细致描写的“跟孙中山、黄兴是熟人”的田爷爷；其次，在被授予提督衔的人中，有沈从文先生的祖父。复次，民国期间，凤凰籍的国民党将军就达三十四人（李辉《在凤凰的日子》），政治家熊希龄亦出于此。“无愁河”中，对这些人物大多有所涉及。这些走出凤

凰的人，具体、鲜活地传递着山外世界的信息，让朱雀和世界形成一种真实、生动、不抽象的关系。狗狗的爷爷，镜民先生，在北京跟秉三（熊希龄）办起了香山慈幼院，跟谭嗣同是知交，“很侠义的人格，经营过他的埋葬”；印瞎子，陪毛润之走遍半个湖南省，做了个报告；孙瞎子（应是沈从文先生的大哥），顶天立地的大孝子，千里寻父，在东北找回了刺杀袁世凯未果、流落他乡的父亲；李叔同先生吗？在日本见过，一表人才的咧。祖父一辈是这样，父母一辈，自然就不同些，狗狗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未破裂之前，和平又激进地，在朱雀城自由恋爱结婚，办学堂、游行、打菩萨……而朱雀城的内涵还不仅于此，九十五岁的太婆，联系着更悠远优美和深厚的传统；王伯，通向广大的乡村；隆庆，通向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活和文明……

这段经历，有着非常真实的特点。一方面，黄先生把这个阶段孩子的特点写得准，另一方面，由孩子的接触、看、记忆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一切，时间、地点、人物、天气、味道、人和人的关系、感觉……也非常准确。由于这二者交相辉映的真实，令人非常着迷。狗狗坐在窗台上，就只看得见窗前的那一点点颜色、光线，什么也不晓得吗？不见得。作品写到的一切，比如幼麟（狗狗的爸）带着一群朋友，出城去接爷爷的那个下午，那每个人的神气，每句对话、议论，那么生动、稳重、透明的呈现，简直就像是一字字、一句句，落在狗狗毫不惊扰的神识中。说他都晓得，完全是可能的。

这里就牵涉到一种“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功夫”了。黄先生评张乐平漫画时说过一句话：

> 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
>
> 左边、右边、正面、侧面、上边、下边，怎么看都是他。又没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

写“无愁河”，黄先生也用的是这个功夫：修炼、靠自己凝神定位！对比写于1950年的《火里凤凰》，可以看到在同样的事实记叙面前，“无愁河”中多了黄先生“入其内”的“功夫”。

沈先生曾说到自己的“看”——“我永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静止中，我皆能抓定她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看”是很说明沈先生创作状态的一个词，比较起来，黄先生的状态更接近于“听”。“无愁河”是“老成人”狗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来的。这是由画家黄永玉给文学带来的一种特殊的艺术状态，也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生命状态。

三、整幅生命之美

“无愁河”的第一部，总共写了多少人物？数数看：

九十五岁的太婆，六十多岁的婆，七岁的沅姐带狗狗，轮流来陪狗狗玩的喜喜、保大、毛大、柏茂，爸，妈……这是狗狗最身边的人。

爷爷，七十四岁了，还在外头做事，扯忽闪一般地回来过一回。人不在，却是这个家的主心骨。那一台月亮下、花树中的宴会，就是因为他回来摆的。请客，顺手写了两个做菜师傅：凉水洞那里的廖老板（该加上一个内老板），做桌席的蓝师傅。

爸爸名字叫幼麟，有一群朋友，教算术的高素儒、教国语的黎松琴、楠木坪方麻子方吉和弟弟方胖子方若、教美术的胡籍春……

妈妈的名字叫柳惠，也有一群同事朋友。

亲戚，爸爸的姐姐、姐夫倪仁堂、大伯婆、北门上的印瞎子、孙家三表叔得豫（二表叔就是已经在北京“卖文”的沈从文）……

太婆过世了，狗狗被装进箩筐挑到外婆家去，一路上，挑担子的吴老满和跟着照拂的滕娘“吵场合”。

到了胜营那边的外婆家，又是一群人物。家婆（家公在宁波当知府的时候，家婆已是全城闻名的美人），二舅（小时候得过病，脑子停止发育了，只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出门只看家，跟二舅娘服侍家婆，狗狗来了他最高兴）；幺舅是个军人，四舅当盐局局长住在城里，是个新式人物，开相馆，还来放了一盘电影。对了，还有幺舅娘！

在得胜营，发生了陈氏妹和“地鼓牛”让人泡死在城门外荷塘里、衣服给剥得精光的事件。“全得胜营的伤心是少见的”——这句话，平衡了一部《萧萧》，也平衡了多少部“反礼教”的“启蒙小说”！他找到了来自内部的对悲剧的化解力量。

从上海来朱雀办水银生意的季先生。在坎子边上卖蒸红苕的曾伯和曾伯娘。

朱雀城里几个著名的“朝神”（精神病）、一两个醒醒家：羝怀子，罗师爷，老祥，打更的唐二相，萧朝婆，侯哑子……个个是让人心痛心酸的妙人。

还有像做花筒的姑爷一样“有年节艺术脾气的人”，朱雀城公共的手艺人们：那个叫“亲爱”的剃头师傅，那个专门帮老人家用泥巴做肖像的麻阳人——做完之后像得不得了，连老人家自己看了也心寒——做啥要心寒？黄永玉真是好大胆的笔墨，形容绝了！

过年时爸爸妈妈带着狗狗拜年，又见识朱雀城有威望的上一辈：田爷爷、老师长；放风筝时遇到的曾老三、滕老先生、老了的杨大嫂……

当然了，还有木里的重头戏，那几个人：王伯、隆庆、岩弄。隆庆是神一样的人物，岩弄是小王子。再附带写写“狗屎”和“芹菜”……

多少人了？五六十个怕不止，这部作品所呈现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关键是一个有一个的神气，一个有一个的音容笑貌，全都是活的。

人的活动，大多顺着节气来：清明上坟挂纸，端午划龙舟，中秋吃月饼，过年舞龙灯……

还有那些“场合”，神气不比人物差，是另一种悠久的活物。

古椿书屋，四百多年了，子孙繁衍、来来去去。院坝铺着宁静的细石板，放着大金鱼缸，水石假山，长满三七和虎耳草。南面是伸到天上去的白影壁和大门，西边是大椿树，专门为它做了条同子，拱门上写“古椿书屋”四字。东边是连南墙的书房。一排花格子和玻璃窗。北边是正屋，楼上楼下前后八间房、二大二小前后厅。正厅平时上着八扇高格子窗，喜庆节日或是随便哪天高兴，便整批取下登时成一个场厅。后厅通向后院……后院后面是厨房、天井、厕所，侧门又通向分了家的大伯娘家的院坝。北门街后门口，隔壁右手是周家染坊。北门街五六步宽可上城墙，胆子大可以上城垛子坐着，看北门河外光景。周家染坊搭了高高的木架子晾晒染好的蓝布，间或也有几丈长的彩布，飘起来，好看！

更有东城门口的凉水洞、接官亭，城里头的东正街、道门口，沙湾万寿宫门外宽宽的岩板院坝大树底下，西门外过桥的一大片地叫赤塘坪，是个行刑砍脑壳的地方；岩脑坡在南门外，过永丰桥直走往上，走，走走，就是了。朱雀城拔尖的大家宅第在这里居乡。往山上走，一路三千多石坎子，树木森穆郁葱，山谷有庙有和尚……

有花。那些随处都见到的、长到你生命中来的花，沿河吊脚楼前后左右、高低上下伸出的许多花树，让人“忍不住见一棵爱一棵”；还有那“十来种果子杂花交叠一起，加上千千万万蜜蜂轰成一团”的花树院坝，开花时节，孩子们是它们的守卫。

有狗。岩龙的狗“达格乌”，伸出前爪来握手；幺舅屋里大大小小八只狗，名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叫谁谁到，要是叫声“都来！”便都一齐拥上。这是帮忙打猎的狗。

岩鹰在天上打转，河里有鸬鹚，鸬鹚不得开交地忙……

有鸟。灰蓝、长尾、红嘴巴“蛇赶鹊”、岩鹰、老鸦、喜鹊，这些是冷天都不飞走的。

水缸边、假山上的虎耳草，担子“惹杠！惹杠！”的声音……

“枝枝自相当，叶叶自相覆，根根自相连”——黄永玉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描绘出了一座朱雀城“整幅生命之美”。对包含“人”又不仅以“人”为限的整幅生命之美的体会与赞美，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古老特征。（参考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

在这种息息相通的状态中，不知不觉、随随便便，就有天地的消息泄露进来（这消息，岂是随便哪个人可以得到的？）：

> 南北这两年仗打得多，洞庭湖也忙起来了，飞禽走兽都往我们这里躲。万寿宫柏树上来那么多灰鹤，连西门上李家屋背后、常平仓前头那一块池塘，居然挤了十几只丹顶鹤，引来教育局那帮趣人去摇头摆尾吟诗填词……

人世在变动，牵连天地万物也在变。这一天地消息，让黄永玉的脚，一下就踩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那些框框外面去了——换个天地

的角度，来俯瞰人世。

四、三处高峰体验

那些在生命中滋养过我们，也被我们爱过的一切，当初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的。那时没有时间，一刹那同时深邃地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那时也不分空间，人、地、天通通浓密地交织在一处。现在，黄永玉找回了这样的状态，来做他正当的回馈和报答。

一部“无愁河”，每个生命状态都呈现得那么饱满，哪怕是一笔带过的人，也得其神理，似乎蕴涵着生命的高峰体验。所谓“饱满”，是什么意思呢？即寓含着那里有已得到生命高峰体验，并于其中得到妥帖安放的一个个人生。大大小小的高峰体验，书里写到的不下数十处。小的，如放风筝，笔架上城墙上，“三两个熟人一起，各人手里都牵着根放稳的线，默默坐下来，看自己风筝在烟雨万家黑瓦椿树上头，甚至稳在远远的自家屋顶上头，真是颠悠悠的痛快”。如曾老三，喂了十二匹马，每天定更炮以前像变戏法一样从屋里放出来饮河，他照例坐在第十二匹马屁股上、尾巴前一点点的部位，还盘起右脚，悠悠然地抽他的吹吹棒，到了河边——“曾老三一片叶子似的落下地来”。可不是美得结实、精彩？

书中特别着力、展开来描写的高峰体验，有三处。

第一处，花树下的夜宴；第二处，王伯；第三处，狗狗的开蒙。

1、夜宴

夜宴是因为爷爷回来办的。七十四岁的人，说回来就回来。两个十岁的表哥堂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地奔进来报告，奔进太婆、婆和一个小崽崽待着的安详的院落：

“喜喜讲……”保大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等我自己讲！”喜喜抹开保大，“登瀛街那条陈麻子、陈麻子团长的勤务兵刚才在正街碰到我，有骑兵报信，讲爷爷的轿子从辰溪往高村走，赶紧告诉屋里……定更炮以前到家……”

“不是定更炮，是二炮。”

“定更炮！”

“你妈个屁，二炮！”

“保大！又骂粗话！你看你，一脸都是鼻泥——哪！哪！又是用袖子擦！——快！先到南门上你们店里，叫你柏茂大哥马上去蛮寨喊你四舅转来，再上北门考棚学堂报你三舅，叫转来的时候顺便带两个人打扫院坝……”

“不要了，我们自家扫。外头人会打落花瓣……”喜喜想得远。

九十多岁的瞎眼太婆一一发号安排，叫人的叫人，打扫的打扫，还不忘叫沅沅姐把狗狗背到外头去玩，“屋里灰尘大”。安排完，各人一溜烟消失了，太婆吁了一口长气，“慢慢靠上椅背，心情舒展之极”。

从一开始狗狗和太婆共同营造、守护的那个安详至极的境界，到进入这个满堂丝竹锣鼓开始调弦、试音的境界，写得美极了，自然得很。又不光是写人情，通过喜喜的一想，荡出去，仍是和刚才的天地境界相通的。

接着写幼麟去接爹。幼麟也不是自己去，叫上一帮朋友，在城门外凉水洞那边找家饭铺喝着茶等，也顺便叫了几个菜，简直把目的荒废了，把等人变成了个闲逸的春游。一直到月亮都过了八角楼，鸬鹚在黢黑的山影和火把亮光中都开始晚间工作了，喜喜满头冒汗地跑

来，叫快回家，说爷爷的轿子早就进去了。喝，这还了得！——爷爷的轿子路过时怎么没叫一声呢，爷爷说：“不要扫兴！”

爷爷是个威严的人，幼麟进门只敢侧身站着。一声不吭候着他抽雪茄。

晚上歇了，第二天早起，早餐后，看满院的花树，提议约几个人来吃顿饭，请几个不相干的人来喝喝酒、看看花……

好，围绕这请客，把周围的人物一一盘点。再定下菜单。

等到那天晚上，品菜、论酒、赏花、评议人物，没有一个重点，呈现自由自在的各种趣味，但氛围逐渐朝高处走，

欢宴，是文学作品中常常表现的场景，常见于诗歌小说。但人情往往是物极必反，忧从中来，要将这种高峰体验收拾得恰到好处的，才是高手。看看黄永玉的收拾。这处高潮，是以收藏为结束的。月亮出来了，停在花树顶上了，皓月当空，花事芳菲，良夜何其，大家央请太婆把年轻时填的词吟诵两阕，助兴。太婆收住笑：“孩子们！真是不行的，年纪大了，经不起诗兴了。你们体会不到，诗词这东西，老年人激越不得的——这样吧，我考考你们一个问题算了！答对了，我念一首外子的诗好罢！”

请看太婆出的题目：

> 我们这块院坝很宽，长了很多花树，来的客人都从花树底下经过，请问从门口到堂前的这条花树下石板小路古时候叫作什么？

没有人想起来。

答案在《诗经·小雅·何人斯》中。

好啦，诗念不成啦！你们各位赏月吧！我进去洗把脸休息了。各位少陪……

舒展极了，从爷爷回来，写了那么多人和事，却收敛得从容之至，是《养生主》中“善刀而藏之”的境界。这是黄永玉的高超，也是朱雀城深厚人性修养的体现。令人久久回味。

2、王伯

在“无愁河”第一部中，王伯是作者着墨最多、所占篇幅最长、最光彩浑沉、最感人也堪称戛戛独造的人物。

王伯这个人物的分量，首先来自她骇人的经历、匪夷所思的苦。

从小没人要。天旱收不到谷子，爹娘给插根草标赶场去卖，因为又瘦又干，几次都卖不掉。妈生她的气。她就向妈求情：妈，你莫卖我，我去山里挖葛，挖到一次转来一次，挖不到不转来。“你卖了我，得钱只吃几顿就完了；不卖我，我一直在你眼前。我不烦你；不喜欢我，我躲着就是。”她去挖葛，哪有锄头，就用手，手指尖挖得见骨头。拿棒棒打兔子，挖山老鼠、打鱼、捕鹌鹑、捉蚱蜢和“叽鸭氏”（蝉），敲火石点火烧吃，有时落雨火不燃，就一口一口生着嚼。“山上碰到过熊娘、豺狗、豹子。它们嫌我瘦，不吃我。蚊子咬我一脸一身包，夜间冷得我一直笑，笑到天亮太阳出来。人讲，有时人就是这么笑死，死了脸还在笑。”爹骂她是鬼变的。

十六岁被爹送给当兵的王驼子当婆娘——“这狗日的四十四岁”——二十岁生了儿子，盘到十六岁，进兵营学吹号。王驼子呢？犯法被砍脑壳了。被两个当兵的抬回来，军毯一掀，脑壳都没得。脑壳呢？砍多了，找不到了，不晓得哪个是哪个的。

她就回朱雀来了。等妈死了，爹也死了，才回木里老屋。也就一年来几回，半年不来，草都长进窗子里。

王伯的分量，更来自遭受了这些苦和罪后，沉着的胆气。

是因为沅沅姐生病了，要找个婆娘来照管狗狗，她才来到狗狗身边。中等身材，不难看也不特别好看（“她又不是女学堂里的先生，要这么好看做哪样？”），说话做事实在，不哄人，也不赔笑。这一点，和“老成”的狗狗对脾气。5月的一天，放过午时炮，平地一声雷，出了大事，杀共产党了！几个脑壳立马滚在赤塘坪上。狗狗爸狗狗妈都是共产党，一下子，全躲了。王伯——一开始吓得身子、嗓子都软了（不吓，就像个革命者了）——这时显示出了她的仁义和勇气，她向婆申请带狗狗到她木里乡下去躲。

背着狗狗，再挑三十斤米、一斤盐、两斤茶油，一大清早，出城了。

从朱雀城到木里，从开城门出去，走到太阳落山，狗狗让王伯讲小时候的事，王伯就讲。跟背上个娃娃讲话，就像跟自己讲话一样，一句是一句。

不爱说话的三岁崽儿狗狗，在王伯的背上搜尽力气地表达了他的情感：“我不喜欢你爹！也不喜欢王驼子！”

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的受苦人相比，王伯这个人的光彩来自哪里呢？来自，她不是被动之“物”，她是一个“人”，一个“深深自省”的人。

王伯看待生活，有自己的眼光，不信“命”，也不信“理”：

> 人家都讲命这样，命那样，命不命哪管得用？怪自家命差，醋人家命好，命好命歹都只活一辈子，皇帝佬佬都一样。当官的冲锋

打仗，穿心炸肺，有几个好死的？我王伯不信“命”，也不信“理”。什么“理”？皇帝打仗先要讲个理才打，好让大家心甘情愿为他死；营长、连长拉人出去砍脑壳，也要讲番“理”，他们懂个屁！随便宣两句，听都没听明白就拉出去了。

王伯的立足点是“生命”，是对生命的珍爱：

几句话就是一条命。你晓不晓得生儿育女盘他长大，做娘的多不容易？大官讲大理，小官讲小理，其实都一样，纵然明白也还是一个死，这个“理”害死好多人……

王伯给狗狗的教诲，相信狗狗记了一辈子：

狗狗儿！你听我讲，人生在世最信得过的是自己，最自己靠得住！发愤读书，做个堂堂男子汉，莫当官，莫伤天害理；也莫让人欺侮，没力气还手，等哪天有力气狠狠给他几下；跟他讲明白，人欺人不行。人不答应，天也不答应！

不信命，是从老天爷那里得解脱，去掉一切消极因素获自处之道；不信理，是从人世得解脱，勘破一切欺瞒伪装因素获自处之道。但“心死了，人却活了”。王伯显示了“不怨天尤人”的品格，真正将生命落到了人心“自觉向善”的实处。不信天不信理，却恰恰又是最懂、最敢承担“天地良心”四个字的人。狗狗爸妈跑了，她背起狗狗往山里躲；狗狗的幺舅派人送来枪和子弹以备万一，她不声不响退回去，说：不伤人，不结仇，他们不辣心，日后大家也好见面过日子。她有她更深刻的是非观和仁义——这些，相信构成了黄永玉终其一生的强大精神资源的一部分。

善于自省。书中有两处写到王伯想问题，写得很动人。

一处，带狗狗往木里躲的路上，听见后面有马蹄声传来，她带狗狗躲进了岩石背后。等马过去，她松口气缓缓站起来，“嘀、嘀”的马蹄声，是一种她判断不出善恶的力量，她让狗狗坐着别动，让她想想。

狗狗傍王伯坐在石阶上，低头瞟着王伯。

王伯做事情，有时边做边想；要紧时候才这么专一地想。手撑在膝盖上托着下巴。山风飘起她的头发，眯着眼看脚底下一直推到天边的山峰。

第二处，在赶场的时候，见到几个苗妹子十分十分之秀气好看，那么白，牙子那么整齐，笑得那么嫣然：

王伯不跟她们搭腔，只是认真地看，深深地想：“要莫挨打挨骂长得这副好神情！”

两处都非常动人。王伯那么一个人，那么底层、朴野的一个人，在她专心地想、深深地想之时，显示出多么庄严的气派，多么明慧的对美的领会。不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苏格拉底语），反过来，省察，就能开启人生深邃丰富价值的源泉。

汪曾祺说，沈从文先生善于写女孩子，他笔下的女孩子都有点爱娇的味道。其实岂止是沈先生善于写女孩子，中国的文学名著大多是以善于写女孩子见长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西厢记》中的红娘，更别说《红楼梦》中的女孩子了，她们已成为作者理想的终极象征。其实，爱一个少女，相对来说是容易的，女孩子多么简单、单纯、没有力量；而要爱一个像王伯这样的人就难了，她受过那么多苦，她本身又那么强悍，要非常强大的人，才能充分地理解她的苦，心疼，却又不轻薄这苦难，爱这个在苦难中行走的人。她的存在对作

家的能力，对作家的爱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黄永玉了不起。这么多年过去，他将王伯形容出来了（《火里凤凰》中就没有形容出来），那么隆重、稳扎地，又正，写她的神态、行为，写她的心，稳稳地放进了文学的长廊中，大放光彩。他在报恩。

回到木里，王伯放了个炮仗，几座山都跟着“哄！哄！哄！”响。她这是在报送隆庆，讲“我来了”。

王伯带来的惊异一个接一个。隆庆出场了。隆庆是个苗人，是个单身人，打猎的。也不光打猎，还编竹篮、鱼篓，也种苞谷、红苕、麦子、花生、草药，种花。自小就跟王伯玩，长大了，两人也算是“好”；不过“好”得有限；有点城里人“神交”的意思。恐怕就这么一辈子“神”下去了。“他也只有王伯一个朋友。王伯走了，王伯嫁人了，王伯死了男人了，王伯几年几年不晓得音信了，鬼晓得他挂不挂牵。王伯哪月哪天一放小炮仗，他马上就来。”

没有人敢讲他两个混话，用现在的时新话叫作“乱搞男女关系”。一是这事从来没有发生；二是若果让王伯听见，造谣人至少有三两年不得安宁。

王伯和隆庆的故事，可以对应、让人想起很多很多以“奔逸”为特征的“爱情”。那些所谓生死以之的爱，那些以性爱为指归的爱情，统统一笔带住了。

我讲不好这种感情。其中有礼数的因素，但和这百把年理解的“礼教的束缚”不一样。那神壮壮的隆庆，和“铁石心肠”的王伯，不“奔逸”，却有那么刚健无华的风神。

那么，王伯这么一个人，有喜乐吗？有通过喜乐来见证的“真心”吗？有的。王伯的喜乐，需要仔细去体会。像那背着狗狗往山里走

的路上，一路讲着自己的身世，却穿插进来这样的话语："狗狗！看，豹子在晒太阳！那边！顺我左肩膊看过去，崖缝上那块岩上！……隆庆在，它就完了。嗯！隆庆也不随便打野物……"像回到木里老屋后，她牵着狗狗看屋后坡上的树，这段讲话里就有欢喜自恣的味道在里面："王伯不讲树，哪个还会讲树？那么多树，一年又一年，等王伯回来，等哪！等哪！王伯都没回来……"直到有一天，把光叉叉在溪里弄鱼的隆庆和岩弄赶跑了，"来！他们走，我们也来一盘！"

太阳底下，亲着好山水，脱得光光的芹菜和王伯都一生难再地找到了自己的灿烂。

黄永玉在这里忍不住抒了一段情。谢谢黄永玉，我的眼睛也湿了，谢谢他写出了这样一个女人的幸福。苦透苦透了，可还有太阳无偏私地爱着她，给予配得上她、她能懂，也能完完全全接受的爱。

本文开篇引用的黄永玉那段行云流水的话，恍若信笔流淌出来的那几个字：人心里清爽又凄凉，说得真漂亮。这个状态中有终极、归依的成分，几乎就是宗教的含义。我觉得黄永玉写出了中国千万代平静沉默生活的农村人，自我确认和安顿的精华。清爽又凄凉，没有怨恨，也没有来世，意义就在这辈子，在劳动、受活中，在接受自然的教育中，领会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命，既还人世间的债，也还天地的养育之恩。"清爽"，是物我同源的那个来处的本来状态，此生把自家弄清爽了，才好回去，它也才会光明灿烂地接纳你。而"凄凉"，可能是唯一与"清爽"不相妨碍，残留其中的一种气味纯正的人性味道了，它无害，也不要求回应，它不要求你去"解放"它。

3、狗狗的开蒙

狗狗是个"老成"、话不多、少喜乐的娃崽，不过，"肚里"有事，有主张，有自己慢慢观察世界的方式，幺舅娘就说：狗狗是个正经

人！狗狗不爱说“现话”，却有性格，往往意想不到地说句话，绝倒一屋人。

从朱雀到木里，狗狗完全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他爱这种生活。早晨雾散了，那么多树！早晨的树味道好，刺鼻子。坐在门槛上的狗狗“张大嘴巴一口一口咬这种早晨的味道”。

隆庆来了，狗狗挨着隆庆坐，隆庆身上的味道好闻。“闻过这种味道或跟这味道一起，你会感到受庇护的安全，受到好人的信赖。”这味道，“具有隆重的大地根源”。第一天来，带着达格乌，第二天，带来了岩弄，自家哥哥的伢崽，六七岁光景，来给狗狗做伴。

书中每个人的出场，都精彩得很。细细品尝这一个个“出场”，又可以是一篇长文章。且先看这两个小家伙的见面：岩弄看也不看，独自在那边转……狗狗懒洋洋的样子，其实心里也很专注那个苗崽，两只脚在地上一前一后慢慢蹭着，慢慢说着一句句话，来试探和岩弄的“共同语言”，搭不上的，岩弄只答一个字：“卵！”说到道门口的腌萝卜，辣子多，不敢吃，岩弄说：“我敢吃！”走近狗狗，翻他的项圈，“看你个卵样子”！岩弄不高兴被弄来陪狗狗，特别是还没断奶的小羊羔也被弄来了，“还没断奶，你个死卵就硬要它离开娘”！岩弄是这片土地的小主人，和他在一起，狗狗的话多起来，岩弄这里的新鲜事太多了。两只手捧成一个窝窝吹起来，跟布谷鸟一样；再顺手摘一片树叶夹在手指中间，叫得比画眉还画眉，把高处的画眉引来了，见到是两个小孩，吓得叫着嚷着就飞走了。狗狗简直把岩弄当神仙。不多久，两个小的就在后屋山上融洽起来了，岩弄许诺：“你长大我教你！放心，我收你做徒弟。”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遇到千载难遇的性灵师傅，狗狗的心和眼睛，全亮了。

一直到一天早晨踮着脚去发现岩弄睡觉的地方，谷仓里头，睡在四周塞得满满的带毛的乌黑、雪白、亮黄的各种像是被窝的东西——那是用野物皮毛临时给岩弄搭起来的床——中间是小王子一张肥肥的、像喝醉酒的红脸。狗狗傻了，不快活是不行了，不惊讶是不行了：

一边往仓里爬，扑进皮毛堆里。半睡半醒的岩弄吓得“嗯”地弹起来。

“我来了！”狗狗从没有过地高兴。

于是两个家伙掀起一阵狂风暴雨，打成一团。狗狗一辈子也没这么疯癫过，仓板嘣里嘭隆响得像打鼓，烟雾腾天，喊杀中带着笑声……



隆慶和王伯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隆庆与王伯。

王伯在厨房煎粑粑，她一点不烦，她喜欢狗狗第一次萌发出来的这种难得的野性。狗狗缺的就是这种抒发，这种狂热的投入。

“我喜欢城里——我喜欢乡里——我喜欢城里——我喜欢乡里——”狗狗说个没完。他喜欢自己的讲法，他要浓浓地说自己的意思。

这是狗狗从童蒙中的第一次焕发、觉醒，一次这么成功、完满的生命递进。

从这以后，他在这世界上，不再仅仅是“听”了，他已充足，开始要用自己的手足、力气、气血，与这个世界相搏相爱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其实都是在写“无愁河”，只在这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浪荡汉子”将来的一个隐约面目，看到他被送到这人世间来的最后那一把推力。

回过头来想想，狗狗是怎么到这天堂一般的木里来的?

妈没了，爸没了，为躲砍脑壳的事，都溜了。来到这乡下待多久？没有日子。或者，就此成为没爹没娘的人了。一个家就此毁了。命数凄苦得很……

家道中落的故事，不是没见过。

有谁从小康人家沦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中间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

——当变故让鲁迅幼小的心灵变得严峻和刻薄起来的时候，变故中的狗狗却获得了另外一种强大力量的滋养和支撑。这若可看作黄永玉的福气，那可否看作鲁迅的不幸？鲁迅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转折，第二次是在东京弃医从文，“愚弱的国民，但凡有怎样强壮的体魄是不顶用的”。鲁迅一生中两个重要转折关口的“觉悟”，几乎已经成为几十

年来民族共同觉悟的象征。这个觉悟的特征是，遇外来强大的刺激，就会发生怀疑和重新做人的意思，发生以新我代替旧我的生命秩序整顿，出现对过去的否定和抛弃。

反观黄永玉，却没有出现这样的裂变。非但没发生，每有刺激、变化，往往造成他更强烈地去依附原有的那个“我”，去壮大原来的那个“我”，获得对内在生命积极肯定的力量，显示出强大的“信”与“爱”的能力。

是否因为幼年时期，有人得到，而有人没有得到过自然的教育、熏陶和爱呢？反正，他们就此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真面目”。

五、笑谑与希望

黄永玉的真面目中，有着笑的影子。

不是幽默的笑，不是“爱的微笑”，是放诞，是大笑，是笑谑。

他恐怕是最会笑谑的中国作家了。

“无愁河”庄重、浓郁、老成；同时，也欢笑、流利、笑谑！

那种笑谑是骨子里的，是生活本身培养出来的，也是生活本身存在的一种力量。让人听过、见识过之后，心里透亮舒展得很！

春天来了，来得很认真。

——这是一类笑谑，是美妙的“黄永玉专用口吻”，是跟故乡说的情话。“对于朋友，我记下的这些东西不知他们喜不喜欢？明不明白？

有无同感？有如泡一杯家屋山背后摘下的野茶敬客的意思，偷偷一瞥他的微笑吧。”老头子在悄悄地观察。他在含笑。也在等会心人的笑。

说起四舅要来放电影，大人们一阵恐慌，孩子们却喜欢得不得了。“放雷公炮竹都不怕，还怕看电影？这妈个皮的大人！”他们想。

——这是一类笑谑，是生气勃勃的孩子的“野话”，透露着黄永玉的欢喜和欣赏，他是生活中笑谑因素的解人，有时简直可以说崇拜——这些人，一句话就把事情搞定了！对孩子的佻皮捣蛋，黄永玉表现出来的宽容可以说是惊人的。

再比如爸爸和姑父的故事。爸爸跟妈妈两年前从外头回来，听说姐夫对姐姐不好，酒后使疯罚姑姑跪。外头回来的年轻先生跟日本仕官生一样，左腰上都挂了把铁壳指挥刀。大清早就由同学黄玺堂保镖到南门上，店门都没有开，叫出倪仁堂，劈头给了他一刀（没开锋的），砍在左膀子上：“日你妈！再有这种事，我就不这么文明了！”

好笑的是黄玺堂。

在回来的路上埋怨说：“砍人就砍人，自己的姐夫，怎么兴骂娘？”

这是看到世间万物重新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后舒展的笑。也是对一种严厉行为发生后做的调解。

流沙河先生曾在一封给黄永玉先生的信中，对“永玉黄大哥”做过如下评议：“庙堂下的老怪物，专长解构圣思……如此转弯入彀的比喻，只有山精鬼魅才想得出……其放诞如阮咸的巢饮和龟饮……看重友情。”（见《书城》2009年第5期吴茂华《秋郊访黄》）这些也真是

知人之论，借用来形容黄永玉的笑谑，尤其恰当，那是一种以深情为底子，自由为魂魄，自信、精彩又精怪的笑。是爱默森所说的“一个优美的个性里不可少的元素……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智力是建设性的，就有它在那里”。

朱雀城中的种种规矩，要说严格，严格得很，但因为有这样笑谑的因素，没有让这严格递进为对人性的束缚，而只保留着对人积极的、必不可少的磨砺成分。“历来生活中严峻礼数总是跟笑谑混合一起，在不断营养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黄永玉说，“试问一个没有快乐节日的国家和一个不懂玩笑的民族，她能长大吗？”

整部书，因此而生气勃勃。

和他比起来，一部现当代文学史，严肃得让人心惊。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容，有它不可选择的限制。可以说那个时代，不适合笑谑，至少，不适合这样痛快、公开的笑；但幸好，漫漫八十年，黄永玉“不忍自废”，为我们捧出保存了这许久的一坛上好的酒。他的顽强、他的骄傲，都在其中了……

> 还不懂什么是共产党我就左倾，很以为自己进步得不得了。穷也好，饿也好，褴褛也好，流浪也好，倒是一腔左倾傲气。用现在刻薄自己的话说，叫作“自费闹革命”也不为过。
>
> 虽然我在“文革”中受到点麻烦，但我会打发日子（包括老着脸皮装病、说谎，我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谎话都“消费”在这场混账的日子之中），倒是把一句巴尔蒙特诗挂在心上：
>
>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此序与画无关》）

到老了，一个如此顽强、如此骄傲的人，可以无愧地迎候生之美善了；可以对老天爷说：你给我的美、善，统统都在这里了……

而笑谑，不过是一个大的秩序的一部分。

毋宁说黄永玉一部自传长篇，就是为了描写这个大的秩序而写的。

“无愁河”第一部，以黄永玉特有的生命体验，给我们独特、神奇又饱满酣畅的情感体验和艺术体验。但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任何小说，与其说它的中心和动力来自于人物或戏剧性，不若说它的动力来源于对一种神圣秩序的默默领会。那些喜怒哀乐，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场景，目之所接，到处都是这个秩序的体现者、维护者。

朱雀人谈话做事，常常流露着这个极高的理想，他们的气节，他们的骄傲，他们所维护的那个“朱雀”。

像王伯默默打量的幺舅：“她光是剔干净传说看这个幺少爷本相，心里也是很服气的了，见到真身，就晓得天生就应该长这副样子；他不是官，不是强盗头，他有种更深刻的威望。要不然朱雀城算哪样朱雀城？”

像滕老爹所说：“朱雀总要几个静心热血人物才好！你看朱雀人，从曾、左到孙中山，冲锋杀仗，回回少不了。衣锦还乡之后，关门做员外，拿供奉，裤子底下就像个太监，哪样都没有了……总之一句话，趣味低，眼界浅，吃一口就饱得笑眯眯，没有解法。”

作品中各色人等都不缺：温柔的女孩儿，野蛮机智的男孩，忠义的妇人，有神风的男人，修养极高、安详善终的老妇；而“无愁河”第一部中，黄永玉的又一惊人之处，是不声不响、着墨不多地写出了朱雀秩序的守卫者，一批权威：爷爷、老师长、曾老三、滕老爹、龙飞、幺舅。敢碰、能写这些老头子，那种“深刻的威望”，那种“浑身由

一种古老教育的培养、经历和学问形成的既渊雅又豪侠的风度”，尤其需要眼光、胆识、腕力。

爷爷的威望是写得最足的。像对孙瞎子孙云路那一段，孙说起来也见过大世面，但一到请客、桌席，却成了个搅架精。好笑！被蓝师傅大吼一声：“你来！我不干了！”爷爷叫去：“听说你在教蓝师傅做菜是吗？他忙，你教我算了！”孙瞎子只剩下鼻子出气的声音。结果，竹筒倒豆子一般布置了一通事情，“所有事情做完，赶得上吃饭就赶，赶不上算抵一顿板子！重说一遍！”孙立刻乖得像个被抽了一鞭子的陀螺，自顾自转起来。

像写老师长，管十四个县，有三万多支枪，好多人马。“省里的何健总想打他的主意，怕的就是埋伏在山窝窝里这一股力量……表面上他不大理会山底下的事，其实他像个‘大白天’，哪里都照得着，连阴影都管。”老师长和朱雀另一厉害人物曾老三在路上碰到，曾三的马队贴墙低头停住，曾老三也垂直吹吹棒，背身静默。等轿子队伍过去。下头的小人物各有不服气的，挑唆师长：曾老三怠慢失礼！竟然不下马！老师长瞪大眼睛看着他：“窄路相逢，叫作‘侧礼回避’，是江湖上敬重的把式，难得他这么对我。”也有人为曾老三不服，曾老三说：“该这样的。我是朱雀人，他给朱雀担了多少风险干系！”

黄永玉笔下的这些权威，庄重、威严，可是，却有一股让人心悦诚服的劲儿。一部近现代文学史，几近一部权威的破坏史，而黄永玉，这个“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个擅长解构圣思的“庙堂下的老怪物”，这个终其一生保持了自由性情不被夭扼的老人，却笔力雄健地写出了一批“让人心悦诚服的权威”。这些权威的形成，有其深厚的传统，亦有各自独到的表现，关键是，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背离“任真”、“守诚”这一最高人文精神。

看滕老伯请年轻人吃饭，那一番谈话体现的格局：“我这个人喜欢温故知新，可惜年纪一大，机会就少。人的格局定死了，那是很容易

变成老朽的。我这个老家伙还不怎么甘心马上就那么一下‘叭噗’的咧！各位看，时不时来这么一下，回到真性情位置上来，就靠你们年轻朋友提携了！”

看爷爷回家后，第二天一早在麻麻亮的坝院里，梳理回家的心情：

> ……这么平安的家其实是最适合过日子了，不用操心，哪里都是青石板上一坐，凉水一喝……当然不行，我一回来就不平安了，谁来维持这个合适的日子呢？幼麟、紫和不行，别看他们热热闹闹，出出进进，事情一来全瘫；年轻，少锻炼……这世界还要我，没我，这个家会慌。

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权威，都有一种善于自省的品格。可以说正是这种品格，让一座朱雀城，处处潜藏着一股相互激荡，又争荣向上的力量。朱雀人的街谈巷议，评议历史、人物、时事，在交流观点信息之外，也处处潜含对自身品格的磨洗和确认：

> 令尊的辞赋可真是了得，也算是个有棱角的人，从来不热衷功名。
>
> 这孩子两岁多颇能自持，可以！
>
> 莫拿人的闪失笑谈。
>
> 男儿志在四方，莫为小儿女事断肠。
>
> 情亲这东西教不出来，要慢慢浸润。
>
> 人情中间，不留痕迹最好。
>
> 人生总是要一点壮烈的，要不，山水间就没有意思了。
>
> 我们孔夫子的教育方法动不动就打。家里打，学堂也打。打出一代又一代乖仔，全国人都是乖仔。哪个做皇帝，哪个做总统，不

管是昏君、暴君，都对他尽忠尽孝，就是这样从小练出来的……

破除迷信打菩萨，高素儒有他的看法：

打了也不算完。这事情百年千年都记得住。文化这东西，它没有刀、枪、剑、戟，也没有手枪大炮；你毁它，报应是子子孙孙的那个“以后”。

评论日本绘画艺术：

弱！少了点中土气派。比如我们乡里的粗碗，他们喜欢得很，学着做出来精致有余，洒脱不足。日本人比我们用功、勤奋，也讲究步骤套数，就是气质跟我们两样——讲究过头，过犹不及，成另外面目。

讲到柳永柳耆卿：

千百年难遇这么个性情种子。王灼《碧鸡漫志》讲他的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这倒正说到耆卿痒处。王灼以为要做到“不知书者尤好之”的水平是容易的事情……

围绕权威，也不仅仅是围绕权威，朱雀人表现出自尊，自贵，崇尚狭义、忠义、知识、趣味、美和做人的真性情的整幅精神图画。每个人都在不同深浅地省察着自己，通过这省察和“那个”秩序发生着关系。那么，那个“秩序”到底是什么呢？

黄永玉的许多文章，一直要到“无愁河”出来，才有一切都清楚了的感觉。《此序与画无关》一文中，作者引了赫伯特·里德的话做题记：“我深信美学上的价值也正是道德上的价值。”在《这些忧郁的碎

屑》里，也引用爱默森论喜剧文章中的话："我们最深切的利益，是我们道德上的完整性。""道德"，这个让老头儿沉默打转的念想，终于在"无愁河"中鲜明体现出来。"无愁河"，这部"只写到四岁"的自传体小说，实在是具有极强道德动力和甚深文化信念的一部长卷。

已有论者指出，"五四"时期的"自我"观念值得反省。这个"自我"是理论唤起来的，或者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理论制造的，流行的"自我的觉醒"、"个人的觉醒"等话语，并不是一种觉醒，而是一种制造（张新颖、刘志荣《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那么，那个真正的"自我"到底在哪里呢？黄永玉提供了一个我至今所见最完整优美的参照秩序，它以至深之诚，体会自然的存在、历史的延续、生命的美、他者的合理性与非理性，形成人心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各种力量。当整个中国经历了上百年道德的持续破损与坍塌，"无愁河"转悲为健，在经历了家国之痛、身世之悲之后，黄先生秉承自由批判之精神，表达了对一个深深扎根于他内心，包含天地、世界、个人的道德秩序的倾心修复和虔敬维护。

要善待文化：

> 文化上的分寸板眼，表面上看仿佛一种特殊"行规"；实际上它是修补历史裂痕和绝情的有效的黏合物。

要善待自然：

> 山眼眼的水舀得完的；尽舀尽舀就干了，就没水浇田了，没喝的了……

要读书，也要历练：

古人书读得好、记性好的人汗牛充栋，诗作得好的人却不多。啃古典作诗，光见学问，光见记性，周围世情，一窍不通；所遇事物只见感动，不见生机，不见聪慧，不见触发；书本尊重书本，书本模仿书本，哪出得了好诗。

要善待不同形态的文明差异：

城里头和乡下，常常把文明差别代替生活道德差别。你用洋油美孚灯他用桐油茶油灯；你用纺绸、华丝葛他用麻布、家织布；你听留声机他听雀儿叫，以后科学发达了，你坐车、坐飞机他走路、骑马，你有电风扇、空调机他坐在树阴底下乘凉，这种差别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婆娘穿旗袍花裙，屁股扭来扭去他看了难为情；你吃西餐，炒也不炒的生菜，酸不酸、咸不咸的汤，咬带血的牛肉，他听了就想呕。你有钱存银行，他有"花边"放进罐子埋进土里，你能说得上哪个文明？

嗟来之文明就值得那么傲慢？左边叩完头，换个方向再叩右边，怪不得在洋人面前永远直不起腰。

……

过日子的道理最简单：别扰人，让人自己安安静静活下去就是，哪里用得着那么多做不到的许诺？

朱雀城，汉朝就有了，一座城，四百多尺高的斜坡上，大街小巷顺着山势上上下下，"城里人每天上坡下坡，两千多年累得尽出瘦子"——看这些每天上坡下坡的人，就像看一幅人人都忙碌于一种神圣秩序运作的图。

这个秩序，名之曰"无愁"；"构成"是自然、四季、人，"勾连"是劳作；它有神容面貌，有音声叹息；有老而弥坚的权威，有潇洒倜傥的执法者……

沈从文先生笔下凤凰之“象”接近河，偏于延续和承受的含义；黄永玉先生笔下朱雀之“象”接近山，更凸现“担当”与“成就”之意。其中，有海子所说“以垂直于地心引力的方向”的力。

七、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黄先生真是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

黄先生笔下的人、情，是非常之“中土气派”的，有乐府“思念故乡，郁郁累累”的沉郁，有陶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的无邪与强大，有“天意怜幽草”、“君当恕醉人”的古道人情，有“可知战胜浑难事，一任浮生付浊醪”的劲健苍茫，亦有“矫矫龙性合变化”的不息生机与“幽姿不入少年场”的进退有据。但几千年来，这样的人、情，在诗歌（《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唐宋诗）里出现过，在小说里没有。黄先生将代表中国古代精神最高贵、最深厚的东西，化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为我们展现出来。

小说一出生，就太市井气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话传奇，成为它的主要内容。即使是描写日常生活的《红楼梦》，也有其局限。现代文学，描写的对象与情感都扩大了，故乡，成为一个重要题材，只是，多半是笼罩在“救亡”的情感中而不得伸展。我们的故乡，上千年的积累涵养，莫非真的只剩下破败相了吗？莫非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体味它、报答它之前，就已经败落了吗?

合该是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因素凑齐了，几千年孕育的一个朱雀城，在灭亡之前，出了沈从文，又出了黄永玉，这两人对故乡的情感，前后相继的对这种情感的抒写，真是无上的佳话啊。

行文至此，该歇口气了。而一部“无愁河”，待论及之处尚多。如它对口语与书面语关系的修复（文中方言野话与文言雅话并存，且自

由交流，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非常显眼的艺术特征。而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这两者基本上是隔绝的），它对现代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修复，它对自然与人世关系的修复……不是简单的修复，其中有黄先生创造性的贡献，他将“大地”这一块厚重的气息补进去了，这是中国文学中超越雅俗二分之外的一股崭新力量，况且，它完全来自生活，没有一丝一毫当代文学中易见的抽象意味。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幼麟追着去送得豫离乡外出闯世界，望着他头也不回在群山中逐渐消失的背影，这两句杜诗涌上心头，心里有些荒凉。

这两句诗，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无愁河”将来的预言和想象，也形成“无愁河”内在的风骨。这部作品虽然只写完第一部，但它对将要来临的时代，所蕴涵的天地大转换，已有预感。君子自求，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附：

这篇文章写完后，曾寄黄先生一阅，很快收到黄先生复信。信中一段话交代“无愁河”的缘起，补充纠正了我的“揣想”，特录于此：

……我曾经几次开始过写这小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我在江西寻邬公平坝乡下动手写过；文艺八条会议，听陈老总报告于沙滩中宣部，受到鼓动，也曾动手想写。还请沈从文表叔题写过书名：“无愁河”。形势不对，赶快肃手。“四人帮”伏法后，的确要写了，题目加了几个字，变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只是佻皮，为了对上“温莎的风流娘们”，也觉得浪荡汉子有实际内容。漫长的黑暗时光，我按《论语》“宁武子，天下有道则知，天下无道则愚，愚，不可及也”的法则办事，可还是错愚为知，写了动物篇

短句，被当作“定时炸弹”给挖了出来。“无愁河”的规模不能是乱世之作，所以八十年代晚期在香港几年才正式开动起来……

與君之別略多
勿我為念不改

白醉
朱颜

『与君之别略多白醉，勿我为念不改朱颜』。黄永玉先生喜欢的句子。

风雨雪雾回故乡

一

二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过常德、石门、张家界，到吉首。下来等去凤凰的便车。还有五十公里路。

黄毅陪我等。

坐在乾州古城的城墙上，对面是森林郁郁的山，下面是万溶江。河床野得很，中央的礁石上，有人守着自己抛到激流大水中的钓竿。

黄毅是黄永玉先生的侄儿。黄先生兄弟五个，黄毅是老五的儿子。

“是不是凤凰人都爱家乡？”

“嘿嘿，像他那么爱的，少。”他笑了。

“是不是留在这里不觉得，要出去离开了，才想起来爱？”

“也不是。二伯、四伯都出去的，都奇怪，他哪么那么爱凤凰！哪个说凤凰不好他都要生气。嘿嘿……什么都记得！有些事情他不写出来，我们也都忘记了；写出来，想起——是那么回事！嘿嘿。像他写小时候在木盆里洗脚，水里映着蓝天白云，小孩想：‘不要掉进天里去哟！’真的，我也那么担心过！”

我也笑了。

周围很安静。只有江涛冲击在岩石上的声音。钓鱼的人，一个小黑点，牢牢守在那么一大片闪动的波光里。

二

第一次去凤凰，好像不是去他乡；而是回去，回故乡。

多亏了黄永玉。

当然，还有沈从文。

是我一人之见，还是很多人心里也都有这样感觉呢？——如果没有《边城》里的一抹翠色，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故乡”，就大致笼罩在那么阴晦的一个印象中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鲁迅的《故乡》、巴金的《家》……他们的悲哀是真实的，真实地表达了一代人的感情，也控制了几代人对故乡的感情。

一百多年了，故乡不断被抛弃，人们一直在被教育如何成为一个异乡人，离开家，获得体面的观念、职业和身份。故乡在溃败，走人，失血。

《边城》里翠翠的一抹亮色，像保藏在深山里的野物，留着一个遥远的念想——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眸子清明如水晶……

后来来了黄永玉。

“一路唱回故乡！”

——他一本书的名字。那么欢乐，自信，有劲！好像要把笼罩在故乡身上的那些晦暗，统统扫光。

谁能这样似乎从未失去过故乡？谁能这么一路光明、亮堂堂地唱回故乡？

只有从来没有对不起故乡的人才做得到吧，一丝丝轻慢念头都没有过的人才做得到吧！

有书，叫《往日，故乡的情话》："对于朋友，我记下的这些东西不知他们喜不喜欢？明不明白？有无同感？有如泡一杯家屋山背后摘下的野茶敬客的意思，偷偷一瞥他的微笑吧！"

有文章，叫《乡梦不曾休》："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被羊齿植物遮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

有诗，叫《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我画画，让人民高兴；用诗射击和讴歌，用肩膀承受苦难……我的血型是O型，谁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她是你的。"

八十五岁，开始续写长篇自传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用"已经消失的美妙外语"（金宇澄语），讲童年故乡往事。这部作品稳稳显示了黄永玉为画名所掩的文学才华。"'无愁河'的规模，不能是乱世之作。"他曾说。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只有平安的世事，才可以放下他完全正面的情感，让他给故乡天地的报恩心得以全部托出。

不能以个人回忆录和地方性札记的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这是百年中国第一部怀着生命感受和文化信念的回家之作。

跟读这部小说，四年了。每两个月拿到一期《收获》杂志，像拿到一份礼物。会找一个什么事都做完的晚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看。真的哭过。真的笑过。真的长长地安静过。我家乡不在凤凰，但一样有山，有水。夏天下河游泳，涨水了站在高岸上看；冬天在岩头看下面的河水清到透底；屋后就是山，一转身一迈腿就上去了……那种枝枝相当、叶叶相覆、根根相连的整幅生命图画，正是童年故乡记忆啊。“红楼”也是写日常生活的，但它的日常不充沛。有园林，没有山川；有享受，没有劳作……

有次合上杂志，为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的一切，忽然羞愧得不行。一部始终在给予，在爱，在赞美的书。自己要年轻得多，本该是给予的年龄，却一直是那个得到的人，得到滋养，得到荡涤，得到美的享受。

有点抓狂。

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会抓狂。他像一面雪亮的镜子，照出了不肖游子的面目。

三

离家，大概是一个世界性主题。许倬云说：近代教育制度导致读书人与故乡本土疏荒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事，俄国、东欧、印度，都有大批失落无根的知识分子。

失落无根，回去也不容易了。

近乡情怯。要面对来历、本心、变化……

幸亏有了黄永玉。

去凤凰前，被打了不少预防针，说凤凰变了，商业味很浓，会失望的。

因心里有一个“朱雀”，我觉得自己所求不多。失望只能说明人容易失望吧，不包括我。已在“无愁河”中熟悉的历历物事，就算到了沙漠，也会帮我找到泉眼。

尽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出现在眼前的拥挤、嘈杂还是震惊了我。是谁在这里放任不该属于此地的情绪？哪儿来的一股暴戾不得解脱般冲撞着这些古老街巷的平静……

晚上几个人跟着黄永玉去江边吊脚楼的“素”咖啡店，他走前面，高高低低的青石板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看着这个在黑暗中快步向前的背影，很多疑问和答案似乎同时涌上来……乐声震耳，从隔壁四周传来，我试探：“黄先生，您觉得现在的凤凰和以前的比？”

“无所谓！”

怎么无所谓？

“嘉善战役死了那么多凤凰子弟，那时凤凰城人都没了，哭声都稀罕。现在热闹一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式，无所谓！”

——“人心不要变就好。”他补充。

“这里过去有一家旅店，”他接着讲，“以前外国人来住，过端午节那天不收他饭钱，说过节，不兴收钱。老外感动得哭了。现在老外来也要哭——是收钱太多了！”

“都赶超英美了！”女儿黑妮在一旁插话。

大家都笑了。接着黄先生叹了口气。

他不傻，家乡的变化，他都看见了。

接着说了句让我心头咯噔一记的话：“我现在看这些人，像隔层雾，不信任……”

可怜！

连他都失望了吗？！

一时什么不满的话都咽下去了。

更难消，几番风雨；

最可怜，一片江山。

——梁任公有名的集句对联，黄永玉书写过

四

第二天一早，趁晨雾未散，游人未至，我到城内外去找我的“泉眼”：接官亭、凉水洞、文昌阁、兰泉……找到了，在内心悄悄和它们相认。不过我想说的，是意外遭遇到的一些别的。

在清寂的准提庵，看到黄永玉十幅佛教主题的壁画。“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落花上坐着的白衣大士，笑得那么开怀，那么深。2001年画的。

接着，沱江边上看到一尊年轻人的雕塑，是飞步跳向河水的瞬间。王湘冀，一个十八岁的凤凰人，十六岁被学校开除，因为偷了个水果！两年后为救三个落水小孩牺牲。过错和献身，那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黄永玉心痛了。那是1982年6月，他正在家乡。他写了诗：“永别了，我尊敬的年轻人！真正的英雄，你是家乡骄傲的凤凰涅

槳，两天以后是我们伟大诗人屈原的忌辰，你们似兰花与芷草永为人民赞美……”2005年，他还忘不了他，他为他塑了像。当我在2010年看到时，雕塑的头顶寂寞地结着一张大蛛网。

虹桥上的题字和对联，是黄永玉写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在意大利黯然神伤地“默写”过这座有二十八间铺面的虹桥；2000年重修虹桥上的廊房，恢复为人行步桥，是他的建议和设计。）

广场上被游人团团围住的凤凰雕塑，是黄永玉做的（包括广场设计）。



黄永玉为母校文昌阁小学设计的雕塑『童年不再』。

幸运地进了文昌阁小学，一进校门看见女孩飞身在男孩背上跳马的雕塑，好温馨勇猛的童年（还有百年校庆时，黄永玉捐建的教室和礼堂）。

去老家寨的山道旁，看到朴素的“春草一号”（黄永玉为他在家乡捐建的小学取名“春草”，一共有多少号？不知道）。

听说沙湾万寿宫前的敬惜塔，是“文革”后凤凰恢复的第一个风景，那是黄永玉1978年回家，看到动乱后故乡凋敝的景象，帮助兴建重造的。当时，镇领导打锣，他吆喝、卖画，也希望老百姓捐款，一块钱、两块钱都行。卖了一大一小两幅画，五千块钱，塔修起来了。功德碑上，捐一块两块的人名字都写上了，没有写他的。“要紧的是一份心，自己出了钱的东西才会爱惜。”

这时想起在吉首大学看到的“黄永玉艺术博物馆”了，张永和设计，2006年落成。黄永玉把收藏的两百多件文物，捐给了故乡的大学——“从文表叔说，看到好东西就想往家里搬，这种想法可笑！”

听说还有酒鬼酒，茶峒的翠翠雕像……

见了面问——

“你在家乡做了多少事？数没数过？”

“数它干什么！”简直像要翻脸。

我有点窘。

黄永玉勾肩低头学自己的女儿——“有一次电视台来拍她，她勾着头走过去，像个罪犯！”——黑妮现在家乡做扶贫，从欧盟申请了资金来做扶助苗族妇女的“蓝草计划”——做好事被注意，就像做坏事被捉住了一样。这对父女。

五

原来，除了写作“无愁河”，在离家的人潮越来越汹涌的几十年间，黄永玉还走着一条真正的回家路。

那第一次回家我是知道的。

十二岁离家，漂泊大半个中国，在外头经历了一个抗日战争、一个解放战争，长成二十六岁的大人了，1950年第一次回来。

> 我来到凤凰了！当这座小城遥远地在一个山头出现的时候，哪怕是一些屋角，一株树影，或一点点清脆的，城楼子阁尖上铁风铃的声音，都容易使我回到十四年前的那些少年人的日子里去！（《火里凤凰》）

那一次，是从香港出发到长沙，从长沙搭车一天到常德，从常德再一天到沅陵，半天到辰溪，再搭木船沿辰河上行，三天后到凤凰。在凤凰住了两个多月，画画写生、写文章，给香港《大公报》写了十五篇《火里凤凰》。

他兴高采烈往城边一站，发现城门洞变小了！

之后呢?

曾设身处地地想，谁离家后回去的次数怕都不会多。沈从文先生二十岁离开湘西，一生的乡愁也只寄托在可数的两三次回家中。艰难世事，不用说了；就算太平岁月，到异乡安家，有子女，有工作，有面前纷纷扰扰的世界，年纪再大上去，路途也不易……关键是，故乡在文化上失落了，和外面的世界差不多……回家的意思，渐渐淡去，即使有念想，也成为心底不想去碰的地方。

直到在凤凰看到这些不同年份黄永玉做的事，才知道我的这些“设身处地”，离他太远。

1959年，带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到凤凰写生；1974年，“黑画事件”被批后，回家“养伤”，写下诗作《一个人在院中散步》；十年动乱刚结束，就带着稀罕的外国人去湘西了。他愿意带人去凤凰，学生、朋友，他都爱邀请：去凤凰看一看？来凤凰过年吧！

我打听北京到凤凰的交通。

六十年代早期的路在黑妮一篇文章里看到过：

> 第一次随父母回老家，先坐火车到长沙，再转乘长途汽车。车上除了我们，没几个人。路与目前尚未完善的村路差不离，颠簸之中，哥哥晕车我流鼻血。夜宿常德，依稀记得摸黑进旅舍的感觉。次日再前行。三天之后的上午才说到了。奶奶和叔叔在汽车站迎我们，不是知道我们到达的日子，是每天都去等。回北京的早上，长途车站告别，在场的大多数都抱成一团痛哭。这么难行的路途，再见真不知何年何月。

1973年，怀化火车站开始运营，从北京可以坐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怀化，歇一夜，第二天再接着坐班车，经麻阳去凤凰，九十六公里，路途崎岖，常有塌方。要颠簸半天吧。

这样的交通又是二十五年。1998年，张家界这边的铁路通了，吉首有了站，路程缩短到二十多个小时，睡一晚上就到！剩下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简直就可以不算了嘛。

真近！是不是？

想想，八十多岁的人了！

玉氏山房门楣上，有“春夏秋冬”四个字。两边的对联，从春节贴起，红纸已淡白，草书的几个字还乌黑着，缥缥渺渺像雨打风吹中的枝条。这边是“人做”，那边是“天看”。

六

黄永玉说：“人不能傻。但要专心做自己的事。”

那一次去，玉氏山房的画室墙上，已经有了“风、雨、雪、雾”四座桥的设计图。说是准备为凤凰捐建。因为游客多，一座虹桥已不能满足进出城的需要。

首次见识这种阵仗的我，模仿着周围人气定神闲的样子，心头却有重重的惊叹号：八十六岁！画画！写长篇连载！从北京跑来湘西！还设计桥！还四座！（过了半年，变成八座。再捐吉首四座：花桥、爱桥、肥桥、醉桥。）

黄苗子说：“和永玉做朋友，有时使你感到气喘！”几个月不见，他诗集得奖了，几个月不见，他在意大利办画展了！“这种来势汹汹的‘十八般武艺’，真叫你应接不暇。”

听起来，像点石成金那么容易，很潇洒、气派，不是，每一件都是苦行。像准提庵的画，爬上爬下近一个月，画好后躺倒，大病一场。

黄永玉带人去欣赏故乡，帮着故乡申请为历史文化名城，心心念念担心它失落了最珍贵的东西……做的事可能真的难数清。但他终究只是一名画家，一个“文星街老百姓”，一个不要钱的“志愿者”。碰到能欣赏，能会心珍惜的人，自然是好，但哪里个个都那么顺？不理解、误解，也是有的。黄永玉曾给困境中的朋友提过“忠告”，该也是

他的夫子自道——“一、不要哭；二、不要去想自己的冤枉，就想不冤枉的；三、看书！我送你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每次运动来了，我就开始看书，系统地读，读过林学、动物学、医学……”

黄永玉吸着烟斗静默，“给家乡做事，要‘认’，不动心”。

桥的事，具体怎么张罗，不问。听到他说：“大局定了，谢天谢地！”体会其中的不容易。

回来后，陆续得到消息：

> “我大概三月间回凤凰去料理盖桥的事，一个月。也一边写小说，听说桥一年可盖成，真如此，那就得感谢上天老爷眷顾怜悯了。如真盖成，可就得请你们大驾光临了。”
>
> “回凤凰住了一个多月，设计的四座桥落了实，付款、开工，后来又给吉首四座桥，又是设计、开会、看初稿，估计月底他们负责人会来北京，让我看工程定稿，拍板，再付款。据说年底可见桥，我以为明年端午见桥已是大幸。”
>
> ……

七

都是两年前的事了。说今天吧！

今年七月，吉首四座桥落成；凤凰的四座接近完工。大热天，黄永玉又回湘西。邀请朋友们也去。

黄永玉为桥写过美妙的句子：

> 世上所有的大桥小桥都是难忘的。

当人不高兴、忧伤的时候，你问他，你喜欢桥吗？你一生走过多少好看的桥？他情绪会舒展开来……

在桥的面前，很少有人不受感化的。

他懂桥。二十多年前他走在巴黎、翡冷翠，想家乡的桥，“杜鹃声里阑干”；想人在桥上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善良的感应；想“桥，是巴黎的发簪”。他说：“桥不会破坏风景，桥本身就是风景。”

风、雨、雪、雾，四座桥，在凤凰。

花、爱、肥、醉，四座桥，在吉首。

想一想，就美，美得庄严，不可思议。

见到了，静静领会。

花桥上的少女形象，取自黄永玉的大画《三月天》；爱桥上初吻的两个年轻人，真像御着青春的风而来；建一座“肥桥”，是黄永玉才有的幽默，看“肥桥”那两个字！醉桥，是“天意怜幽草，君当恕醉人”的心肠了。



黄永玉设计的花桥上的雕塑。



黄永玉设计的醉桥上的题款。



黄永玉设计的爱桥上的雕塑。
摄影：卓雅



黄永玉设计的肥桥上的题款。

肥桥旁边，有一座小小碑刻，镌刻着5月30号黄永玉的一封信。信的来历是，吉首四桥建设的负责人去万荷堂汇报工程进展，黄永玉忽然问：修桥的工人都是本地人吗？答：大部分是。哦。一面应着，一面走到一旁，裁了张纸下来，提笔写了一封信，请负责人带回去。

信不长，照录如下：

峒河四桥工程的工人同志：

谢谢您们这一年来在四座桥上下的功夫、费的力气，每次听到来北京谈情况进展的同志讲到您们为故乡建设的积极精神和干劲，都让我感动，多谢！

建桥事小，对祖国对故乡的感情事大，我领会到你们的精神，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我们湘西人就是这种脾气，要干就干得像个样子，干得漂亮，为的就是一口气。

我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不晓得哪个时候叭噗一下完事；你们各位有一天也会老，但桥是您们亲手建造的，有你流的汗水，您们将骄傲地告诉妻子、孩子、孙子：“这桥是我造的。”

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黄永玉敬礼

2012年5月30日于北京万荷堂

这次见着那位负责人，问怎么想起把这封信刻成碑，好点子。他说：“当时看了信，心头一动，觉得这桥好像和我有关系了。”

又说起桥建成，什么仪式都没有搞，“黄老说，等我上桥的时候，放一串鞭炮，算和我有点关系，就行。那天跟他上桥，心头又是一动。”

八

四座桥，换人心里的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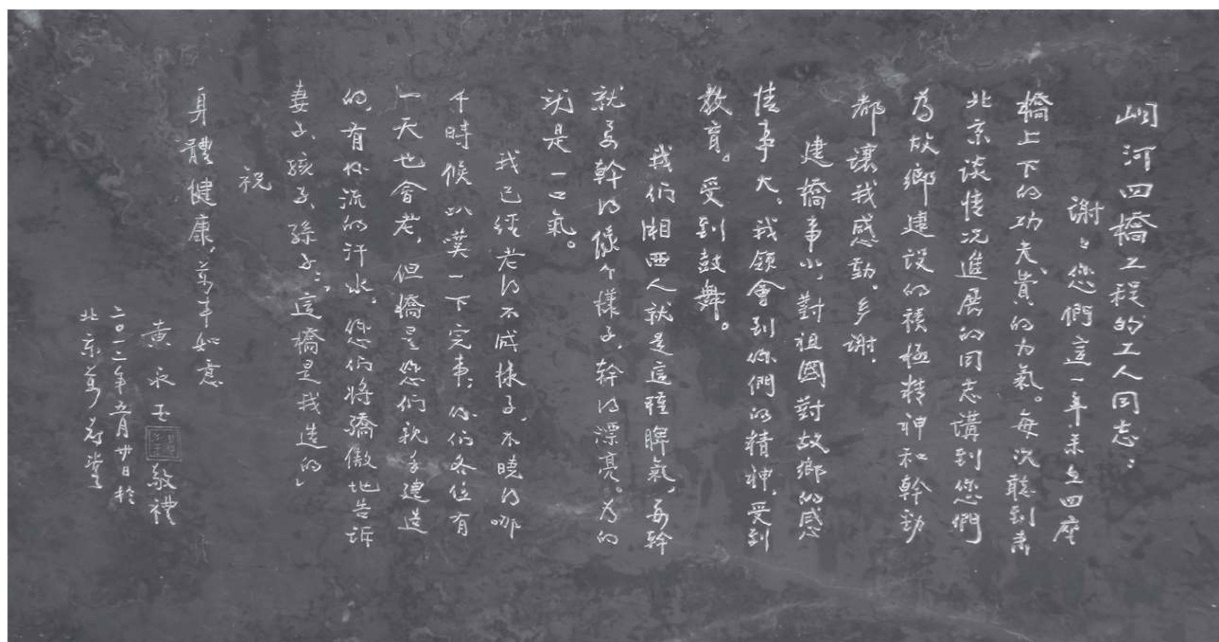
值。

沈从文先生曾说：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信权力，相信文化的力量。

黄永玉在翡冷翠看到美第奇家族给意大利文化的贡献时，也曾说：没有人，没有智慧和爱，该有的不会有，已有的也会失落。

黄永玉对家乡的态度，说到底是对人、对文明的态度。他在给游子守故园，给无根的文明护元气。

当我第一次去凤凰，脑子里冒出“跟黄永玉回故乡”这句话时，以为是终于得了喜悦，可以借“无愁河”之力，一脸阳光地面对养育自己的故乡。慢慢知道不仅仅是这样。跟黄永玉回故乡，是看他在已经变化的故乡中，怎么自处，怎么努力，记忆如何成长为信念，有面向未来的生命。



峒河四橋工程的工人同志：

謝謝您們這一年來在四座橋上下的功夫、費的力氣。每次聽到來北京談情況進展的同志講到您們為故鄉建設的積極精神和幹勁都讓我感動，多謝。

建橋事小，對祖國對故鄉的感情事大。我領會到你們的精神，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我們湘西人就是這種脾氣，要幹就要幹得像個樣子，幹得漂亮。為的就是一口氣。

我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不曉得哪個時候[illegible]一下完事，你們各位有一天也會老，但橋是您們親手建造的，有你流的汗水。您們將驕傲地告訴妻子、孩子、孫子：這橋是我造的。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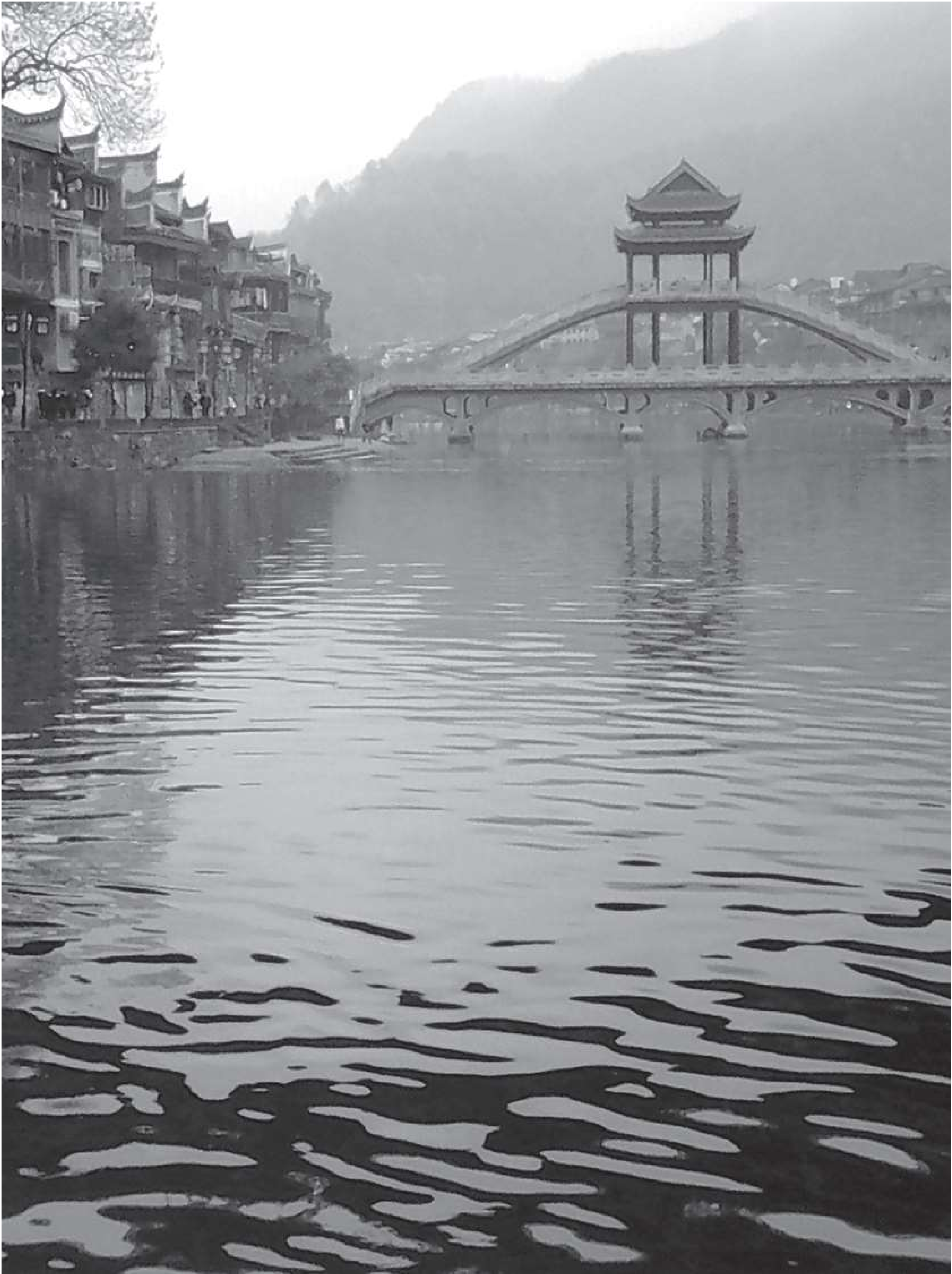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黄永玉 敬禮

二〇一二年五月廿日於
北京萬荷堂

黄永玉写给吉首四桥修桥工人的信。

黄永玉设计的雪桥。



黄永玉设计的雪桥。

讲起这些，他永远有一种趣味和深情：

“一年三个月春天，三个月夏天，三个月秋天，三个月冬天。三月份杜鹃叫，毛毛雨；七月七，喜鹊在天上打转；秋天，大雁南飞，在天上排成人字。古诗里的情景在我们这里就是一模一样。”

“样样跟着节气来。形成自己的风俗。不是为外人看。让传统文化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不要伤了元气。”

——这是他对故乡建设的建议，也是童年有过的，那超越人和自我意识，接纳他者和自然的生命状态的顽固记忆。

我在凤凰的日子，“风雨雪雾”四桥还没最后完工，但已形貌初具。足以让人想象，起风的黄昏，下雪的冬夜，落雨的夏日，起雾的清晨，这沱江上的风、雪、雨、雾桥，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哪些人将走到上面？能否领会老人家的心意？与他在风雨雪雾中回家的心，有神交？他交出来给你的心，伏下身渡你过河，让你踩……

九

好了，最后再写一件事。

“玉氏山房”中那个“玉”，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玉氏山房是一种纪念性的命名，不按古人避讳的规矩。

纪念难以忘怀的陈渠珍先生，陈先生字玉鏊，用他老人家的玉字；家父黄毓麟，字玉书，用的他老人家的这个玉字；沈从文表叔一九四六年给我把永裕的名字改为永玉，这名字作为习用差三年就六十年了，用的也是这个玉字。玉字起头作为山房的名字，也冀求

得到前三位老人家的庇荫，何况这名字也叫起来颇上口。（《玉氏山房记》）

“三位老人家”，黄玉书、沈从文不说了。单说起那头一句“难以忘怀的陈渠珍先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统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给湘西保了二十多年的平安。积极尝试湘西自治，社会改良，带来难得的太平景象，也直接护佑了黄永玉的湘西十二年。著有《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沈从文做过他的文书，多少年后，说“这个人稀有的人格和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

因为读“无愁河”，顺藤摸瓜找了陈渠珍的书、日记来读，了解了这个湮没而不该被湮没的奇人和志士，他对建设现代中国另一维度的尝试和坚守，了解了沈从文、黄永玉的故土之爱其来有自。为陈渠珍写的祭文中，黄永玉称他为“山水精英”、“卓越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我想，总有一天，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他们三人的精神传奇，前赴后继的故园之爱，费尽“移山心力”维护的“天地良心”，将更广为人知和珍惜。



黄永玉设计的陈渠珍墓。

两年前去凤凰那次，看到黄永玉一边设计桥，一边受陈渠珍后人之托，去协商将陈渠珍墓地从长沙回迁的事。他找人，他去南华山看地（“找好了，半山腰上！以前上学时下课就山上跑一趟，下课就山上跑一趟！这次上去一趟，下来腿酸痛了好几天。”）。地选好了，谁来题字呢？“这个问题你让我想两天。”——“想出来了！苗子嘛！他合适！民国人士。”一边想一边就给北京的老朋友写信。题字的事解决了，又想起一件事：西原怎么办？那个跟着陈渠珍走出西藏、救过他命、后来死在西安的十九岁的西原怎么办？“好，这件事也想出来了，等墓建好，我要设计一个西原的雕塑，就在墓前，和陈渠珍在一起。”

这次再去凤凰，除了看桥，也正好看了这个新落成的陈渠珍墓。

一级级走上高高的青翠南华山，（山里又发现一桩大事，不过请原谅我不说了，有缘分的人自己去看，请一定去看吧！）陈渠珍墓坐落在半山腰，环抱的山墙上刻着黄永玉写的《寥天一楼祭》，墓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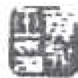
一个人，着藏装、比真人略大的西原铜像俯身在墓上，似乎赶来相见而斯人已去。纯情而哀恸的气氛环绕在肃穆的墓地，一百年前的那段感情仿佛复活了。

这真要归功黄永玉深情体会生出的妙思了。明明是西原早逝，陈渠珍为这位陪他经历九死一生的伴侣“仰天长号，泪尽声嘶”，而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西原的悲恸。《艽野尘梦》中，陈渠珍为西原泪尽，而黄永玉的设计，好似为西原还泪。观者看到的是西原，心头感受到的又是陈渠珍的伤痛。人间的至情，就是这样相通不分彼此吧！

山风悠悠，好似听到了南华山的心跳。它的儿子归来，它应该为他心跳吧！

悯
感恩。

黄永玉



黄永玉手书『爱、怜悯、感恩』。

跋：沿着无愁河到凤凰

一

最早接触到黄永玉先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在2003年。在前辈、《文汇报》老报人谢蔚明先生处，看到黄永玉先生签名赠予他的一册“未完稿”，“自印本”。借阅后对谢先生说：比《红楼梦》还好！谢先生看我虽然说得兴冲冲，倒也不像开玩笑，便转赠予我。这样，在印刷、出版已相当发达的时代，我忽然得到一种读手抄本的体验。

速写纸裁成的白封面，不分章节的文稿，偶尔出现的别字，油墨不甚均匀的印刷，与书中自在的方言一起，形成一种难得的亲密氛围，不仅让人更深地置于作品中“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的氛围，更重要的，还带来一种超然世外的阅读态度。安静，没有人议论它，只是自己面对作品。

好几年时间内，我完全没想过要为它写点什么，只是读了几遍。

一直到2009年，我有因缘整理一下自己写过的文章，看到多是与现实世界不如意的缠斗，缺少超迈之气，才想到，怎么没为最喜爱的一部当代作品写过一个字呢?

不如写一篇，管它有没有公开发表。

当时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就在快写完时发生了一件事，我几乎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忽然发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出现在《收获》杂志上，开始连载！

2009年六期《收获》杂志连载了近二十万字内容，来自我看过的“未完稿”，而这，只是黄先生重新开张写这部书的起奏。那一年，他八十五岁。接下去，至今六年，这个写作在继续。

《收获》的连载，救了一部有可能被淹没的杰作；而黄先生耄耋之年仍劬劳不止、“如朝阳一般”的写作（张定浩语），则开辟出一条大河的气象了……

二

一部当代文学作品，同时又上通百年近现代史，上通古代生活被忽略部分。

——本来以为，我对“无愁河”想说的话，大都在最初写的那篇《高高朱雀城》里表达完了，没想到“无愁河”在继续，这部“未完之书”，继续向着未来奋进。而我随着阅读，去了几次凤凰。一边读，一边走，在有新的触动后，又陆续写下几篇文章，按时间顺序是：

《高高朱雀城》（2009年）

《准提庵里有画》（2010年）

《那个音乐老师做校长的年代》（2011年）

《无愁河内外的玉公》（2012年）

《风雨雪雾回故乡》（2012年）

《身在万物中》（2013年）

《人情中间，不留痕迹最好》（2013年）

这些文章长短不一，体裁也不一；有的近史，有的近论，也有散文，只是都源自真实的触动。好在有个“札记”之说，可以把它们都装进去。能这样读一部书，对我也是愉快受益的经历了。

2013年“无愁河”第一部“朱雀城”结集出版后，我关于“无愁河”的文章也写到一个暂觉心安的地步，于是结了这个集子。

张新颖称我为“无愁河”的超级读者，这本来也就是朋友间好玩的说法，但他解释得好，他说：“一部书有它的‘超级读者’，是幸福的。这幸福不是幸运，是它应得的，它自身有魅力和能量……作品能不断产生出能量支持作者，这是幸福的写作。作品还能不断把能量传递给读者，读者吸收变成自身的养分，这样的读者也是幸福的。”六年多时间里，黄永玉先生在写，我在读（当然远远不止我在读）。每两个月读到一期，三四万字的量，不多，不少；不急于看下一期，也不急于要去跟什么人分享、证明，重要的是带着从中获得的信息去生活，这是来自纯正生命里的信息。

“无愁河”第一部集中写“朱雀”（凤凰），虽然才写到主人公十二岁，但笔触所及的人物、山川、事件都异常丰富，关键是黄先生怀着稚子一般的爱慢慢写他们，写出他们的形、神、趣和魂。因为这爱，“无愁河”中潜藏着一股成就人的力量。我的所有相关写作，与其说是“研究”、“评论”，不如说是“感应”，在“感应”中“得到”；慢慢去了解，希望懂得更多，逼促自己，也去成就为一个“人”。

三

“沿着无愁河到凤凰”，这个名字是编书时在编辑的不断否定下想出来的。想出来之后，也是安顿的感觉。对了，沿着无愁河到凤凰，确实是这样，诗在史中探寻，又在史中去看诗。

第一次去凤凰，出发前在随身的一个小本子上，写下了“木里，得胜营，南华山，岩脑坡，文昌阁小学，兰泉，古椿书屋，北门城墙”等地名，这些从“无愁河”中得到的充满美和人情的“路标”，想去验证，想去相认。“从岩脑坡到标营，有好几种走法”，去走走？出北门，溯河上行不远，“就是逐渐陡峭的峡谷……我们得经过一些散落而讲究的苗寨，一些碾坊、油坊，像穿过梦境般地走出一二公里的竹林，走五里来到堤溪，峡谷中最幽深、最动人的地方”，也去看看？

以后又去过几次，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也有收获。一次碰到落雨，越下越大的雨让拥挤的游人消失了。我撑着伞穿过文星街到了西门广场，看到对面的茫茫青山，这边的老城墙，黄永玉先生的凤凰雕塑后面，是有高高飞檐的、沈从文先生题字的“图书馆”。这个古城的朴素、美丽和庄严在那一刻显示出来，让人默默领会那种“深刻的教养”。

还有次独上阿拉营的“南方长城”，让在清新山花间卧伏的长城猛然惊了心。凤凰是汉、苗、土家族聚居地，不论是沈从文先生还是黄永玉先生，身上都有苗族和土家族的血和乳汁。但对这两个民族，我知之甚少。想起第一次去玉氏山房见黄先生，晚上聊天时有人问：“黄先生，王伯为什么不跟隆庆结婚？”黄先生点点头：“因为隆庆是苗族。”想起“无愁河”中，黄先生为苗人多处的打抱不平：“……说一个故事，用汉语要讲十分钟，用苗语三分钟就够了。那么，驾驭语言的思想力量呢？它的运转速度呢？既有思想和语言的力量，那么，完整的苗族文化到哪里去了？多惊人的历史淹没智慧的例子。”

黄永玉在纪念沈从文的那篇长文里，说沈从文像“手里捏了几个烧红的故事，一声不吭”。借用这个比喻，我看到黄永玉和凤凰的手里，也都捏着“烧红的故事”。无意瞥见，令人如临高岸深谷，也一声不敢吭。

总要去看，才了解；总要去了解，才知道局限。去凤凰，不仅是看黄永玉眼里的凤凰，也是去找“无愁河”到底是什么精神力量哺育出来的，体会它忧愁甜蜜的故土之思，还有它无文字处的深深忍耐。

尽管把“无愁河”当旅游指南去落实，去经历期望与失望吧；而现实的变化与破碎之处，恰可测试人心的可能，回味文学和那个倔强老人的力量。

四

这个湘西深山中的小镇，清末还名镇筸，怎么叫起“凤凰”来的呢？缘由不可考。但凤凰人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他们所承递构成的，却正是“凤凰”的形象和传奇。

从“芃野中的约伯”（朋友舒飞廉形容陈渠珍语），到“欢喜的小佛爷”（金介甫形容晚年沈从文语），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自语），其中的受难、复活、新生，不正是“凤凰”亘古所包含的意象？

这几个故乡山水钟灵秀的人，终于成了这片山水土地的护法。他们所奋力传达出的人之美、文明之美，会滋养启迪更久远的一代代人吧。

五

好好读一部书和了解一个地方，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尤其是这个书和地方值得的时候。这个过程需要兴致，耐心和真诚的情感，而这些，都是好的生活所需要的吧。

沈从文先生写过这样一段关于他早年故乡生活的话："我们虽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做事，却生活得十分健康。我们不大关心钱的用处，为的是我们正在生活，有许多生活，本来只需要我们用身心去接近，去经验，却不必用一笔钱或一本书来做居间介绍。"而这些年来，我却是靠着"无愁河"这样一本书，去接近、经验、回到"真的生活"，一步步走向"健康的生活"。

得给人与神的相遇，搭建一个人之境……

得给"我是谁"

搭建一个问讯处

这是欧阳江河《凤凰》长诗中的诗句。转引于此，觉得他无意说出了凤凰和"无愁河"的命运与志向。也以此，为"无愁河"——这仍在生长的写作——送上欢喜赞叹。

2015年6月2日改定